

平静小镇里的罪恶

平静小镇里的罪恶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张　涛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平静小镇里的罪恶

THE MOVING FINGER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张　涛
责任编辑:莫贵阳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64 千字
印　　张:7.6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20－0/I·1054
定　　价:17.00 元

第 一 章

1

这些日子来，医生们愿意把我拉到哪儿就拉到哪儿、护士小姐则哄我活动四肢时要小心，实际上对他们使用的少儿语言我也已经相当反感。现在终于要给我拆掉石膏架了。马克斯·肯特告诉我，我将去乡下住。

“空气好，生活安定、悠哉游哉，这个处方对你肯定有效。你的那个妹妹会照顾你。你尽可以大吃大睡，就像植物一样。”

我没有问他我是否还能再飞翔在蓝天之上。有些问题你不能问，因为你害怕听到答案。同样，在过去的五个月中我也从未问过是否我注定余生都站不起来。我害怕妹妹会乐观虚伪地安慰我：“别较劲了！这种问题还用问吗？病人这么说我们可不会让他出院。”

于是我就没问——一切似乎都正常，我不会成为无助

的残疾人。我的腿能动，能站起来，还能走几步。假如我确实感觉自己像个正在蹒跚学步的婴儿，双膝直打颤，脚上还得垫上棉毛鞋垫，那不过是身体虚弱，久不使用四肢的缘故，很快就会过去。

马克斯·肯特不愧是个称职的医生，他回答了我没问的问题。

“你会完全康复，”他说，“这一点直到上星期二给你做最后检查前我们还没把握，但现在我可以下这个权威的结论了。不过，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漫长而且沉闷，可以这么说。治疗神经和肌肉时，人脑必须助身体一臂之力。任何急切，任何烦躁都会让你前功尽弃。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希望自己会很快好起来。带了那种期望，反而会事与愿违，弄不好你会重回疗养院。不能着急，一切慢慢来，节奏应该是‘Legato’[①]。需要康复的不仅仅是你的身体，而且还有你的神经，因为你的神经在这么长时间的药物作用下已经遭到削弱。

“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你去乡下租一所房子，了解了解当地的政事、丑事，以及村里的小道消息。你必须对邻居的事无一例外地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还想提个建议，你应该去一个在当地你没有什么朋友的地方。”

我点点头说：“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

我想没有什么会比自己的一帮狐朋狗友带着同情心和他们自己的事情来看望你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了。

---

① 音乐用语，意为“连奏”。——译注。

“不过，杰里，你看上去真不错，是不是？绝对是。亲爱的，我得告诉你，你认为巴斯特尔现在在干什么事？”

不，我不想知道。狗很聪明，它们爬到某个安静的角落，舐着自己的伤口，直到它全好了，它们才会重回到世界上来。

就这样，我和乔安娜对房产经纪人提供的全大不列颠房产天花乱坠的描述经过一番漫无目的的查阅后，选中了利姆斯多克的小弗尔兹[1]作为可看的一处房产。选中它的原因在于我们从没有去过利姆斯多克，在当地我们谁也不认识。

乔安娜看到小弗尔兹时就立刻做出决定：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房子。

这所房子位于利姆斯多克镇外通往荒原的路上约半英里的地方。是个低矮整齐的白色小屋，有一个被漆成淡绿色的斜坡式阳台。阳台上景色怡人，可以看到石南遍野的山坡，以及左下角的利姆斯多克镇教堂的塔尖。

这所房宅属于一个老姑娘家族——巴顿小姐家族。目前健在的家族成员只有一位，年纪最小的艾米莉小姐。

艾米莉·巴顿小姐是个迷人的小老太太，她与她的房子相配得令人叫绝。她用温柔歉疚的声音向乔安娜解释说她以前从来没有出租过她的房子，她从来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做。“可是，亲爱的，你看如今可不同于以往了。交税那就不用说了，本来我想股票和债券会安全点，而且有些股票还

① 弗尔兹为原文 Furze 的音译，Furze(金雀花。)——译注。

是银行经理自己推荐给我的呢。可到头来它们什么也没有给我赚到。当然，还有外汇！这些情况着实使一切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的困难。有谁喜欢把自己的房子租给陌生人呢(我想你会理解我，不会生气，你看起来是那么地友好)，但是总得采取点什么办法才行。说实话，自打一看见你，我就打心眼里高兴让你住下来。你也知道，这所房子需要年轻的生命。不过我必须承认刚一开始听到有男人来住我还真想打退堂鼓呢！”

这时，乔安娜把我的情况透露给她。艾米莉小姐一惊后随即又恢复了镇定。

“亲爱的，我懂了。真不幸！是飞行事故吧？这些年轻人真勇敢！这么说，你哥哥实际上会成为残疾……”

这一想法似乎给了温和的老太太一些安慰。她据此推测我将不会沉迷于她所害怕的那些粗俗男人的活动。她怯怯地问我抽不抽烟。

乔安娜说：“抽得凶极了，像烟囱一样。”她同时指出：“不过，我也抽。”

“那当然，那当然。我怎么这么蠢。你知道我已经落伍了。姐姐们都比我年纪大，妈妈活到九十七岁，想想看！绝对不一般。是啊，现在人人都抽烟了。有件事告诉你，屋里没有烟灰缸。”

乔安娜说我们会带很多烟灰缸过来。她面带微笑地加上一句：“我们不会把烟屁股丢在您那漂亮的家具上，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再没有比看到有人那么做更让我发疯的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们将租用小弗尔兹六个月,并且可以再续三个月。艾米莉·巴顿对乔安娜解释说她自己将会乐得逍遥,因为她会住到原来的客厅女仆"我忠诚的弗洛伦丝"保管的房间里。弗洛伦丝在"跟了我们十五年后"嫁了人,她是多么好的姑娘,丈夫是搞建筑的。他们在高街有所不错的房子,顶层有两间很漂亮的房间,在那里我会很舒适,弗洛伦丝也很乐意让我住在那里。

一切似乎都令人满意,双方签了合同。到了日子,我和乔安娜就搬来住下了。艾米莉·巴顿小姐的侍女帕特里奇同意留下,还有一个姑娘每天早上过来帮忙,因此我们被照顾得很好。那姑娘很讨人喜欢,只是有点傻。

帕特里奇是个面容憔悴而且严厉的中年妇女,不过她的厨艺令人赞叹。尽管不赞成晚餐太丰盛(因为艾米莉小姐一向只吃个煮鸡蛋了事),然而她还是迁就了我们的习惯,并且竟然承认她能看出来我需要恢复体力。

我们在小弗尔兹住下有一周的时候,艾米莉·巴顿郑重其事地来看我们并留下了名片。继她之后,律师妻子西明顿夫人,医生的妹妹格里菲思小姐,牧师妻子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和教区的蒲艾先生也相继来访。

乔安娜对此很惊讶。

她用敬畏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人们真的会带着名片来访。"

"我的孩子,那是因为,"我说,"你对乡下一无所知。"

"无稽之谈!我无数个周末都跟别人呆在一块来着。"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说。

我比乔安娜大五岁。我还能记得小时候我们住过的那个穷酸肮脏的大白房子，还有直通到河边的田野。我也记得我曾避过花匠的耳目钻到盖着藨莓秆的网下面，以及从马厩场院飘来白色尘土的气味；一只橘黄色的猫穿院而去，还有马厩里马蹄踢东西的声音。

但当我七岁，乔安娜两岁时，我们去了伦敦跟一个姨母住在一起。从那以后，我们的圣诞节和感恩节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可以去观赏哑剧，去剧院和电影院，还能到肯星顿花园划船，后来还去过溜冰场。到了八月，我们会被领着到某个海滨旅馆度假。

想到这些，我意识到自己成了个自私、以自己为中心的病人，心里充满懊悔。我关切地对乔安娜说："恐怕对你来说这是一段非常恐怖的日子。有那么多的事在这儿你都做不了。"

因为乔安娜很漂亮，很快活。她喜欢跳舞，喝鸡尾酒，谈恋爱，开着大马力的车四处乱跑。

乔安娜大笑，说自己一点都不在乎。

"实际上，我很高兴能逃离那种生活。我真的对那帮人厌倦了，虽然你可能不会同情我，可我真是被保罗伤透了心。要好一阵子我才能恢复过来。"

对这一点我表示怀疑。乔安娜的恋爱都是同一个模式。她疯狂地迷恋上一个被误认为是天才的优柔寡断的青年。她倾听他永无休止的牢骚，并竭尽全力使他获得承认。然后，当那青年忘恩负义时，她就深深地受到伤害，说她的心都要碎了。直到下一个忧郁的青年出现，她又开始了新的恋

情，而这一切通常是在三周之后。

所以当乔安娜说她的心伤透了，我很不以为然。但是我的确看得出来乡下的生活对我那迷人的妹妹而言无疑是一场新的游戏。

“不管怎么说，”她说，“我看起来满不错，对吧？”

我挑剔地打量着她，不能苟同。

乔安娜身着米若婷时装店的 Le sport 装，也就是说她穿着一个图案怪异而且荒谬的方格裙。裙子是贴身式，上半身是个可笑的短袖小毛衣，整个装扮颇为蒂罗尔化。她的长统袜是纯丝质地，脚上的厚底有孔皮鞋虽然无可挑剔却是崭新的。

“不，”我说，“你完全错了。你应该穿一件非常旧的花呢裙，最好是暗绿色或褪了色的褐色。再配上一件漂亮的开司米套头衫和开襟外套，头戴一顶毡帽，脚穿一双厚厚的长统袜和旧鞋。那样，只有那样，你才能融入高街的氛围，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与它格格不入。”我还加了一句，“你的脸也不对头。”

“脸又怎么不对了？我擦的是防晒美容霜2号。”

“那就对了。”我说，“住在利姆斯多克，你只需稍扑一点粉，别让你的鼻子那么亮。也可以用点口红，但别涂得太多。你的睫毛应该全露出来而不是只露出四分之一。”

乔安娜咯咯直笑，似乎觉得很可乐。

她问：“你认为他们会觉得我很糟吗？”

我答道：“那倒不会，只是会觉得你怪怪的。”

乔安娜继续研赏来访者留下的名片。只有牧师妻子非

常幸运,也许是不幸,她来的时候乔安娜正好在家。

乔安娜低声说着:"这就好像是《幸福家庭》中的人物,对不对?莱格尔[①]夫人——律师妻子,豆丝[②]小姐——医生女儿等等。"她热情地补充:"我确实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地方,杰里!这样温暖,有趣,古道热肠。在这种地方,你不会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吧?"

虽然我知道她说的这一切纯属无稽之谈,但我并不表示反对。像在利姆斯多克这样的地方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没想到一周后我们就收到了第一封匿名信。

2

看得出我这个头开得很糟,我还没有描述过利姆斯多克镇呢。不了解它的样子,你就很难看懂我的故事。

首先,利姆斯多克的历史源远流长。大约在诺曼征服时期[③],它就是个举足轻重之地。举足轻重的缘由主要是跟教会有关。利姆斯多克有所修道院,修道院院长代代都很有抱负和势力。周围农村的勋爵和男爵也顺从天意,把他们的某些土地捐给了修道院,利姆斯多克修道院渐渐殷实显赫起来,数百年里为当地一大势力。可是后来亨利八世使它遭遇到与同时代其它修道院同样的命运。从那时起,一座城堡成

① 原文Legal(法律的)的音译。——译注。

② 原文Dose(剂量)的音译。——译注。

③ 公元十一世纪。——译注。

为镇中心。不过修道院依然重要，它拥有权利、特权和财富。

后来，大约是在十八世纪左右，进步的浪潮把利姆斯多克卷进了停滞的局面。城堡坍塌，铁路和大道都不靠近镇子。它沦落成一个地方集市小镇，不再重要，被人抛在了脑后。镇子的后面逐渐成了一片荒原，它的周围则是安静的农场和田野。

每周有一次集市，那天人们在巷子里和路上很容易碰上牛。每年有两次小型赛马会，参赛的马都没什么名气。小镇上有个迷人的高街，体面的房子一字排开，只是摆着面包、蔬菜或水果的底楼窗户看起来有些不太和谐。高街上有店面颇长透迤数米的布料店、大而奇特的五金店、娇饰的邮局和一长串不知道在卖什么的店铺，还有两家对垒的肉铺和一家国际商店。镇上有一名医生，一家合伙人为加尔布雷思兄弟和西明顿的律师事务所，一座建于一四二八年的教堂，教堂很漂亮，出人意料的大，里面融进了萨克逊时期的遗迹。镇上还有一所新学校，但令人讨厌。此外还有两个小酒馆。

这就是利姆斯多克镇。在艾米莉·巴顿的带动下，镇上但凡是个人物的人都来拜访我们。乔安娜买了副手套，到了一定的时候她就戴上一个还不如不戴的天鹅绒贝雷帽外出回访那些客人。

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很新鲜有趣。我们不会终生呆在那里，这对我们而言只是一段插曲。我准备遵从医生的嘱咐，对邻居们产生兴趣。

乔安娜和我都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想我还记得马克斯·肯特叮嘱我要对当地的丑闻感兴趣。我丝毫都不会怀疑这些丑闻将如何传到我这里。

奇怪的就在于收到那封匿名信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很好笑。

我记得信是早餐时来的。我把它翻过来，悠闲得就像一个人觉得时光缓慢，每件事都得拖够时间一样。我注意到是封本地信，地址是打字机打的。

我先打开这封信是因为另外两封盖着伦敦的邮戳，一个是账单，一封是个让人厌烦的表弟的来信。

信里所有的印刷单词和字母都是剪好粘在一张纸上的。我把那些字足足盯了有一两分钟还是不解其意。然后我就喘息起来。

乔安娜正对着一些账单皱紧眉头，这时抬起了头。

她说："嘿，怎么了？你看起来很惊讶！"

这封使用了最粗野的语言的信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我和乔安娜不是兄妹。

我说："是封特别令人作呕的匿名信。"

我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人怎么也不会料到在利姆斯多克这种平静沉滞的地方会发生这种事。

乔安娜立刻来了兴致。

"什么？是怎么写的？"

我留意过在小说中令人讨厌和作呕的匿名信尽可能不让女性看见。这就意味着得不惜一切代价不让她们受惊，以免对她们那脆弱的神经系统造成伤害。

抱歉地说我脑子里压根儿就没闪过不让乔安娜看这封

信的念头。我立刻把信递给她。

乔安娜除了觉得可笑,没有流露任何感情,更验证了我认为她坚强这一信念。

"这是一堆什么狗屁玩意儿!我老是听说匿名信,可还从来没见识过。匿名信都是这样的吗?"

我说:"我没法告诉你。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

乔安娜开始傻笑。

"杰里,你说我化妆的那些话一定没错。我猜他们以为我一定是个放荡的女人!"

我说:"那个,再加上这个事实,爸爸个子高,下巴长而瘦,妈妈是个金发碧眼的小女人。我像爸爸,而你像妈妈。"

乔安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是啊,我们俩一点也不像。谁也不会当我们俩是兄妹。"

我感慨地说:"很显然有那么一个人没当咱俩是兄妹。"

乔安娜说她觉得这既可笑,又可怕。

她若有所思地举着信的一角摇晃着,问我怎么处理。

我说:"我相信正确的程序是厌恶地尖叫着把它扔进火里。"

我那么做了,乔安娜鼓起掌来。

她补充说:"你干得太漂亮了,你应该上台去表演。很幸运我们还有火,对不对?"

我表示赞同:"用废纸篓的戏剧效果肯定会差得多。当然我还可以用火柴点燃它,慢慢看它烧完或者看它慢慢燃烧。"

乔安娜说："有些东西你想让它烧着的时候，它偏烧不着，偏偏灭了。也许你得一根接一根地擦火柴。"

她起来走向窗边，站定以后，她突然转过头说："我想知道是谁写的这封信。"

我说："可能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

"我也这么想。"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弄不明白，当我想起这事时我不再认为有那么可笑了。你知道，我还以为他们——他们都喜欢我们在这儿呢。"

我说："他们的确喜欢我们，只是其间有些疯子罢了。"

"我想也是如此。呃！真下作！"

乔安娜出了屋走到太阳底下。我边抽早饭后的烟边想：她说得很对。真下作，有人不喜欢我们来这儿；有人反感乔安娜那年轻亮丽而且练达的美；有人想伤害我们。一笑了之也许是上策，但心里觉得并不好笑。

格里菲思医生那天早上来了。我曾约他为我进行一周一次的检查。我喜欢欧文·格里菲思，他肤色黝黑，人很难看，举止笨拙但手很灵巧而且温柔。他说话时断断续续而且很腼腆。

他报告说我的进展令人鼓舞。接着他又补充说："你感觉一切正常，对吗？不知道是我的想象还是你今天早上是有那么点儿不舒服？"

我说："不完全是。早晨喝咖啡时接到了一封极其下流的匿名信，在我嘴里留下了相当恶心的味道。"

他把包放到地板上，瘦削的黑脸很兴奋。

"您的意思是说您也收到了那样的一封信？"

我也来了兴趣。

“这么说这些信一直在流传着?”

“是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说:“噢,我明白了。我还以为因为我们是陌生人来这住惹人烦了呢。”

“不,跟那个没有一点关系。只是……”他停了一会又问:“信上说些什么?至少……”他的脸突然变红而且很尴尬。“或许我不该问?”

我说:“我乐意告诉您。信上只是说我带到这里来的那个漂亮姐儿不是我妹妹,甚至连同父异母的都不是。我可以说这一定是笔下留情了。”

医生的黑脸气得发红。

“真该遭咒!你妹妹没有……我想她没有为此难过吧?”

我说:“乔安娜看起来虽然有点像从圣诞树顶下凡的天使,可她是出了名的摩登派而且非常坚强。她觉得这事很有趣。以前她还从来没遇上过。”

格里菲思热切地说:“我想她也没遇上过,这种事嘛。”

我坚定地表示态度:“无论如何,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我是这么认为的。把它当作是件极其可笑的事来对待。”

欧文·格里菲思说:“话是这么说,只是……”

我说:“的确如此。只能这样对待。”

他说:“问题是这种事一旦开始就会无休无止。”

“我也这样想来着。”

“当然,那样做是病态的。”

我点点头,问他:“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不知道，我希望我能知道。你知道匿名信这种祸害的源起有两个。要么是有针对性的，针对某一个人或一类人，也就是说写信人是有动机的，这个人确实满怀嫉妒并选择一种特别恶毒和卑鄙的手段来报复。这种方式很歹毒，很讨厌，但不一定疯狂。通常来说很容易找到写信的人，诸如被解雇的仆人或吃醋的女人等等。但如果匿名信是普遍性而非针对性的，那么事情就严重了。写信人不分寄信对象把信发出以此发泄心里的挫折感。像我所说的，这是病态的举动。对此的迷恋会愈演愈烈。当然你最终还是会抓到写信的人，通常是个绝对不可能的人所为，如此而已。去年本县的另一个地方就发生过这类恶性事件，始作俑者竟然是家大型布料企业的女帽部主管，一个在那里工作多年的娴静优雅的女人。我记得上次去北边给人看病时听说过类似事件，只是写信人的动机是纯粹的泄私愤。尽管我这么说，可当我真见到这种事时，坦白说，我还真吓了一跳！”

我问：“这事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吗？”

“我不这么看。当然也难说，因为收到信的人并不四处张扬。他们把信扔进火里了事。”

他停顿片刻。

“我自己就收到一封。西明顿律师也收到过一封。我较穷的病人中有一两个也曾给我讲过匿名信的事。”

“这些信都是同类内容吗？”

“噢，没错。翻来覆去都跟性脱不了干系。这些信总是有这个特点。”他咧嘴一笑，“西明顿被控与他的女办事员有非法关系。女办事员就是可怜的老姑娘金奇小姐，她至少已

经四十岁了，戴着夹鼻眼镜，长着兔子一般的牙齿。西明顿直接就把匿名信交给了警方。给我的信上指控我与女病人之间违反了职业规范，还有绘声绘色的细节。这些信都很小孩子气，很荒谬，但恶毒得令人恐怖。”他的脸色变了，变得严肃了，“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害怕。你知道，这些事可能会很危险。”

“我想也是。”

他说：“你知道，尽管是出于简单的、孩子气般的私愤，这些信中有一封迟早会达到目的，到那时，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也担心对那些思维缓慢、疑神疑鬼、没受过教育的人它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他们见到白纸黑字的东西，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各种节外生枝的情况就会发生。”

我若有所思地说：“这是一类文理不通的信。应该说是个实际上目不识丁的人所写。”

欧文说了句：“是吗？”就离开了。

后来在脑子里想的时候，我觉得那句“是吗？”令人很不安。

第 二 章

1

我不想佯装那封匿名信的来临没在我嘴里留下恶心的气味，它确实留下了。同时，它又很快被我忘在了脑后。你看，我在那时还没怎么在意。我想我记得对自己说过，这种事在穷乡僻壤的村子里也许经常发生。幕后人肯定是个歇斯底里的妇女，她喜好把生活里的事戏剧化。如果匿名信都像我们所接到的那样孩子气，那样愚蠢，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下一个事件，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出现在一周之后。当时帕特里奇双唇紧闭着通报我每天来帮忙的比阿特丽丝今天不来了。

帕特里奇说："先生，我猜那姑娘很难受。"

我不太有把握帕特里奇的通报隐含着什么，我判断（有误）是些胃肠疾病，由于过于敏感，帕特里奇不愿直说。我说

我很抱歉并希望她早日康复。

帕特里奇说："先生，她身体一点儿毛病也没有。她是心里不好受。"

"噢？"我表示怀疑地说。

帕特里奇继续说："原因是她收到的一封信。我的理解是信中对她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

帕特里奇眼中的严肃，加上她说"含沙射影"时明显加重了"影"这个字，使我担心含沙射影与我有关。由于以前根本没留意过比阿特丽丝，即使在镇里碰到她我也认不出来，因此我自然觉得恼怒。一个靠两根拐杖蹒跚前行的病人怎么会去充当欺骗乡下姑娘的角色呢。我厌烦地说："胡说八道！"

"先生，我给那姑娘的母亲说的就是这句话。"帕特里奇说，"我对她说，'从我管事的时候起，这所房子至今还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至于比阿特丽丝，我说，如今的女孩子可非同以往喽。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出了事，我可不知道。'可是，先生，事实是常跟比阿特丽丝一起外出的那个修车铺的朋友也收到一封那样下流的匿名信，他的行为也很不正常。"

我怒气冲冲地说："我一生中还从来没听说过如此荒唐的事！"

帕特里奇说："先生，我的意见是我们最好辞了那姑娘。我的意思是，她要是没做过什么丑事，她又何必虚张声势呢。无风不起浪，我就是这观点。"

我还不知道后来我对那个成语有多害怕，多讨厌。

2

那天早上，我想玩一把冒险去村里。（我和乔安娜老是把它叫做村子，尽管从技术角度看我们错了，而且利姆斯多克听我们这么说它一定会生气。）

阳光灿烂，空气凉爽清新，带着春天的清纯。我拿着拐杖出发了，执意不让乔安娜陪我同行。

我说："不行，我不愿让个守护天使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步履蹒跚，发出鼓励的叫喊。记住，男人独行时速度最快。我有很多事要办。我要去加尔布雷思兄弟暨西明顿律师事务所签署股票过户手续，要去面包房投诉葡萄干面包的质量，还要去还咱们借的书，也要去趟银行。让我走吧，好姑娘，早晨时日无多哟。"

我们约定乔安娜届时用车接我回山上吃午饭。

"这足够你跟利姆斯多克所有的人打招呼啦。"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说，"到时我能碰见的人大概都已见过了。"

因为高街的早晨是采购者们的聚集时间，是互通消息的时候。

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完成独行去镇子的愿望。我走了大约有二百码就听到身后有自行车铃声，接着是刹闸的咯吱声，随后梅根·亨特几乎是从车上摔到了我脚下。

"你好！"她站起身，边掸土边喘着气问候我。

我相当喜欢梅根这个姑娘，并总是奇怪地为她感到难

过。

梅根是西明顿律师的继女，西明顿夫人第一次结婚时的女儿。没有人过多地谈起亨特先生或亨特船长。我猜大家以为他还是被忘掉的好。据传他对西明顿夫人很不好，他们结婚一两年后她就跟他离婚了。西明顿夫人有自己的收入，她与小女儿为了“忘却”而定居在利姆斯多克镇，并最终嫁给了镇上惟一一个合格的单身汉，理查德·西明顿。这第二次的婚姻养育了两个男孩，父母双方都非常疼爱。我想梅根在家里会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她长得自然不像她母亲，她母亲是个韶华渐逝的患贫血病的小个子女人，一说话声音细而抑闷，大概跟健康和为家事所累有关。

梅根则是一个个儿高但举止笨拙的姑娘。尽管她实际上已经二十岁了，可看起来她还像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她有一头不整齐的褐发，灰绿色眼睛，瘦骨嶙峋的脸。她微笑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妩媚。她穿的是土褐色衣服，丝毫不吸引人。通常她都穿一双有破洞的棉线长统袜。

今天早上我看她显得不像人而更像是匹马。实际上稍加修饰她很可能是匹非常不错的马。

像平常一样，她说话时有种喘不上气的急切。

“我刚去了农场，你知道，拉什尔家那个，想看看他们有没有鸭蛋。他们那儿养了一群很不错的小猪，太可爱了！你喜欢猪吗？我甚至连猪的味道都喜欢！”

“养得好的猪是没有味的。”我说。

“会没有味吗？这儿的猪都有气味。你要走到镇上去吗？我看你一个人在走，就想停下车跟你一起走，只是我停得太

突然了。"

"你的袜子蹭破了。"我说。

梅根很懊悔地看看自己的右腿。

"是蹭破了。但这只袜子本来已经有了两个窟窿，所以也不要紧，对不对？"

"梅根，难道自己不曾补过袜子吗？"

"我宁愿不补。只有我妈妈抓住的时候才补。但是她不怎么注意我在干什么，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幸运，是不是？"

"你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你快要成年了吧？"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更像你妹妹？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相当反感她把乔安娜说成那样。

"她看起来干净整洁，让人悦目。"我说。

"她非常漂亮。"梅根说，"她一点儿也不像你，不是吗？为什么？"

"兄妹不总是都很像。"

"当然不总是啦。我跟布莱恩和科林也不太像。而且布莱恩和科林彼此也不像。"她停了一会又说，"很奇怪，是吗？"

"什么很奇怪？"

梅根简单回答说："家庭。"

我若有所思地说："我想是的。"

我真想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什么。我们俩默默地走了一两分钟后梅根用很害羞的口气说：

"你是开飞机的，对吗？"

"没错。"

"就是那样受伤的?"

"是的,我开的飞机出了事故。"

梅根说:"这儿可没人会开飞机。"

我说:"没有,我想也没人会开。你想开飞机吗?梅根?"

"我?"梅根似乎很惊奇,"天哪!不。我会晕机的。我连坐火车都晕呢。"

她停顿片刻,以小孩通常才有的那种直率问道:

"你会身体康复重新开飞机呢,还是会像现在一样成为残废?"

"我的医生说我会没事的。"

"话是那么说,可他是那种说谎的人吗?"

"我认为不是。"我答道,"事实上,我对康复也很有信心。我信任他。"

"那就好。可是很多人都撒谎。"

我默默接受了这一无法否认的事实。

梅根以一种客观公正的口吻说:

"我很高兴。我还害怕你会因为自己终生都将成为废物而显得脾气暴躁,但如果是天生如此的话,那又另当别论。"

我冷冷地说:"我脾气一点儿也不暴。"

"那么,换个词,易怒。"

"我易怒是因为我想早点好起来,这种事急不来的。"

"那你为什么要急呢?"

我大笑起来。

"亲爱的小姑娘，难道你就不曾急着想让什么事发生吗？"

梅根考虑了片刻。她说：

"没有，我为什么要着急？有什么值得着急的？从没有什么事发生过。"

梅根话里的绝望触动了我。我轻声地说："你在这儿都做些什么？"

她耸耸肩。

"有什么可做的？"

"难道你没有任何爱好吗？你打球吗？你周围有没有朋友？"

"我打球时特笨。我也不怎么喜欢。这儿没有多少女孩子，仅有的几个我还不喜欢。她们认为我这人很差劲。"

"胡说八道！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想？"

梅根摇摇头。

"你从来没上过学吗？"

"上过，一年前休学了。"

"你喜欢上学吗？"

"上学倒不错。尽管他们教学的方式很傻。"

"你是什么意思？"

"怎么说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把一个东西切下来又换到另一个东西上。你知道那是个很便宜的学校，老师不太好，他们回答问题老是不恰当。"

"很少有老师能做得到。"我说。

"为什么做不到？他们应该做得到。"

我同意。

“当然我自己很笨。”梅根说，“对我而言，那么多东西都是瞎讲，比如说历史，为什么不同的书上读到的会有那么大差别？”

“那正是历史的真正趣味所在。”我说。

“再说语法，”梅根继续发表着她的看法，“还有愚蠢的作文。再有什么雪莱[1]写的那么些蠢话，对着云雀喊喊喳喳。还有华兹华斯[2]，对着那些傻里傻气的水仙花那么迷恋。还有莎士比亚[3]。”

“莎士比亚哪儿又不对了？”我饶有兴致地追问。

“他爱弯弯绕，用那么难的方式表达事物，让人猜不透他的意思。但有些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还是喜欢的。”

“我敢肯定他泉下有知定会非常满足。”我说。

梅根没听出我话里的讥讽。她容光焕发地说：“比如我喜欢高纳里尔和里根[4]。”

“为什么喜欢她们俩？”

“我也不清楚。从某种角度看，她们令人满意。你认为她们为什么会那样？”

---

① 雪莱（1792—1822），英国诗人。——译注。

②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诗人，一八四三——一八五〇为桂冠诗人。——译注。

③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剧作家及诗人。——译注。

④ 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中的两个人物，她们俩是李尔王的大女儿和二女儿，用甜言蜜语骗使昏聩的父王把土地全分给了她们，并将三女儿扫地出门，后遭三女儿考狄利亚讨伐。——译注。

"怎样?"

"那样。我的意思是一定有什么事使得她们成了那个样子。"

我第一次犯了嘀咕。我一直以为李尔王的那两个大女儿是两个歹毒的货色,也没再往深处想。但是梅根要我为此找出第一个理由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要考虑考虑。"我说。

"噢,这倒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想知道而已。不管怎么说,这也就是英国文学,对不对?"

"很对。难道没有你喜欢的科目吗?"

"我只喜欢数学。"

"数学?"我说,非常吃惊。

梅根的脸又一次露出光彩。

"我喜爱数学。但老师教得不怎么好。我喜欢有人好好地教数学。数学很美妙,我认为数字很美妙。你也这样认为吗?"

"我从来没觉出来。"我老实说。

我们这时进入了高街。梅根尖声嚷道:"格里菲思小姐过来了。可恶的女人。"

"你难道不喜欢她吗?"

"我讨厌她。她老是要我参加她那讨厌的女童子军。我厌恶女童子军。为什么要为了某件你还稀里糊涂的事情把自己装扮起来,四处踏步,而且身上要戴上徽章呢?我认为这都是胡闹。"

整体上来说,我很赞同梅根的看法。可是,我还没来得

及表示我的赞同，格里菲思小姐就闯到了我们中间。

欧文医生的妹妹格里菲思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的名字艾伊米配她的人不恰当得几乎离谱。她哥哥所缺乏的胸有成竹她可一分不少。她浑身充满活力，透着股男人饱经沧桑的气质，说话声音低沉，底气十足。

“两位好！”她用低沉的声音朝我们打招呼，“今天早上天气真不错，是不是？梅根，我正要找你。我想要人帮忙给保守协会的信封上抄写地址。”

梅根嘟囔了句什么，我们没听见。她把自行车支在人行道边上，径直冲进了国际商店。

“这孩子真特别，”格里菲思小姐望着她的背影说，“是个懒家伙，就会闲逛。真够可怜的西明顿夫人受的。我知道她妈妈已经不止一次试过想让她学点什么，速记打字啦，烹调啦还有养安哥拉兔啦，可惜都没成功。她需要对生活有兴趣。”

我想这可能没错，但我觉得如果我处在梅根的境地，我也会坚决拒绝艾伊米·格里菲思所提的任何建议，因为她那咄咄逼人的性格也会让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不喜欢人们什么事也不做，”格里菲思小姐继续说着，“特别是年轻人更不能那样。梅根要是漂亮或迷人或者有点姿色什么的，那也就罢了。有时我真觉得这姑娘脑子有点不够用，让她妈妈大失所望。你可能也知道，”她压低了声音说，“她爸爸也不怎么样。我看这小孩是跟了他了。她妈妈可够苦的。话说回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就是这么看的。”

“很幸运啊!”我这样应答。

艾伊米·格里菲思发出愉快的一笑。

“不错。要是我们都是同类人的话,那也不成。只不过我不喜欢看到人不努力从生活中获取些东西。我自己享受人生,我也想让别人享受人生。人们对我说你整年住在乡下一定会烦得要死。我说一点也不烦。我总是很忙,很愉快。乡下总有些事发生。我的时间全都花在女童子军、学院和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上了,还不算照顾欧文。”

这时,格里菲思小姐看见街对面有个熟人,她发出已认出对方的低沉声音后就跃过了马路,我正好可以有空去找到银行的路。

我总是觉得格里菲思小姐让人喘不过气来,尽管我钦慕她的劲头和活力,尽管我很高兴看到总是呈现在她身上的对生活中一切都抱以满面笑容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相对于大多数女人满腹牢骚的压抑的低语是种愉快的对比)。

银行的事交易得很满意,我接着又去了加尔布雷思兄弟和西明顿合伙的办公室。我不知道加尔布雷思家是否还有人健在。我倒是从来没看见过。我被领进了理查德·西明顿靠里面的办公室,那里有股资深法律事务所特有的宜人的古老气息。

数不清的契据箱上标着诸如霍普女士、艾佛拉德·卡尔爵士和威廉·叶茨、比·霍尔斯先生(已故)的记号。这赋予了这间办公室以乡下体面家庭和合法的资深企业所应有的气氛。

趁西明顿先生低头看我带来的文件的当儿我打量了他一下。我忽然一闪念，觉得如果西明顿夫人在第一次婚姻里遭受了灾难的话，她的第二次婚姻则打的是张绝对保险的牌。理查德·西明顿的沉稳庄重可谓登峰造极，他是那种不会给妻子带来一丝焦虑的男人。他脖子很长，喉节突出，脸色稍显灰白，鼻子长而且薄。毫无疑问，他很友善，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不是个让你的脉搏狂跳的人。

就在这时，西明顿开始说话。他说得很清楚，很慢，展示出良好的判断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我们解决了问题。我起身离开时，边走边说：

"我今天是跟您的继女一块下山的。"

西明顿愣了片刻，显出像他不知道他继女是谁的样子，然后一笑。

"噢，是的，你自然是说梅根吧。她……已有一段时间不去上学了。我们在考虑给她找点事儿做，是的，找点事做。但她还是太小了点。他们都这样说，说她显小。他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外屋的凳子上坐着一位年纪很大的男人，在慢悠悠地、费力地写着什么。还有一个显得无聊的小男孩和一个长着一头鬈发戴着夹鼻眼镜的中年妇女，她正干劲十足地快速打字。

如果她就是金奇小姐，我跟欧文·格里菲思的看法就一样：说她和上司之间有暧昧关系绝对不可能。

我走进面包房，发表了我对葡萄干面包的看法。我的看法遭到这种场合常有的惊叹和不相信，作为替换，一个新的

葡萄干面包被扔到我怀里，他们说，“这是刚从烤箱里新拿出来的。”面包贴在我胸膛上那种不太好受的热力证实他们的话没含什么水分。

走出面包房，我在街道上来回望望，希望能看见乔安娜和车。走了很长的路使我感觉很疲劳，加上手里拿着拐杖和面包走起来也不像回事。

但还是没有乔安娜的影子。

突然，我惊喜地看见了一个人，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沿人行道向我走来一位女神。真的再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词了。

完美的五官，卷得很紧的金发，精妙高挑的身材！她走路宛若一位女神，轻轻盈盈，朝我越走越近。多么美妙绝伦，不可思议，摄人魂魄的姑娘！

我一兴奋就准得掉东西，这回掉的是葡萄干面包。它从我手上滑落了。我弯腰去捡，却连拐杖也掉了，哐当一响它掉到了人行道上，我一滑，险些连自己也摔倒。

是女神那强有力的臂膀抓住我并扶我站定。我开始结巴起来。

“非常感……感谢，真……真……真……对不起。”

她已捡起那块葡萄干面包，把它和拐杖一起递给了我。然后她亲切地微笑，愉快地说：

“不用客气。我向您保证，不麻烦。”魔力在她那乏味、没有特色的声音面前完全消失了。

不过是个看起来健康、身材不错的好姑娘而已。

我开始想，如果诸神赋予了特洛伊城的海伦[1] 与此完全一样的乏味声调，事情会怎么发展。多奇怪的事：一个姑娘只要不张嘴讲话她可以让你心灵的最深处都骚动起来，而当她一开口她的魅力就好像未曾存在过一样地消失。

我倒是曾看见过相反的情况发生。我见过一个悲伤的、长着猴子脸的小女人，谁也不会回来再看她第二次。然而当她一开口说话，忽然间魔力顿生而且有增无减，就像克里奥佩特拉[2] 再次施了魔法一般。

在我没注意的时候乔安娜把车停在了路边，她问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我收住奔腾的思绪说道，“我在思考特洛伊城的海伦姑娘和其他的事。”

“在大街上想这些，你可真逗！”乔安娜说，“站在那里大张着嘴，胸前紧抱葡萄干面包，看起来很奇怪。”

“我刚才经历了一次休克，”我说，“我被带到了伊里姆城[3]，又被带了回来。”

“你知道那是谁吗？”我指着正仪态万方飘然远去的背影补充说。

乔安娜凝视着姑娘的身影，说那是西明顿家的家庭教师。

---

① 希腊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美艳绝伦的妻子，特洛亚王子帕里斯见之后为其美貌所陶醉，劫走了海伦，从而引发了特洛伊战争。——译注。

② 有“埃及艳后”之美称，她的魔幻魅力征服了凯撒皇帝和安东尼，后者成为其丈夫并帮她重新建立起她在埃及的王权。——译注。

③ 特洛伊古城的拉丁语别称。——译注。

“是她让你陷入困惑的吗?”她问,“她很好看,但有点儿风骚味。”

“我知道,”我说,“只是个好心的好姑娘而已,我刚刚还把她看成是爱神阿佛洛狄忒[1] 来着。”

乔安娜打开车门,我钻进车里。

“非常可笑,是不是?”她说,“有些人姿色绝伦却绝对不性感。那姑娘就是这类人。似乎挺可惜。”

我说,如果她是个家庭教师那倒也蛮好的。

---

① 古希腊神话中司性爱与美貌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译注。

第 三 章

1

那天下午，我们与蒲艾先生一起饮茶。

蒲艾先生是个极其女人气的胖乎乎的小个子男人，他一心一意侍弄他的十字花针绣座椅、德累斯顿[1]牧羊女瓷器和低廉的小古玩收藏。他住在院长斋，是原修道院残迹的所在。

院长斋当然是所非常精美的房子，在蒲艾先生的精心爱护下它的优势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家具无一不经过打蜡刷漆，无一不是摆在最适合最恰当的地方。窗帘和靠垫选用各种雅致的色彩和色调，全用最贵的丝绸制成。

这简直不是男人的房子，我觉得住在这里就像住在博物馆某个特定时代的展厅一样。蒲艾先生生活中的主要享

① 德国城市名，以制作一种高级装饰瓷器而闻名。——译注。

受就是带人参观自己的房子，连那些对他们周围环境漠不关心的人也无法逃脱。即使你铁石心肠，认为生活根本就是用几堵必要的墙圈起来，放进收音机、鸡尾酒吧台、洗澡间和床铺而已，蒲艾先生也不会绝望，他要领你去看更好的东西。

在向我们描述他的珍宝时，蒲艾先生的小胖手敏感地颤抖着。当他讲到他把那套意大利床架从维罗那[①]弄回家的激动人心的情形时，声音变成了尖锐的假声。

由于我和乔安娜都爱好古玩和特定时期的家具，因而获得了他的赞许。

"我们这个小社区增添了你们俩这样的人真是让人高兴，让人非常高兴。您知道，这儿那些可爱的好人本地意识强也无可厚非，可他们都那么土，真叫人痛苦。他们一无所知，是美和艺术品的破坏分子，绝对如此！他们的家里，亲爱的女士您一看，就会让您落泪。我敢打包票会让您落泪。或许已经让您落过泪了吧？"

乔安娜说她还不至于到那步田地。

"但您知道我的意思吧？他们把东西胡乱摆在一起，毫无章法！我就亲眼看见一个很赏心悦目的谢拉顿式[②]小玩意儿——精致、完美——绝对应该成为收藏者的东西，放在它边上的竟是一台维多利亚时代的应景桌或很可能是个熏

① 意大利北部一城市。——译注。

② 源于1800年前后的一种家具风格，其特点是直线条，比例优美，构造雅致精巧，镶嵌很多。——译注。

橡木做的旋转书橱，没错，甚至连那熏橡木都摆在那里。”

他不由自主地发抖，悲哀地低声说道：

“人为什么会如此盲目？您同意，我肯定您会同意我这样说，美是惟一值得人为之而生存的东西。”

乔安娜像被他的真诚催了眠，说没错，没错，确实如此。

“那么为什么，”蒲艾先生想要知道，“人们要用丑陋包围自己呢？”

乔安娜说这很怪。

“仅仅怪吗？这是犯罪。我把这叫犯罪！他们甚至还找借口！说什么这样摆舒服或者那样放古雅。古雅！这词听起来有多糟糕！”

“你们现在住的那所房子，”蒲艾没有停，“艾米莉·巴顿小姐的房子很有魅力，她有些非常不错的家具。非常不错。其中的一两件真可谓一流。而且她也有品味，我对自己是否有品味不那么有把握。恐怕有时候这东西我认为也就是感情因素。她爱保持东西的原样——不是因为 Le bon motif[①]，也不是由于那样很和谐，而是因为那是她母亲摆放的样子。”

他把注意力转向我，声音也变了，从狂热的艺术家的口气换成天生的长舌妇的口气。

“您一点都不了解她家的历史吧？不了解，确实如此——是的，是通过房产经纪人介绍的，不过，亲爱的，你们俩早该了解那个家庭了。我来这儿时，她们的老母亲还健在。

① 法语：那些好看的花纹、色彩。——译注。

那是个不可思议的人，非常不可思议！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我的意思，她是个怪物。绝对是个怪物，一个吞食自己幼子的守旧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怪物。没错，她最终毁掉了她的孩子们。您知道，她很硕壮，起码有二百四十磅重，五个女儿都围着她转。'姑娘们，'她总是这样称呼她们，还叫姑娘呢，最大的那时都已过了花甲之年，'那些蠢丫头，'她有时也这样喊她们。黑奴，这就是她们的地位，端这拿那，而且不得与她有不同意见。十点钟她们就得上床睡觉，卧房里连火也不给生。至于叫朋友到家里来玩，那就更是闻所未闻。您知道吗，她鄙视女儿们，嫌她们嫁不出去，但是她又那样安排她们的生活，使她们实际上不可能碰到任何人。我记得是艾米莉还是艾格尼斯两个中有一个曾与一名助理牧师谈过。但他的家境不够好，当妈的很快就下命令结束了那种来往。"

"听起来像小说一般。"乔安娜说。

"噢，亲爱的，的确如此。后来那可怕的老女人死了，但那时自然已经太迟了。她们继续住在那儿，用压低的声音说起可怜的母亲可能希望她们怎么做。甚至在给她的房子重新糊纸时她们也会觉得是在亵渎神圣。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安安静静地在这个教区里过得挺快活的……但她们谁也没有多大的耐力，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流感夺去了伊迪思的生命，米妮动手术后身体就再也没能康复，可怜的梅贝尔患了中风，艾米莉照看她时非常尽职。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在过去的十年里真可谓除了照看病人外一事无成。是个让人感动的家伙，你们不这样认为吗？就像一件德累斯顿瓷器一样。她经济上不宽裕太令人痛苦了，不过这自然是由于她的

投资都贬值了的缘故。"

"住在她的房子里我们觉得也不好受。"乔安娜说。

"我可爱的年轻女士,您可别这样,可别这样。您可别有那样的感觉。她那可爱的好心的弗洛伦丝对她很忠心。她自己告诉过我,她很高兴有这么好的房客。"说到这里,蒲艾先生微微鞠了一躬,"她说她认为自己很幸运。"

"那所房子,"我说,"有一种抚慰人的气氛。"

蒲艾先生扫了我一眼。

"真的吗? 您有那种感觉? 这倒很有趣。您知道,我想知道为什么。是的,我想知道。"

"你是什么意思,蒲艾先生?"乔安娜问。

蒲艾先生摊开他的胖手。

"没什么,没什么。人总是有些好奇,仅此而已。您知道,我很迷信气氛。就是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他们把烙印留在了墙上和家具上。"

有一两分钟我没有开口。我四下环顾一番,琢磨我该怎么描述院长斋的气氛。就我来看,我觉得很奇怪它竟然没有气氛可言。这真是非常奇特。

我琢磨这事的时间太长,没有听到乔安娜和主人间的对话。然而,我听到了乔安娜告别的前奏曲,就醒悟过来。我从梦中回到现实,也捎带上我的告别话。

我们一同走出来进入门厅。在朝前门走的时候,一封信掉出了信箱,落在脚垫上。

"下午的邮件,"蒲艾先生边捡信边低声说,"可爱的年轻人,你们会再来的,对吧? 能遇到些心胸宽广、有头脑的

人，鄙人真是愉快，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懂我的意思。我指的是能1欣赏艺术的人。真的，你知道这里的这些可爱的好心人，如果你提到芭蕾舞，他们就认为是在淘气的九十年代里旋转的脚尖、轻柔的绸纱裙、手拿望远镜的老头子那些玩意儿。确实有过这种情况。落伍五十年哪——我就这样损他们。英国是个非常好的国家。它有好多闭塞地区。利姆斯多克就是其中之一。从收藏家的角度看很有意思，我老是觉得自从我到了这里，我就自愿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玻璃罩底下，这里是个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和平的穷乡僻壤。”

跟我们握过不止两次手以后，他加倍小心地扶我进了汽车。乔安娜手握方向盘，小心转动它绕过一片未被践踏的草坪，然后直冲向前方。她抬起一只手向仍站在房前台阶上的主人挥手告别。我身体前倾，也向他挥手。

可我们告别的手势未得到回应。潘艾先生已经打开了他的邮件。

他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手里那张摊开的纸。

有一次，乔安娜把他描述成一个粉嘟嘟的小胖孩子。他还是很胖，但此刻却显得不像个美丽的孩子。他的脸涨成深紫色，由于愤怒和惊奇而变了形。

就在这时我忽然意识到那个信封看起来有些眼熟。看到它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的确，有些东西你会无意识地记在心里，但你并没有意识到你已经那样做了，那个信封就属此类。

“老天！”乔安娜说，“什么咬了那可怜的人儿一口？”

“我有相当的把握。”我说，“又是那只看不见的魔爪。”

乔安娜把惊诧不已的脸转向我，车突然掉转了方向。

“小心点，小姐！”我说。

乔安娜重新把注意力放在道路上。她眉头紧锁。

“你意思是说跟你收到的信一样？”

“我瞎猜的。”

“这是什么地方？”乔安娜问，“它看着就如同你所能想象的英国最天真无邪、最没有危险昏昏欲睡的小地方……”

“该从哪儿开始引蒲艾先生的话呢？‘什么也不会发生’。”我插话，“他选错了说话的时间，事情已经发生了。”

“但是谁写的这些玩意儿呢，杰里？”

我耸耸肩。

“我亲爱的小姐，我怎么能知道呢？我猜大概是本地某个脑子有毛病的人吧。”

“可为什么呀？这么做似乎很愚蠢。”

“你得读读弗洛伊德和容格那类人的书才能找到答案。或者问问我们的欧文医生。”

乔安娜摇了摇头。

“欧文医生不喜欢我。”

“他还没怎么见过你呢。”

“他显然见到的次数够多了，要不然他不会一见我从高街过来就赶紧溜掉。”

“这种举动倒很特别。”我同情地说，“你还不适应。”

乔安娜的眉头又皱起来。

“不像你说的那样。但说正经的，杰里，人们为什么写匿名信？”

"正像我所说的，他们脑子有毛病。这满足了某些冲动，我想。如果你遭到冷遇，忽视，或挫折，你的生活很平淡空虚，我想你会于黑暗中向那些幸福快活的人刺上一刀而从中感到自己的力量。"

乔安娜不禁发起抖来，"这一点儿也不好。"

"是一点儿都不好。我想这乡下地方的人有近亲繁殖的趋向——所以才出了这么多怪物。"

"我想是某个没受过教育的、说话都说不清楚的家伙吧？受过良好教育……"

乔安娜的话没说完，而我什么也没说。我一向不能接受教育是治愈万恶之灵丹妙药这一顺理成章的信念。

我们的车在爬上山路前驶过镇子时，我好奇地注视着高街上稀疏的行人。在那些缓步行走的壮实的乡下女人中，写匿名信的人是否就在其中呢？她那平静的表情后面，隐藏着私愤和恶意，也许此时此刻正在蓄谋进一步的恶意报复？

但我还是没太把这件事当回事。

2

两天后我们去参加了西明顿家的桥牌聚会。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西明顿家总是在星期六开他们的桥牌聚会，因为那时不办公。

打桥牌的分为两桌，成员有西明顿夫妇，我们兄妹俩，格里菲思小姐，蒲艾先生，巴顿小姐和艾普尔顿中校，此公我们以前没见过，住在七英里外一个叫康碧克的村里。他是

个典型的装模作样的顽固保守分子，年届花甲，喜欢打他所谓的'耍大胆牌'（通常这种牌的结果要比对手得分超过一大截）。他被乔安娜深深地迷住，整个下午他的眼睛几乎老集中在她身上。

我不得不承认，妹妹可能是许久以来利姆斯多克能看到的最吸引人的女人了。

我们到的时候，艾尔西·霍兰德，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正在一个装饰华丽的写字台里找另一张记分板。她拿着它们轻盈滑过地板的样子还像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时的那样宛若天仙，只不过那样的魔力已无法再第二次施展。我大为恼火：现实竟是如此无情，真是糟蹋了她那臻于完美的体型和脸蛋。但是此刻我更清楚无误地注意到她那些宛如墓碑的特大牙齿以及她大笑时露出牙龈的样子。很不幸，她还像孩子一样爱喋喋不休。

"西明顿夫人，这些是吗？我怎么总是这么笨，记不住我上次把它们放哪儿了。恐怕也是我的失误。上次我就在手里拿着来的，当时布莱恩却叫喊说他的发动机给夹住了，我跑出去，忙了这个又忙那个，就不知道顺手把板子塞到什么鬼地方去了。现在看来这些也不合适，边儿有点发黄。我是不是告诉艾格尼斯五点上茶点？我马上把孩子带出去玩，你们好静静地玩牌。"

一个善良聪明的好姑娘。我与乔安娜的目光相遇。她在大笑。我冷冷地瞪她一眼。乔安娜总是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该死。

我们人座开始玩牌。

我很快就准确知道了利姆斯多克每个人的桥牌水平。西明顿夫人的牌打得特别好，她也对此极为投入。像大多数绝对谈不上有知识的女人一样，她不仅不傻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相当程度的精明。她丈夫是个稳重的好牌手，有点过于谨慎。蒲艾先生的牌艺可谓精彩绝伦，他出神入化的叫牌能力颇为神秘。由于聚会是为我和乔安娜而举办的，所以我们俩同西明顿夫人和蒲艾先生同桌较量。西明顿先生的职责是平息风波并机智地调和与他一桌其他三位牌友间的关系。正如我上面所说，艾普尔顿中校擅打"要大胆牌"。小巴顿小姐毫无例外是我碰到过的所有人中打得最差的桥牌手，但她自己却非常开心。她确实会跟牌，但对自己手中牌的强弱观念含混；她永远都不知道比分，接二连三地被人诱导出错牌；她几乎不会数将牌，而且经常忘记什么是将牌。艾伊米·格里菲思的技艺她自己总结得最好。"打牌就打牌，不许胡闹，我打牌可不想遵守什么一般惯例，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许查已打的牌！毕竟这只是场游戏嘛！"因此，你可以看出主人肩上的担子可不太轻。

尽管如此，牌局进行得还相当和谐。艾普尔顿中校由于隔着桌子注视乔安娜，时不时地忘记出牌。

茶点放在饭厅里大桌子的四周，在快结束的时候，两个满脸热气，兴奋不已的小男孩闯了进来；大家给作了介绍，西明顿夫人带着母亲的骄傲微笑着，一如孩子们的父亲。

正当我们即将用完茶点的时候，一个影子落在我的盘子上。我扭头看见梅根正站在落地窗的旁边。

"噢，"她母亲说，"这是梅根。"

她的声音显得有些吃惊，好像她已忘记了梅根的存在。

梅根走进来跟大家握手，举止笨拙，毫无仪态。

“亲爱的，恐怕我忘记备你的茶点了。”西明顿夫人说，“霍兰德小姐和弟弟们把他们的那份带出去吃了，因此今天就没有专门给孩子们的茶点了。我忘了，你没跟他们在一起。”

梅根点点头。

“没关系。我去厨房看看有没有。”

她没精打采地走出房间。如往常一样，她的穿着很不整洁，两个脚后跟都露了出来。

西明顿夫人抱歉地小声笑着说：

“我可怜的梅根。她正处于那个尴尬的年龄，你们知道。女孩子在离开学校之后完全成人之前总是很害羞，笨手笨脚的。”

我看见乔安娜美丽的头向后猛的一扭，我知道这是个挑战的信号。

“但梅根已经二十岁了，不是吗？”她说。

“噢，那是没错，没错，当然，就她的年龄而言，她太年轻，还仍然是个孩子。我想女孩子不那么快地长大真好。”她又笑了，“我估计所有的妈妈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老是长不大。”

“我想不出为什么你们会有那样的想法。”乔安娜说，“如果您的孩子身体成熟了而头脑却像六岁孩子那样简单，毕竟有点别扭。”

“噢，博顿小姐，您不能只理解字面的意思。”西明顿夫

人说。

那一刻我忽然迸发出一种感情：我不太喜欢西明顿夫人。我想，在她那患贫血症的风华已逝的容貌下潜藏着自私和贪婪的本性。她又说话了，我就因此更不喜欢她了。

“我可怜的梅根。她是个相当难缠的孩子，恐怕得这么说。我一直在努力想给她找点事做——我相信可以通过函授学点知识，设计和裁剪——或者她可以试着学些速记和打字。”

乔安娜还没有冷静下来。我们重新回到桥牌桌前时，她说：

“我猜她常去参加聚会之类的事情。你们打算为她办舞会吗？”

“舞会？”西明顿夫人似乎有些吃惊和好笑。“噢，不，在这里我们没有做那种事的习惯。”

“我明白了。只是些网球聚会那类的事情吧。”

“我们的网球场已经有多年没有人在上面玩过了。理查德和我都不会打。我想以后等那两个孩子长大——不过，梅根会有很多事做的。她很乐意就那么瞎逛，你知道的。让我想想，我发过牌吗？双无将。”

开车回家时，乔安娜恶狠狠地一踩加速器板，车子因此跃向前方，她说：

“我为那姑娘感到特别难过。”

“为梅根吗？”

“是啊，她妈不喜欢她。”

“噢，别这样，乔安娜，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

"就那么糟。很多做母亲的都不喜欢她们的儿女。我想，梅根在家里一定挺不自在的。她打乱了模式——西明顿模式。没有她，那也是个完美的整体……这对一个敏感的孩子来说是种非常不快的感觉——而梅根正是个敏感的姑娘。"

"不错。"我说，"我想她是个敏感的姑娘。"

我沉默了片刻。

乔安娜突然恶作剧地大笑。

"你真倒霉，那位家庭女教师也太那个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失尊严地说。

"还装不知道！你每次看她时男人的懊悔就写在你脸上。我同意你的观点。真是白糟蹋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但我仍然很欣慰。这是你康复的第一个标志。在疗养院时我很担心你，你从来都不看照顾你的那个特别漂亮的护士一眼。她是个迷人、顽皮的冒失女孩，绝对是上帝送给病人的礼物。"

"乔安娜，我觉得你的谈话显然很低俗。"

妹妹继续说着，丝毫不理会我刚才的话。

"所以看到你还花心未泯，能注意到漂亮女人的存在，我也放心了。她很好看，但很可笑她一点儿也不性感。杰里，你知道这很奇特。那种有些女人有而其他女人所没有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女人即使只说'天气很糟糕'这句话，也能使听到的每个男人着迷想过来跟她搭讪几句，这又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我想上帝在发包裹时时而会犯错误。他给了一个爱神脸蛋和身材，给另一个爱神予气质。搞错了的话，爱

神的气质跑到了某个长相平庸的小女人身上。于是乎所有其他女人会气得发疯，说：'我想不出来男人到底看上她哪里。她连好看都算不上。'"

"你快说完了吧？乔安娜。"

"哎呀，你同意我说的话吧？"

我咧嘴笑了。"我很失望地承认，是的。"

"那我就不知道这儿还有谁会投你所好了。也许你得指望艾伊米·格里菲思了吧。"

"上帝饶过我吧！"我说。

"你知道，她长得相当好。"

"对我来说太强壮了。"

"她生活得还挺开心。"乔安娜说，"绝对地开心，让人有点讨厌，是不是？如果说她每天早上洗冷水浴我都丝毫不会吃惊。"

"那你自己准备怎么办呢？"我问。

"我？"

"是的。如果我还算了解你，你在这里也需要找点乐子什么的。"

"目前是谁情绪低落来着？况且，你忘记保罗了。"乔安娜发出一声不怎么令人信服的叹息。

"我还不会像你忘记他那么快吧。不出十天，保准你会这么说：'保罗？哪个保罗？我从来没认识过叫保罗的。'"

"你认为我水性杨花？"乔安娜说。

"就保罗而言，你就是那样了，我反而更高兴。"

"你从来就没喜欢过他。但是他真的有点天才。"

“也许吧，尽管我表示怀疑。话说回来，就我所耳闻的，天才都是实实在在招人厌的主儿。顺便说一句，在这里你不会发现一个天才。”

乔安娜头斜向一边，考虑了片刻。

“恐怕是这样的。”她遗憾地说。

“你还可以指望欧文·格里菲思。”我说，“他是这地方惟一没有订婚的人，除非你把艾普尔顿中校也算在内。大半个下午他就像个饿极了的大警犬一样，盯住你不放。”

乔安娜大笑。

“他是那样的吗？那倒真让人不好意思。”

“别装正经了！你从来就没不好意思过。”

乔安娜默默将车驶进大门，开到了车库。

然后她说：

“你的那番话可能有些道理。”

“哪番话？”

乔安娜回答说：

“我不理解为什么有男人为避开我有意穿过街道。不说别的原因，首先这就很有失礼节。”

“我懂了。”我说，“你将蓄谋把那个男人拿下。”

“我只是不喜欢有人想要避开我。”

我缓慢、小心地下了车，放好了拐杖。然后我给妹妹提了条建议。

“小姑娘，让我先给你讲讲这个。欧文·格里菲思可不是像你那些温顺的、只会抱怨哀鸣的艺术型青年人。除非你自己谨慎，否则你会吃不了兜着走。那个男人可能很危险。”

“啊？你这样看？”乔安娜露出对前景的欣喜神情问道。

“你还是别去碰那可怜鬼。”我义正辞严地警告她。

“他竟敢看见我过来就过了马路？”

“女人都是一样的，你们都是一样死心眼。你会惹得他妹妹艾伊米拿枪对你不客气，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她已经不喜欢我了。”她沉思了片刻后带着几分满意地说。

“我们来这儿，”我严肃地说，“图的就是清静，我想看到我们达到这个目的。”

然而，我们根本就享受不到任何清静。

第 四 章

1

大约是一周后，我想，帕特里奇给我报告说贝克太太想耽误我一两分钟的时间说几句话，如果我乐意的话。

我对这个名字一点印象也没有。

“谁是贝克太太？”我疑惑不解地问，“难道她见乔安娜还不行？”

但眼前的情形是那个人还非我不见。后来才知道贝克太太原来是比阿特丽丝的母亲。

我早忘记比阿特丽丝了。两周以来，我一直能感觉到每当我出现时总有一位中年妇女，额前有几缕灰发，通常像螃蟹一样跪着从浴室、楼梯和过道上退出去。我猜，我知道她就是新来的日佣女工。除此以外，比阿特丽丝所引起的麻烦已从我脑海里消失。

当我知道乔安娜不在家时，已没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比

阿特丽丝母亲的求见；不过，我必须坦白，我对见面有点紧张。我真诚希望我没有被指控玩弄比阿特丽丝的感情。我一面在心里诅咒写匿名信那家伙的恶作剧行为，一面大声叫人把那位母亲带到我的面前。

贝克太太是个经过风吹雨打的大块头宽肩膀妇女，说话语速很快。看见她没露出愤怒或谴责的表情，我才松了口气。

“先生，我希望，”门在帕特里奇的身后刚一关上她就开始说，“您能原谅我自作主张来见您。但是我想，先生，因为来找您是最适合的。如果您知道并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我会非常感激，因为依我的想法，先生，应该采取办法了。我从来就是个做事情喜欢‘快刀斩乱麻’的人，我的意思是，没必要呻吟造声势，面应该‘起而行动之’，就像上上周牧师在布道时所说的那样。”

我觉得有些费解，仿佛我漏掉了谈话中很关键的部分。

“那是自然的，”我说，“你……您先坐下说吧，贝克太太，我保证我将很高兴，啊，尽我的一切力量帮助您。”

我停下不语，等待下文。

“先生，谢谢您。”贝克太太坐在椅子边上，“我敢肯定，您心肠很好。我很高兴我今天来找了您。我对比阿特丽丝说，我说，她在床上嚎啕大哭呢，博顿先生会知道怎么做。我说人家是伦敦来的绅士，现在必须得采取办法解决问题了，要不然这还了得？年轻人头脑发热，不听劝，女孩子说的话一句也不听。我对比阿特丽丝说，如果是我，我倒是愿意将我的所有都给他，可是磨坊那边的姑娘该怎么办呢？”

我更如坠五里雾中。

“很抱歉，”我说，“但我没太听懂，出了什么事？”

“先生，是那些信。可恨的信——而且下流，用了下流的词那类的东西，比我在圣经中看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略去有趣的枝节，我带着几分渴望问道：

“您女儿一直都在收这种信？”

“先生，不是她，她只收到一封，就是使她丢掉这儿工作的那封。”

“绝对没有理由……”我刚开始说，贝克太太就果断而不失尊敬地打断我。

“先生，您不必告诉我，所写的那些东西都是无耻的谎言。帕特里奇小姐已经说过了——确实我自己也会知道的。先生，您不是那种人，这一点我很清楚，您是个病人。尽管是可恨的不真实的谎言，我还是对女儿说她最好离开，因为您知道说什么闲话的都有。无风不起浪，人们就这么说。女孩子家还是谨慎点好。况且我那闺女自打那封匿名信后也有点难为情，因此当她说不再上您家帮忙时我就对她说，没关系。尽管我敢肯定我们母女俩都为这样……造成的不便感到遗憾。”

贝克太太没找到补全这个句子的恰当单词，她深吸一口气后又开始说。

“那样，我希望能止住任何难听的闲话。可现在乔治，在车库那儿干活的，比阿特丽丝正在谈的朋友，他也收到了一封，信里对我们家姑娘恶语中伤，说她跟弗雷德·莱德贝特家的汤姆如何搅在一起——我可以给您保证，先生，说起

来，我那闺女对他也仅仅是出于礼貌，跟他打打招呼而已。”

由于又新卷进莱德贝特先生家的汤姆，我的头开始犯晕。

“让我先把这个弄清楚，”我说，“比阿特丽丝的朋友收到了一封指控她和另一个年轻人不清不楚的匿名信，对不对？”

“正是这样，先生，话说得难听极了——用了最令人恐怖的字眼。年轻的乔治气得发疯，这封信的确让乔治气得发疯，他清醒后告诉比阿特丽丝，他再也无法容忍她和其他野小子背着他胡搞——她说那都不是真的——他说无火不起烟。他脾气有些暴，一气之下就一头冲到了外面，而比阿特丽丝情绪非常不安定，可怜的孩子。所以我说我要戴上帽子直接奔您这儿来，先生。”

贝克太太停下来，期待地看着我，就好像一只狗耍了个特别聪明的把戏后等待犒赏一般。

“但是您为何来找我？”我想要知道。

“我知道，先生，您本人也收到过一封那样下流的信，因此我想，先生，您既然是来自伦敦的先生，您一定知道该怎么处置它们。”

“如果我是您，”我说，“我会去找警察。这种事应当予以制止。”

贝克太太露出极度震惊的神色。

“啊？不，先生，我不能去找警察。”

“为什么不能呢？”

“我还从来没同警察打过交道，先生，我们都没有找过

警察。”

“可能没打过交道，但是警察是惟一能处理这种事的人。这是他们的天职。”

“去找伯特·兰德尔？”

伯特·兰德尔是个警员，这我知道。

“警察局还有个警佐，肯定还有一个巡官。”

“我？去警察局？”

贝克太太的话音表达出责怪和不相信，我开始觉得恼火。

“这是我能给您的惟一建议。”

贝克太太不语，显然很不服气。她仍然真诚地，满怀希望地说：

“这些信应当予以制止，先生，它们的确应当予以制止，要不然迟早要出事。”

“对我来说这事已经出了。”我说。

“我指的是暴力，先生，这些年轻人感情不稳定会闹出乱子——老年人也一样。”

我问：“有很多这样的信在四处散布吗？”

贝克太太点了点头。

“而且越来越严重了，先生。住在碧绿波耳的毕德尔夫妇——他们一直很幸福——可当收到这些信后，他变得疑神疑鬼，老猜疑那些不存在的事，先生。”

我向前靠了靠。

“贝克太太，”我说，“写这些可恶的匿名信的人是谁您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点主意？”

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她竟然点点头。

“我们当然有主意，先生，不错，我们的主意也很有道理。”

“是谁？”

我还以为她可能不愿意说出名字，没想到，她很快就回答道：

“是克立特太太——我们都这么看，先生，肯定是克立特太太。”

今天早上我听到了这么多名字，我脑子已经给搅糊涂了，我问：“谁是克立特太太？”

克立特太太，我发现，是个打零工的老花匠的老婆。她住在通向磨坊路上的一间小屋里。我接下来的问题带来的答案不能令人满意。当我问到克立特太太为什么要写这些信的时候，贝克太太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这像是她的作派。”

最后我再一次强调，建议她去找警察，而后让她走了。我能看出来对我的这个建议贝克太太不打算采纳。我有这样的感觉：我让她失望了。

我把她说的话又重新考虑了一遍。尽管证据含糊，但是我还是认为既然村里的人都认同克立特太是幕后人，那么这大概就不会有错。我决定去找格里菲思先生，就整件事咨询一番。如果他认为可行，我或者他就可以提示一下警察，说克立特太太幕后操纵了这个越来越让人头疼的事件。

我按算好的格里菲思大概做完手术的时间到了那里。当最后一个病人走后，我进了手术室。

"是您,博顿,您好!"

我把同贝克太太谈话的大致内容讲给他听,并且表示克立特太太难逃其咎这一信念。使我相当失望的是,格里菲思摇摇头。

"不会那么简单。"他说。

"你认为这一切的幕后人不是这个叫克立特的女人?"

"她可能是。但我认为很可能不是。"

"那他们为什么都认为是她呢?"

他微微一笑。

"哎,"他说,"您不知道啊,克立特太太是本地的女巫。"

"我的老天!"我惊叫。

"是的,这在如今听起来很奇怪,然而事实就是这么回事,有种感觉持久不散,您知道,说的是比如某些人,某些家庭,你最好不要去招惹。克立特太太出生于'聪明女'世家,恐怕她已经在竭力维护那种传闻。她是个怪里怪气的女人,有种让别人痛苦自己乐在其中的幽默感。假如哪个孩子划破了手指,或者跌了一跤,或者得了腮腺炎,她顺嘴就说:'他上周偷了我的苹果'或者'他拽了我的猫的尾巴。'很快,那些孩子的母亲就把自家孩子拉走,而其他女人就带着蜂蜜或者自己烤的蛋糕送给克立特太太,以博取她的好感,好让她不再咒她们。因此自然而然,现在他们都认为她是幕后人。"

"可她不是?"

"没错,她不是,她不是那号人。事情……事情也不那么简单。"

"你知道是什么人吗?"我好奇地看看他。

他摇摇头，瞪着一双很茫然的眼睛。

“不知道，”他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我不喜欢这种事。博顿……这种事会惹出祸害。”

2

到家时我发现梅根正坐在阳台台阶上，下巴支在双膝上。

她像往日那样没有礼貌地跟我打了招呼。

“你好！”她说，“我能来吃午饭吗？”

“当然。”我说。

我转过身告诉帕特里奇今天有三个人吃午饭时，梅根嚷道：

“如果是排骨或是其它像那样难得的好东西，不够分的话，告诉我一声。”

我猜帕特里奇轻蔑地哼了一声。她一个字也没说，但显然成功传达了她瞧不起梅根小姐这样的意思。

我回到阳台上。

“没什么大关系吧？”梅根焦急地问。

“没什么关系。”我说，“是爱尔兰式炖肉。”

“这么说，实在是有点像狗食，没错吧？我的意思是净是土豆和调味料。”

“是这么个意思。”我说。

我取出烟盒，把它递给梅根。她的脸腾地红了。

“你真好！”

“你不想抽支吗?”

“不想,我想我不会抽的,但你能送烟抽,真是太好了——就好像我是个真实的人。”

“难道你不是真正的人吗?”我被逗乐了,说。

梅根摇摇头,然后她转换了话题,伸出一只满是灰尘的长腿让我看。

“我把袜子补了。”她骄傲地宣布。

我虽然不能算是织补方面的权威,但就我看,那团与原色对比强烈、奇怪的皱巴巴的补丁也许并不能称之为成功之作。

“这比有个洞穿在脚上还不舒服。”梅根说。

“看着像是那么回事。”我表示同意。

“你妹妹的织补手艺如何?”

我尽力去想我是否见到过乔安娜在这方面的手工。

我迫不得已地承认:“我不知道。”

“那她袜子破了怎么办呢?”

我不太情愿地说:“我想她会扔掉重买一双。”

梅根说:“很明智。可我没法那样做。现在我靠生活费过日子——一年四十英镑,这点钱做不了多少事。”

我同意。

梅根悲伤地说:“要是学校让我穿黑袜子,我就把腿用墨汁染黑。上学时我就这么干。负责我们缝补的白特沃西小姐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瞎得像个蝙蝠[1],所以,那一招很管

① Miss Batworthy:只配作蝙蝠的小姐。——译注。

用。”

我说：“那一定管用。”

我抽着烟袋锅时，我们俩都没有说话。有了烟作伴，这沉默好受多了。

梅根突然而暴躁的说话打破了沉默。

“我想你也像别人一样认为我差劲吧？”

我大吃一惊，烟袋锅从嘴里掉了出来，这是只海泡石烟袋锅，颜色很漂亮，可它就这么碎了。我生气地对梅根说：

“看你干的好事。”

可那个让人无法捉摸的小家伙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咧嘴大笑。

她说：“我真的喜欢你。”

这句话让人很温暖。人有时会错误地想自己的狗如果会说话，一定会说这句话。我忽然想到，尽管梅根外表像匹马，但她却有狗的性情。自然她说话让人感到意外。

“刚才你说什么？”我小心地捡起心爱的烟袋锅碎片问道。

梅根说，但语调与当时已完全不同：“我说，我想你会认为我差劲。”

“我为什么要那样想？”

梅根严肃地说：

“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

我立刻说：

“别傻了！”

梅根摇摇头。

"事情就是这样，我不是真傻，人们以为我是，他们不知道在心里我完全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我一直都恨他们。"

"恨他们？"

梅根说："是的。"

她的眼睛，那双忧郁的不像孩子般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的眼睛，一眨也不眨。这是长久而悲哀的凝视。

她说："如果你处在我这样的境况，如果你被人们忽视，你也会恨。"

我问："你难道不认为你这样很不正常吗？"

梅根说："是不正常。当你讲真话时人们就这样说你。这一点也不假。我不被人需要，我很清楚原因何在。妈妈一点儿都不喜欢我。我想我让她想起了我的亲爸爸，而且我听人讲爸爸对她很残酷，是个很可怕的人。只不过当妈的不能说不要自己的孩子，自己逃走。或是把他们吃掉。猫就吃掉它们不喜欢的小猫仔。我想这很可怕，却很明智。不浪费也不留下祸根。可是人类的母亲都保护自己的孩子并照顾他们。我被送到学校那时候事情还没这么糟——可是你知道，妈妈真正喜欢的是她自己、继父和弟弟们在一起。"

我慢慢地说：

"我还是认为你不正常，梅根。即使就算你所说的某些话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家过你自己的生活呢？"

她对我一笑，笑容不像个孩子。

"你的意思是说找个职业，自己挣钱糊口？"

"没错。"

"靠干什么呢？"

"你可以接受点什么培训,我想。速记打字——记账。"

"我不相信我能干得了。我做事很笨,况且……"

"况且什么?"

她扭过脸,过了一会儿又把脸慢慢转过来。她眼圈红了,双眼含着泪。这时,她说话了,话音里充满了孩子气。

"我为什么要离开?而且为什么要被迫离开呢?他们不想要我,我还就是要留下不走。我要留下,让每个人难受。我要让他们都不好受,可恨的猪!我恨利姆斯多克的每个人。他们都认为我又丑又傻,我要让他们瞧瞧,让他们看看,我要……"

这是孩子气式的发怒,令人可怜的悲愤。

我忽然听见房子拐角的碎石路上有脚步声。

我粗野地说:"站起来!从客厅进去,到二楼找卫生间,在走廊尽头,把脸洗一下,快点!"

她笨拙地站起身,从落地窗窜了进去,这时乔安娜也绕过房子拐角来到近前。

她大叫:"天哪!我热死了。"随即坐到我的旁边,并用刚才包在头上的蒂罗尔丝巾扇起脸上的汗来。"我想这些该死的有孔厚底鞋我算是领教了。我走了几英里呢。我知道了一件事,这种鞋就不该有这种花哨的孔,金雀花刺都能钻进去。杰里,你知道吗?我想我们该养只狗吧?"

我说:"我也这么想。顺便告诉你,梅根来吃午饭。"

"是吗?很好。"

"你喜欢她吗?"我问。

乔安娜说："我想她是个调包儿[1]。你知道的，仙女把漂亮聪明的抱走，留在门口的那个孩子就是调包儿。能遇到一个调包儿也挺有意思的。哎哟，我得上去洗一洗。"

我说："现在还不行，梅根正在那儿洗呢。"

"噢？她也进行了一番长途跋涉，是吗？"

乔安娜取出镜子，长时间认真地端详自己的脸："我认为我不喜欢这种口红。"她宣布道。

梅根从落地窗走出来，她面色平静，相当的干净，没露出刚才那场风暴的任何痕迹。她忐忑地望着乔安娜。

乔安娜还在关注着自己的脸，她说："你好！很高兴你来吃午饭。天哪，我鼻子上长了块雀斑。我得想点办法解决掉。长雀斑可不是小事。像苏格兰人。"

帕特里奇走出来，冷冷地说午饭已备好。

乔安娜站起来说："走喽！我快饿死了。"

她挽起梅根的胳臂，两人一起进了屋。

---

① 英国民间传说：仙人常于夜间将人家美丽的小儿偷去，以愚蠢的妖童置于其处，这个被留下的孩子就叫调包儿。——译注。

第 五 章

1

我明白我的故事有一个疏漏。到目前为止，我很少或根本就没提到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或者干脆没提到过嘉里勃·邓恩·凯尔特洛普牧师。

不过要说明的是牧师和他妻子都是本地的知名人士。邓恩·凯尔特洛普本人也许是我碰到过的最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的生存空间在书本里，书房内，在他对教堂早期史的精湛知识里。相反，他的夫人却似乎对当地的事无所不知得让人骇怕。也许我有意推迟提到她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有点怕她，她是个个性突出的、知识广博的女人，她一点也不像典型的牧师妻子——但由我来给牧师妻子这个词妄下定义时，我不禁扪心自问，我自己又认识几个牧师妻子呢？

我惟一清楚记得的一位牧师妻子是个安静的、难以描述的女人，她一心一意追随着她那布道方法颇有吸引力的

大块头丈夫。她几乎不怎么会聊天，要跟她谈天就如同猜谜语。

除此之外，我就得依赖小说中对牧师妻子的描述了，她们被夸张成是到处打听闲事，老说陈词滥调的女人。这类的牧师妻子可能根本不存在。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从不打听别人的闲事，但是她神不知鬼不觉总有办法知道那些事，我很快就发现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些怵她。她从不给别人建议什么，也从不干涉，然而对那些良心不安的人来说，她就是神的化身。

我还未曾见过像她这样对物质环境如此漠然的女人。天热的时候她会身穿哈里斯花呢衣服大步流星到处行走；在下雨或雨夹雪时，我也见过她身着罂粟印花棉衣心不在焉地跑过村里的街道。她长着如赛狗一般保养得很好的瘦长脸，说话直率得让人震惊。

梅根来吃午饭后过了一天，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在高街上拦住我。我像往常一样感到吃惊，因为她的步行与其说是在走还不如说是在行进，她的眼睛总是注视着远方的地平线，这会使你确信她的目标在一英里半外的地方。

她说："嗨，博顿先生。"

她得意洋洋地对我说道，好像一个猜出了非常难猜的谜语的人一般。

我承认我是博顿先生，这时凯尔特洛普夫人双眼不再盯着地平线，而似乎在尽力把眼神投向我。

她说："我找你是什么事来着？"

这我可帮不了她的忙。她站在原地皱着眉，陷入深深的

困惑里。

她说："是相当令人不快的事。"

我惊讶地说："对此我很抱歉。"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叫出声来："噢，我不愿意跟字母A[1]有瓜葛，就是它了，匿名信。你带到这里的匿名信是怎么回事？"

我说："不是我带来的，它本来就已经存在了。"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带着指责的口气说："可是在你来之前谁都没收到过。"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可的确有人收到过。麻烦早就开始了。"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老天，我可不爱听这话。"

她站在那里，目光又飘移到远处，说：

"我不由自主地觉着不对劲。我们这里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免不了会有嫉妒、恶意以及各种各样恶毒泄愤的事发生——但是我想不出谁会干这种事——是的，我真的想不出。而这又让我心烦，你知道，因为我应该知道。"

她把远眺的目光从地平线那边收回，用细小的眼睛看着我。那焦急的双眼似乎包蕴着孩子般诚实的迷惑。

我说："为什么您就应该知道？"

"我一般情况下都知道，我总觉得那是我的职责。嘉里勃宣讲为善修身的教义并主持圣礼[2]。那是牧师的职责。但

① 匿名信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为A。——译注。

② 基督教教会里庄严的宗教仪式，包括洗礼、坚信礼、婚礼。——译注。

是如果您在根本上承认牧师应该结婚，那么我认为牧师妻子的责任就是知道人们在想什么，有什么感觉，即使她没办法对此作任何改变。而且，我一点也猜不出究竟是谁脑子……”

她没有说完，随后又漫不经心地补充：

“这些信也挺愚蠢。”

“你……您本人也收到过吗？”

我有点不敢问，但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很自然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她的双眼睁大了一点。

“噢，是的，两封——不，是三封。我已经忘记究竟说了些什么，是说嘉里勃跟学校女教师之间的愚蠢的事，我想。很荒谬，因为嘉里勃绝对没有拈花惹草的嗜好，他从未有过。作为一名神职人员，那太幸运了。”

我说：“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嘉里勃原本可以成为一名圣人，如果他不是有点太聪明的话。”

我觉得没有资格反驳这种批评，而且凯尔特洛普夫人接着往下说了，不过令人相当困惑地从她的丈夫一下子跳跃到了匿名信。

“有那么多东西这些匿名信可以说，但却没说。这正是令人好奇的地方。”

我挖苦地说：“我却不认为他们犯了过于收敛的错误。”

“但是这些信似乎什么内情也不了解，没有一件是真正存在的。”

“您的意思是？”

她那双漂亮的无表情的眼睛正看着我的眼睛。

“那自然。这儿有很多通奸——和其他丑事。任何可耻的秘密都有。为什么写信的人不选那些内容呢?”她停了会儿又突然问,“他们在给你的那封信里说些什么?”

“他们暗示我妹妹不是我亲妹妹。”

“而其实她是?”

凯尔特洛普夫人带着友好、丝毫不难为情的兴致问我。

“乔安娜当然是我妹妹。”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点点头。

“这正证明了我的意思,我敢说还有其他事情……”

她用那清澈的、心不在焉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利姆斯多克的人都怕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些隐藏的章节,他希望永远不被别人所知,我觉得邓恩·凯尔特洛普知道这些秘密。

当艾伊米·格里菲思中气十足的声音低沉地响起时,我感到十分欣喜。

“你好,穆德。很高兴逮到了你。我想提议咱们把工艺品展销的日期更动一下。早上好,博顿。”

她继续说:

“我得赶快去趟杂货店把我的定货单交给他们,然后马上到学院去,你认为如何?”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好,好,这样挺好。”

艾伊米·格里菲思进了国际商店。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可怜的人。”

我不解，她当然不会是在怜悯艾伊米吧？

然而她没有停下来解释，而是继续说：

“博顿先生，你知道，我很害怕……”

“怕匿名信这件事？”

“是的，你明白这意味着——这一定意味着……”她停下来，陷入沉思中，双眼眯起来。然后她像一个解决了问题的人一样缓慢地说，“无目标的仇恨……是的，这是无目标的仇恨，但是，即使一个瞎子靠巧合也可以把人一刀捅死……那时会出什么事呢，博顿先生？”

一天过后，我们就知道了结果。

2

把惨剧的消息带给我们的是帕特里奇。帕特里奇嗜好隔山观火。每当她传达任何坏消息时，她的鼻子都会欣喜异常地抽动。

她走进乔安娜的房间，鼻子仍在不停地抽动着，双眼闪着亮光，嘴巴鼓出来，有意显得很忧郁。她边拉百叶窗边说：“小姐，今天早上有个很可怕的消息。”

乔安娜还是在伦敦时的旧习惯，她一两分钟后才完全意识到已经是早晨了。她说了声：“什么呀？”就毫无兴趣地翻身又睡了过去。

帕特里奇把早茶放在乔安娜的身边，又开始说：“很可怕！令人震惊！我听到时简直都不敢相信。”

“什么很可怕？”乔安娜说，挣扎着醒过来。

“可怜的西明顿夫人，”她戏剧化地有意停顿一下，“死了。”

“死了？”乔安娜从床上坐起，完全清醒了。

“是的，小姐，在昨天下午。更可怕的是，她是自杀。”

“啊，不会吧，帕特里奇？”

乔安娜真的震惊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明顿夫人不是那种你认为可以和悲剧联系在一起的人。

“是的，小姐，这是真的。是有意那么做的，可怜的人，如果不是被逼到那份上她不会那么做。”

“被逼？”乔安娜有点不得要领。“是不是……”

她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帕特里奇，帕特里奇点点头。

“小姐，您猜的没错。是其中的一封下流的匿名信。”

“信里怎么说的？”

但使帕特里奇遗憾的是，这一点她还没有打听到。

乔安娜说：“那些话是很可恶的，可我不理解它们怎么会使一个人想自杀。”

帕特里奇用鼻子吸了口气，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小姐，如果那些话是真的，也许这事就好理解了。”

乔安娜说：“噢。”

帕特里奇离开房间后，乔安娜喝过茶，然后披上睡袍跑过来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想起了欧文·格里菲思所说的话，迟早黑暗中的那一枪会射中目标，这一枪现在要了西明顿夫人的命。表面上看，她是最不可能的但却有秘密的女人……我在想，这话一定没错：尽管她精明，她却不是个忍耐力强的女人。她是那

种患贫血症的依附型女人，很容易崩溃。

乔安娜用胳膊碰碰我，问我在想什么。

我把欧文所说的话重复给她。

乔安娜尖刻地说："当然啦，他总是什么都知道，那家伙认为他无所不知。"

我说："他很聪明。"

乔安娜说："他自负。"然后又补充说，"自负得令人厌恶。"

几分钟后她说：

"对西明顿先生……和对那姑娘该是多么的可怕。你认为梅根会有什么感觉？"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这么说了。很奇怪，你从来也猜不出梅根会怎么想或会有什么感觉。

乔安娜点头，说："是猜不出，对调包儿的感觉，人从来都无法了解。"

几分钟后她说："你认为……你愿意……我想知道她是否想过来跟我们呆上几天？对这个年龄的姑娘来讲，这种震惊够她受的。"

我表示同意："我们可以去她家建议一下。"

乔安娜说："孩子们倒没事，但那个家庭女教师，我估计她那种人会把像梅根这样的姑娘逼疯。"

我觉得这非常可能。我可以想象出艾尔西·霍兰德会无穷尽地说那些老掉牙的安慰话，并劝梅根喝很多杯茶。好心的姑娘，我想，但不是照顾敏感女孩的恰当人选。

我本来考虑我自己把梅根从家里接出来，但让我很高

兴，我还没有开口乔安娜便想到了这一点。

吃过早饭，我们俩直奔西明顿家。

我们都有些紧张。我们的到来可能会被理解为纯粹是受令人讨厌的好奇心的驱使。很幸运，我们碰到了正从大门出来的欧文·格里菲思。他看起来神色焦急，心事重重。

然而，他颇为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

“啊，博顿，您好。很高兴见到您。我曾害怕迟早会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这可怕的事！”

乔安娜用她平常跟一位耳背的姑娘说话的声音大声说：“格里菲思医生，早上好！”

格里菲思吓了一跳，脸红了。

“啊……啊，博顿小姐，早上好！”

乔安娜说：“我还以为也许你没看见我呢。”

欧文·格里菲思的脸变得更红了。

“我……我很抱歉——在想别的事——没看见您。”

乔安娜毫不留情地继续说：“可我毕竟是一个真人呀。”

“只不过只有上半身。”我站在她旁边的车尾说，然后我说明我们的来意。

“格里菲思，我和妹妹想让那姑娘过来跟我们住上几天，您看怎么样？我不想贸然行事——但对那可怜的孩子来说，这件事相当地严酷，您认为西明顿会对此怎么想？”

格里菲思考虑了几分钟。

他最后说：“我想这个办法很棒。梅根是个怪异、容易紧张的女孩，别让她经受整件事会对她有好处。霍兰德小姐正在创造奇迹——她很能干，但照顾两个小的和西明顿本人

已经够操心的了。他已经差不多散了架——神情恍惚。"

"是……"我欲言又止,"自杀?"

格里菲思点头。

"噢,是的。不可能是意外,她在一张纸上写着'我不能继续……'那封匿名信一定是昨天下午的邮件,信封在地板上椅子脚下,信被揉成一团扔进了壁炉。"

"什么……"

我停下没有说完,自己感到十分地恐惧。

我说:"我没听清。"

格里菲思苦笑了一下。

"您问也没关系。验尸时得读那封信,无法逃避,这就更让人扼腕了。还是老一套的东西——用词极其污秽。具体的指控是科林,第二个男孩,不是西明顿的亲生。"

我不敢相信地惊叫:"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格里菲思耸耸肩。

"我没办法判断,我到这里才五年。就我所见,西明顿夫妇是平静幸福的一对,彼此忠诚,对孩子们也很尽职。那孩子不怎么像父母——比如他有一头亮红的头发——可是孩子经常会在外貌上隔代遗传,像祖父或祖母。"

"外貌的不相像可能引发了这一特别的指控。一支愈在冒险的、毫无道理可言的毒箭。"

"非常可能,实际上,极为可能,幕后写这些匿名诽谤信的人也没掌握多少准确的事实,只是笔无遮拦,乱泄私愤和恶意而已。"

乔安娜说:"但它恰好射中了牛眼。否则,她不会自杀

的，对不对？”

格里菲思怀疑地说：

“我不太肯定。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身体一直不好，患神经官能症和歇斯底里症。我一直在给她进行神经状况的治疗。我想，在收到那样措辞的信后产生的震惊可能会诱发这样的一种恐慌和绝望，使她下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有可能情绪过于激动，感觉如果她否认信中的故事，她丈夫也不可能相信。这一整套的羞愧和厌恶可能对她施加了非常强大的影响，使她一时间乱了方寸。”

乔安娜说：“神志不清引起的自杀。”

“完全正确。我想，在验尸时提出这一论点将没有人会反对。”

乔安娜说：“我懂了。”

她的声音中的潜台词使得欧文愤怒地说了句：“根本没有人能反对。”他又补了一句，“博顿小姐，您不同意？”

“噢，不，我同意，”乔安娜说，“换了我，我也一样会那么做。”

欧文怀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慢慢抽身向街那头走去。我和乔安娜继续向前走进了西明顿的宅子。

前门开着，直接进去似乎要比摁门铃容易些，特别是当我们听见艾尔西·霍兰德在屋里说话的时候。

她正在对西明顿说话，蜷缩在椅子里的他显得完全不知所措。

“不，但说真的，西明顿先生，您必须吃点东西，您早餐什么也没吃，至少我不把那叫做正经的早餐，昨晚上也没吃

什么。这次震惊，还有别的会把您折腾出病来，而您需要体力啊。医生走以前就这么说的。”

西明顿用单调的声音说：

“霍兰德小姐，你真善良，但是……”

“喝杯不错的热茶吧。”艾尔西・霍兰德说着就把那杯茶坚定地塞到他手上。

如果是我，我会给这可怜的人一点强劲的威士忌加苏打酒。看起来他似乎需要这个。然而，他接过了茶，抬头看着艾尔西・霍兰德：

“霍兰德小姐，我感谢你正在做和你已经做过的一切。你真是棒极了。”

姑娘的脸红了，看起来很高兴。

“西明顿先生，您说这些真是好心。您一定得让我尽我所能帮点忙，别担心孩子们——我会照料他们，我把佣人们的情绪弄稳定了。如果有我能帮上忙的，写信或是打电话，您尽管叫我。”

西明顿先生又说了一遍：“你真好心。”

艾尔西・霍兰德转身看到了我们就急忙向客厅跑过来。

她压低了声音对我们耳语道：“真可怕吧？”

看着她，我想她真的是个非常好的姑娘。善良，能干，处理起紧急情况来头头是道。她美丽的蓝眼睛微微有一圈红色，表明她心挺软，曾为女主人之死流过泪。

乔安娜说：“我们能跟你说几句话吗？我们不想打扰西明顿先生。”

艾尔西·霍兰德表示理解地点点头，把我们领进了客厅一侧的餐厅。

她说："他心里不好受。出了这样令人震惊的事。谁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但是，现在我确实意识到她的不正常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神经非常紧张，十分爱哭。我以为是身体的缘故，尽管格里菲思医生总是说她没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病。但她很急躁，爱动怒，有些日子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待她。"

乔安娜说："我们来的真正目的是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能照顾梅根几天，当然，这得看她是不是愿意。"

艾尔西·霍兰德露出非常吃惊的表情。

她怀疑地说："梅根？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这样，我的意思是，你们是如此地好意，但她是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女孩。你从来不知道她对事情会有什么样的说法和感觉。"

乔安娜含含糊糊地说：

"我们想也许这样能帮点忙。"

"哎，就此而言，肯定会帮点忙。我的意思是，我得照看那两个小孩（现在他们由厨娘带着呢）和可怜的西明顿先生——他真的像其他人一样需要照看，还有那么多要干和要照应的。我真的没时间太留意梅根，我想她现在正在楼上，顶楼的旧婴儿室里。她似乎谁也不想理，我不知道是否……"

乔安娜给我使了点儿眼色。我赶快溜出饭厅到了楼上。

旧婴儿室在房子的最高层。我开门进去。楼下的那间屋子后面正对的是花园，百叶窗是卷上去的。而在这间临街

的屋子里，百叶窗却优雅地挂着。

透过一片灰色昏暗的阴影我看到了梅根，她正缩着身子蹲在一个靠墙而放的没有靠背的沙发上。我立刻联想起某种吓坏的动物躲藏的样子。她由于害怕显得有点儿呆滞。

我说："梅根。"

我走上前，不自觉地采用了人在安慰受惊吓的动物时所使用的语调，我有点惊奇我手里怎么不拿上一根萝卜或一块糖呢。我有点想那样。

她盯着我看，但身体没动，表情也没变。

我又说："梅根，我和乔安娜来问你是否愿意跟我们住一段时间。"

她的声音从那片昏暗的阴影中沉重地传来。

"跟你们住？在你们家？"

"是的。"

"你的意思是说：把我从这儿带走？"

"是，亲爱的。"

她突然全身发起抖来，令人害怕也令人动情。

"啊，真的带我走吧！请你们一定这么做，在这儿太可怕了，感觉可怕极了。"

我走到她身旁，她揪住了我的大衣袖口。

"我是个可怕的胆小鬼，我还不知道我竟然是这样一个胆小鬼。"

我说："瞧你给吓的，这没关系。这种事情是有点让人承受不了。跟我来。"

"我们能马上走吗？一分钟也不要等，行吗？"

"我想,你总得收拾几样东西吧。"

"哪种东西?为什么?"

我说:"我可爱的姑娘,我们可以供你一张床,供你洗澡和其它一切,但如果我借给你我的牙刷,我必遭天咒。"

她发出一声非常微弱的笑声。

"我懂了。我想我今天很傻,你不要介意。我去收拾点东西,你……你不会走开吧?你会等我吧?"

"我就在楼下等你。"

"谢谢你,非常感谢,很抱歉我这么傻。但是你理解当你的母亲去世时是相当可怕的。"

我说:"我懂。"

我在她背上友善地拍了拍。她向我投来一缕感激的目光,然后消失在一间卧室里。我下了楼。

我说:"我找到了梅根,她就来。"

艾尔西·霍兰德惊叫道:"啊,现在,这是件好事。这会让她走出自身的局限。你们知道,她神经过度紧张,很难应付。不用再担心她和其它的事情让我大大地松了口气。博顿小姐,你们真善良。我希望她不会惹你们烦。天哪,有电话。我必须去接电话,西明顿先生不舒服。"

她快步跑出了房间,乔安娜说:

"就像是个侍候天使。"

我说:"你的话真刻薄。她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很显然非常能干。"

"是非常能干,而且她知道这一点。"

我说:"乔安娜,你可不该这么说话。"

“你的意思是那姑娘为什么不应该做好那些分内之事？”

“完全正确。”

乔安娜说：“我从来就看不惯那些自鸣得意的人，那能挑起我最丑恶的本能。你见到梅根时她怎样？”

“蜷缩在黑乎乎的屋子里，看着很像一只受惊的小羚羊。”

“可怜的小孩。她非常愿意去吗？”

“她非常高兴去呢。”

大厅里一连串咚咚咚的脚步声，梅根带着她的行李箱来了。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行李箱。在我身后的乔安娜急切地说：

“快点儿，我已经两次推托喝茶的邀请了。”

我们出了屋门向车走过去。使我恼火的是得让乔安娜把箱子扔进去。虽然我现在靠一根拐杖也能行，但是我仍然做不了超出我体力的事情。

我对梅根说：“上车。”

她上去了，我跟着也上了车。乔安娜开动汽车，车驶出了西明顿家。

我们回到小弗尔兹，走进客厅。

梅根在椅子上放声大哭，像一个孩子一样不管不顾、忘乎所以地哭着——我想用“大声嚎啕”更准确些。我离开房间想找点弥补的方法。我想，乔安娜站在原地也觉得十分无助。

这时，我听见梅根用厚重哽噎的声音说：

"对不起，我这样哭似乎很蠢。"

乔安娜友好地说："一点也不。再给你一块手绢。"

我想她提供的东西很必要。我重新进了屋，递给梅根一杯盛满酒的酒杯。

"这是什么？"

"鸡尾酒。"我说。

梅根立刻擦干了眼泪："是吗？真的吗？我还从来没喝过鸡尾酒呢。"

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梅根小心翼翼地啜饮着，然后一片灿烂的笑容传遍她整个面部，她头稍一后仰，一口气把酒全喝光了。

她说："很好喝，我能再来一杯吗？"

我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

"大约十分钟后你就知道了。"

"啊！"

梅根把目光转向乔安娜。

"我为自己刚才那样的嚎哭惹你们讨厌而感到十分抱歉，我想不出为什么我要那样，我在这里这么地高兴，那样子似乎十分愚蠢。"

乔安娜说："没关系的，我们很乐意留你。"

"你们不会真的乐意，你们只是出于好心，但我仍很感激。"

乔安娜说："请不要感激我们，我会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乐意留你时是真心实意的，我和杰里把话都说完了，彼此都

再也想不出跟对方说些什么了。”

我说:“但是现在,我们就将能够进行各种有趣的讨论了——关于高纳里尔和里根那样的东西。”

梅根的脸闪出光泽。

“我一直在想那个问题,我想我知道答案了。是因为她们的那个可恨的老爹老是要别人说那么多的奉承话。当你老是得说谢谢您,您多仁慈和所有那些话时,这会使你的内心觉得十分厌烦和奇怪,你就期盼着能使一次坏借以换换口味——当你逮到机会时,你可能发现那个想法已冲昏了你的头,你就会玩过了火。老李尔十分可恨,不是吗?他确实活该遭受考狄里亚的怠慢。”

我说:“我看得出我们会对莎士比亚展开很多有趣的探讨。”

乔安娜说:“看得出你们俩将会是非常阳春白雪,而我总觉得莎士比亚的作品非常枯燥,那么多众人酒醉不醒的冗长的场景,还说什么有趣呢。”

我转身对梅根说:“说起酒,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谢谢你,很好。”

“头一点儿也不晕?你没有看见两个乔安娜或诸如此类的事?”

“没有,我只是觉得好像我想大说特说。”

我说:“太棒了。很显然你是天生海量,如果真的是你的第一杯鸡尾酒的话。”

“这是我的第一杯鸡尾酒。”

我说:“对任何人来说,一个强健的头脑都是一种资

本。”

乔安娜带梅根上楼解行李。

帕特里奇走进来，神情乖戾地说她午饭只准备了两杯乳蛋糕，问我该怎么办。

第 六 章

1

三天后进行了验尸。验尸做得尽可能不伤大雅。来看的人很多,正如乔安娜所说,但见带有珠子的女帽在颤动。

西明顿夫人的死亡时间据推测是在三点至四点之间。当时她一个人在家,西明顿在办公室·女仆们都出去了,艾尔西·霍兰德和孩子们在外面散步,而梅根骑自行车出去兜风了。

那封信一定是下午的邮件。西明顿夫人一定从信箱里把它拿出来,读过……然后在烦乱的状态中去花棚取了些存放在那里用于捣黄蜂窝的氰化物,溶进水里,在写下那临终前心绪烦乱的几个字:"我不能再继续……"后喝下了它。

欧文·格里菲思提供了医学证据,强调了她曾对我和乔安娜大致讲过的有关西明顿夫人神经状况和忍耐力差的观点。验尸官和蔼而且谨慎,他用严厉谴责的口吻说起写那

些可卑东西，即匿名信的人。他说，写那封可恶的、撒谎的信的人不管是谁都在道义上犯了谋杀罪，他希望警方会很快找到元凶，对她或他采取行动。这种懦弱、恶毒、泄私愤的事件理应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由他领导的陪审团做出了例行的裁决，是在暂时精神不正常下的自杀。

验尸官尽了最大努力，欧文·格里菲思也一样，但是，村妇们后来还是把验尸房挤了个水泄不通。我听到人群中早已如此熟悉但同样令人讨厌的啧啧私语声："我就说嘛，无火不起烟""那信里肯定有些话说到点儿上了，要不然她干嘛要自杀……"

这一刻我讨厌起利姆斯多克和它狭窄的地界来，还有它爱嚼舌根、爱散播谣言的女人。

2

我很难记清事情发展的确切时间顺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下一个重要事件是警长纳什之访。但是我想在这以前我们还接受了来自社区很多不同成员的来访，每次都各有各的有趣之处，并使我们对其中牵扯的人物的性格和个性都有了一定的理解。

艾伊米·格里菲思是在验尸后的第二天早上来的。她看起来总是那么健康、精力充沛、神采飞扬，跟往常一样，她几乎一下子就把我惹火了。乔安娜和梅根出去了，所以我得陪客。

格里菲思小姐说："早上好，我听说你们让梅根·亨特

在这住着?"

"是的。"

"我敢肯定,你们是好心。这肯定对你们是个相当烦心的事。我过来是想说,如果你们愿意,她可以去我们家,我敢说我能找到法子让她在屋里发挥点作用。"

我十分讨厌地看了看艾伊米·格里菲思。

我说:"您真善良。不过我们喜欢留她在这儿。她到处走走,很快乐。"

"我觉得很可能,那孩子太爱瞎逛了。话说回来,我想她也不由自主,实际上她是个半傻子。"

我说:"我认为她是相当聪明的姑娘。"

艾伊米·格里菲思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她说:"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样说呢。为什么呢?每次你跟她说话,她就把你打量个遍,好像她不理解你在说什么一样。"

我说:"她很可能只是不感兴趣。"

艾伊米·格里菲思说:"如果是那样,她就极其没礼貌。"

"可能是吧,但绝对不是愚蠢。"

艾伊米·格里菲思尖声宣告:

"那顶多也只能算心不在焉。梅根需要的是好好地努力干活——做些能让她对生活有兴趣的活。你不知道那会对女孩子产生什么影响。我很了解女孩子成为女童子军成员对女孩子产生的影响之大,你甚至会感到吃惊。梅根已经这么大了,不能这样虚掷时光无所事事。"

我说："到目前为止，让她做点事对她相当困难。西明顿夫人似乎总是以为梅根只有十二岁。"

格里菲思哼了一声。

"这我知道，我也烦她的那种态度。当然，她现在死了，可怜的女人，所以不想对她多说什么，但她是我所说的智力平庸的家庭型妇女中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打桥牌、说东家长道西家短、照顾孩子——说起来，所有的照料工作还是人家那个霍兰德姑娘一手经管的，我从来没有对她有过好印象，尽管我当然也没有怀疑过那事是真的。"

我尖声说："是真的？"

格里菲思脸一红。

她说："我深深地为迪克·西明顿感到难过，所有的一切都在验尸那一天被披露出来，那滋味对他可真不好受。"

"但你肯定听见他说那封信没有一星半点的真话——而且他坚信那一点了吧？"

"他当然那么说了，这一点没错，男人总得维护他妻子。迪克会那么做。"她停顿一下后又解释说："你知道，我认识迪克·西明顿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有些惊奇。

我说："真的？从你哥哥那里我了解到，他几年前才买下这地方开业的。"

"是的，但西明顿过去常到北面我们那一带去住。我认识他已经多年了。"

女人总能匆匆得出结论，这一点男人可做不到。然而，

艾伊米·格里菲思声音中突然柔和了的语调让我想起了什么，这语调就跟我们原来那位老奶妈的音调一样。

我好奇地打量着艾伊米。她继续说着，仍然是那种柔和的音调。

“我非常了解迪克……他很傲气，很含蓄。但他是那种很容易吃醋的男人。”

我故意说：“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西明顿夫人不敢把信给他看或告诉他信的事。她害怕，由于爱吃醋，即使她否认他可能也不相信。”

格里菲思小姐愤怒地、鄙视地看着我。

“我的主啊，你认为任何女人都会由于一项虚假的指责而去吞食大量的氰化钾吗？”

“验尸官似乎认为有可能，你哥哥也……”

艾伊米打断了我。

“男人都一样，都是为维护体面，我可不相信那些废话。如果一个清白的女人收到下流的匿名信，她置之一笑，然后扔掉了事。这正是我……”她突然停下来，然后把话说完，“会做的”。

但是我注意到了那一停顿，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原本将要说的话是“我正是这样做的”。

我决定把战场带到敌人的国家。

我愉快地说：“我懂了，那么你也收到了一封？”

艾伊米·格里菲思是那种鄙视谎言的人。她稍停片刻，脸红了，然后说：

“嗯，是的，但我没有因它而担心。”

我像一个患难知己一样同情地问："很刻毒吧？"

"自然，这种东西总是很刻毒，像疯子的呓语。我看了几个字，意识到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就直接把它扔进了废纸篓。"

"你没有想到把它交给警方吗？"

"那时没有。说得越少恢复得越快——这是我的感觉。"

一种郑重其事地说"无火不起烟"的冲动感染了我，但我控制住了自己。为避开它的诱惑，我把话题转回到梅根身上。

我问她："你知不知道梅根的经济状况？我这不仅仅是无聊的好奇，我想知道是不是实际上她必须挣钱养活自己。"

"我认为严格说来没有必要。我想她的祖母留给了她一小笔收入。况且无论如何迪克·西明顿总是会给她一个家，供养她，尽管她母亲什么也没给她留下。这是做事的原则。"

"什么原则？"

"博顿先生，工作的原则。对男人和女人而言，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工作。最不可饶恕的罪就是无所事事。"

我说："后来成为我们外长的爱德华·格雷爵士，就曾因为无可救药的闲散而被牛津开除。我听说惠灵顿公爵[1]不但笨而且不用功读书。格里菲思小姐，你是否想到过如果

[1] 惠灵顿公爵，本名 Arthur Wellesley(1769—185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译注。

小乔治·史蒂芬生[1]随着他的青年运动出了家门而不是烦闷懒散地在母亲的厨房里走来走去直到茶壶盖的奇特现象吸引住他空闲的脑瓜的话，您很可能就享受不到乘快车到伦敦的快乐了呢?”

艾伊米只是哼了一声。

我越说越来劲:“这是我的一种理论:我们的多数发明和天才的成就都得益于懒散——不管是强制的也好，自愿的也好。人类的头脑喜爱接受别人思想的灌输，但是缺少了这种营养，它会不情愿地开始自己思索——这样的思索，记住，是创新思维，可能会产生有价值的成果。”

“况且，”我不等艾伊米又哼一声来打断我继续说下去，“懒散还有其艺术的一面。”

我起身从书桌里拿出总是伴我左右、我最喜欢的一张中国画照片。照片上是一位长者坐在树下用缠在手指头和脚趾头上的线绳在玩翻绞绞[2]的游戏。

我说:“这是那次中国画展中的作品，吸引人。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此画叫做“老夫聊发少年狂”。

艾伊米·格里菲思一点也没被我可爱的画打动。她说:“这个嘛，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样的。”

我问:“你不喜欢吗?”

---

① 乔治·史蒂芬生(1781—1848):英国发明家，发明蒸汽机车，于1825年首先造成载运客货的火车。——译注。

② 二人玩的儿童游戏，用一根线套于两手的手指间，玩的人彼此互翻套换。——译注。

“坦白说，不喜欢。恐怕我对艺术不太感兴趣。博顿先生，您代表了大多数男人的态度，你们不喜欢妇女参加工作——不喜欢她们参与竞争……”

我大吃一惊，我撞上了一个女权主义者。艾伊米的双颊潮红，有点忘乎所以：

“女性想要有她们的事业对你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我父母就曾是那样。我渴望学医，可他们不愿给我付学费，但他们却欣然地为欧文付了学费。可是我要是当了医生，会比我哥干得还好。”

我说：“对这一点我感到遗憾，这对你太残酷了。如果一个人想做件事……”

她很快又继续说：

“哎，我已经摆脱了。我的意志很坚强。我的生活匆忙而有活力。我是利姆斯多克最快乐的人之一。有很多事要做。但是我确实要与那些愚蠢过时、认为女人应该围着锅台转的偏见作斗争。”

我说：“如果我冒犯了您，我很抱歉，那不是我的本意，我觉得梅根一点儿不适合于在家忙活。”

“可怜的孩子，她是不适合。恐怕她到任何一个地方也会不适合。”艾伊米已经恢复了平静，她的话语又恢复了正常：“您知道，她父亲……”

她停下来，我单刀直入地说：“我不知道。每个人一说‘她父亲’三个字就放低声音，话头就此打住了。那人干了什么？他还活着吗？”

“我真的不知道。恐怕我自己也只知道个大概。但他绝

对是个坏蛋，我相信他蹲了大狱。人有点严重不正常。这也是为什么说如果梅根'少根弦'的话，我不会吃惊的缘故。"

我说："梅根精神完全健全，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我认为她是个聪明的姑娘，我妹妹也是这样看。乔安娜很喜欢她。"

艾伊米说：

"恐怕你妹妹一定觉得住在这里非常没劲。"

她说这话时，我了解到了另外一点。艾伊米·格里菲思不喜欢我妹妹。这隐藏在她声音中平缓守旧的音调里。

"我们都想不通你们怎么能够忍受把自己葬身于这样一个穷乡僻壤。"

这是她提的问题，由我来回答。

"这是医生的命令。我该去个什么也不曾发生过的安静去处。"我停下来，然后补充说："如今可不能这么说利姆斯多克喽。"

"确实不能了。"

她听起来有些担心，起身要走。然后她说：

"您知道——得阻止……这一切丑恶！我们不能容忍它再蔓延下去。"

"难道警方不是在采取行动吗？"

"我想是这样，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不像警方那样装备齐全。"

"无稽之谈！我们很可能比他们更有头脑和智慧。需要的只是点决心。"

她突然说了声再见，走了。

乔安娜和梅根散步回来时，我给梅根看我的中国画。她的脸放出光彩，她说："宛若仙境，对不对？"

"我正是这么想的。"

她的额头紧锁，对此我再熟悉不过。

"但这样做会很难，是不是？"

"悠闲人生？"

"不，不只是悠闲——而是享受它的乐趣，你得到非常大时……"

她停下来。我说："他是个长者。"

"我不是指那样的老。不是指年龄，我指的大是……"

我说："你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达到一种很高的文明境界时，它才会以那种方式呈现给你——一种高深的最佳境界？我想，梅根，我可以给你读一百首中文译诗来完成你的教育。"

3

那天后来，我在镇上还遇到了西明顿。

我问："梅根再跟我们住上几天没关系吧？给乔安娜做个伴——她在这里一个朋友也没有。有时挺寂寞的。"

"什么……梅根呀？没关系，你们太好心了！"

当时我就不喜欢西明顿，这种感觉以后也无法摆脱。他竟然如此明显地忘记了梅根的一切。如果他实实在在不喜欢这个姑娘，我也不会在意——男人有时会嫉妒妻子第一任丈夫的孩子——但是，他不是不喜欢她，只是简直无视她

的存在。他对梅根的感情就像一个不怎么喜欢狗的人对家里的狗的感情一样。当你被它绊倒,诅咒它时;有时当它跑到你面前要你拍拍它,你会心不在焉拍拍它。在这些时候你就会注意到这种感情。西明顿对继女的完全漠视使我非常讨厌。

我说:"您对她有什么打算?"

"对梅根?"他似乎十分惊诧,"这个嘛,她会继续住在家里,我的意思是,自然这是她的家。"

我曾非常钟爱的祖母过去常伴着她的吉它唱些传统歌曲。我记得其中的一首歌是这样结束的:

噢,姑娘,我最亲爱的姑娘,
我不属于这里,
我无处可去,
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也没有我的落脚之地,
不论是在海上还是在岸上,
只有你的心是我栖息的地方。

我哼着它回了家。

4

茶点刚一撤,艾米莉·巴顿就来了。

她想聊聊花园。我们就此聊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然后转

身回了屋。

这时她突然压低声音，轻声说：

“我真的希望那孩子——希望她没有让这一切可怕的事弄得过于伤心?”

“您指的是她妈妈的死?”

“那，当然了。不过我真正的意思是，那……那件事背后的不愉快。”

我有些好奇，我想知道巴顿小姐对它的反应。

“您是怎么看待那事的呢? 是真的吗?”

“这个……不，不，肯定不是真的。我十分肯定西明顿夫人从来没——她不是……”小艾米莉·巴顿的脸成了粉红色，她有点慌乱。“我的意思是那绝不是真的——尽管它当然可以被认为是个推测。”

我盯着她说：“一个推测?”

艾米莉·巴顿的粉脸更粉了，活像德累斯顿陶瓷牧羊女。

“我不禁觉得所有这些可怕的信，它们所引起的痛苦和悲伤，可能都是有目的而来的。”

我严肃地说：“当然，它们是有目的而来。”

“不，不是，博顿先生，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说的不是写信的那些误入歧途的家伙——那家伙一定是个很放纵自己的人。我指的是这些信竟被默许了——被老天爷！以唤醒我们对自己缺点的意识。”

我说：“主自然可以选择一种不那么让人厌恶的武器呀。”

艾米莉小姐轻声说上帝在冥冥之中主宰着。

我说："不能这样说，我们经常倾向于把人类自由意志所造的孽嫁祸到上帝头上，巴顿小姐，上帝不真的需要惩罚人类，我们正这样忙着惩罚自已。"

"我搞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有人想做这种事。"

我耸耸肩。

"神经错乱了。"

"这似乎很悲哀。"

"对我而言这似乎不悲哀。我似乎只觉得它该遭诅咒。而且我对用这个词不想道歉，我指的正是那个意思。"

粉红色已经从巴顿小姐的双颊上消褪，她的双颊变得雪白。

"但为什么，博顿先生，为什么呀？他能从中得到什么享受呢？"

"谢天谢地，是你我都不能理解的享受。"

艾米莉·巴顿压低了声音。

"他们说是克立特太太——但是我真的不相信。"

我摇摇头。她烦乱地继续说：

"像这种事以前还未曾发生过——在我的记忆里从未发生过。这向来都是个幸福的小地方。我亲爱的妈妈会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应该感激她被幸免了。"

我想，从我所听到的来看，老巴顿太太当年坚强得足以承受任何事，很可能还会对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不知怎么幸灾乐祸呢。

艾米莉继续说：

“我为此深深地不安。”

“您自己没……没有收到什么东西吗?”

她的脸涨成深红色。

“啊,没、没有,确实没有。那样会很可怕的。”

我急忙道歉,可是她却走了,看起来相当不安。

我进了屋。乔安娜正站在客厅她刚生起的火炉旁,因为晚上还是很凉。

她的手里拿着封拆开的信。

我一进屋她就迅速扭过头。

“杰里!我在信箱里发现了这个——是手放进去的,信的开头是这样的:‘你这个涂脂抹粉的妓女……’”

“信上还说些什么?”

乔安娜扮了个大鬼脸。

“还不是老一套的臭狗屎。”

她把信扔到火里。我急忙腾出手去阻挡,不料却弄疼了背。但毕竟就在信着火前我将它从火里给掠了出来。

我说:“别这样。我们可能用得着。”

“用得着?”

“交给警方。”

5

警长纳什第二天早上来找我。从见到他的第一刻起,我就非常喜欢他。他是乡一级刑事调查局局长的最佳代表。高大,帅气,双眼安静但善思,态度直截了当,毫不做作。

他说："博顿先生，早上好，我估计您能猜出我来找您的目的。"

"是，我想能猜得出。是匿名信的事。"

他点点头。

"依我看您收到过一封？"

"没错，我们刚到这里就收到了。"

"信里确切地说些什么？"

我想了一分钟，然后尽心尽力、尽可能近似地把那封信的措辞重复了一遍。

警长无动于衷地听着，没有任何感情流露的迹象。当我说完时，他说：

"我明白了，博顿先生，那封信您没保留？"

"抱歉。没有。你看，我还以为只是发泄对新来者恶意的个别情况呢。"

警长表示理解地点了下头。

他简要地说："真可惜。"

我说："不过，我妹妹昨天收到了一封。我差点没拦住她把信扔进火里。"

"谢谢您，博顿先生，您真细心。"

我穿过屋子来到书桌前，打开放信抽屉的锁（我认为这信不适合给帕特里奇看），把信递给纳什。

他读了一遍，然后抬头问我：

"这封跟上一封在外形上一样吗？"

"我想一样……就我所能记得的来看。"

"信封和信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同的吗？"

我说："是的。信封是打字机打的。信本身是粘在一张纸上的印刷字。"

纳什点头，把信放进口袋。然后说：

"博顿先生，我想知道您是否介意跟我去一趟局里？我们可以在那儿开个会，那样会省去很多时间和重复劳动。"

我说："一点儿也不介意，您想要我现在就去吗？"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门口有一辆警车，我们乘着它一路而去。

我说：

"您认为你们能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吗？"

纳什轻松自信地点点头。

"噢，是的，我们查出个水落石出没什么问题，只是时间和程序的问题。这些案子查起来慢但绝对有把握。只是个缩小包围圈的问题。"

我说："排除法？"

"是的，还有一般的例行程序。"

"查信箱，检验打字机，指纹，那类事情？"

他微微一笑。"正如您所说的。"

我发现西明顿和格里菲思已经在警察局里了。我被介绍给巡官格雷夫斯，一个身着便衣、下巴瘦长的高个子男人。

纳什解释道："格雷夫斯巡官从伦敦过来帮助我们。他是匿名信案方面的专家。"

格雷夫斯巡官悲苦地一笑。我寻思一辈子都花在追寻写匿名信的人身上一定使人沮丧得出奇，然而，格雷夫斯巡

官抑郁中却透出一股热忱。

他像一只颓废的警犬一样用低沉忧伤的声音说:"这些案子一模一样,信的措辞和信上说的那些东西会使你吃惊。"

纳什说:"就在两年前我们有一个案子,格雷夫斯那时就帮过我们。"

我看到有些信就摊开放在格雷夫斯面前的桌子上。很显然,刚才他一直在查阅那些信。

纳什说:"难就难在得到这些信。人们要么把它们扔进火里,要么就不承认收到过那种东西。愚蠢,你看,害怕跟警察沾上。这儿的人还挺落后。"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搞到了相当一部分,可以开展工作了。"格雷夫斯说。纳什从口袋里掏出我给他的那封信,把它扔给格雷夫斯。

格雷夫斯很快扫了一遍,把它跟其它信放到一起,赞赏地说:

"非常好——确实非常好。"

这可不是我描述那封信可能会用的词,但是,我猜专家们自有人家自己的看法。我很高兴长时间地看那么多冗长乏味、辱骂猥亵的文字竟能给某些人带来快乐。

格雷夫斯巡官说:"我想,我们已搞到足够可以开展工作的信件了。这里我还想请求你们这些先生,如果再收到任何信,请你们马上拿到这里来。而且,如果你们听说别人收到——特别是您,医生,在病人中听到的话,尽你们的最大努力让他们把信带到这儿来。我这里已经有……"他用灵巧

的手指在他的展品中搜索。"给西明顿先生的一封，收信时间早在两个月以前，给格里菲思先生的一封，给金奇小姐的一封，写给穆奇太太的一封，给三小丑酒吧女招待詹妮佛·克拉克的一封，西明顿夫人收到的那封，这封是给博顿小姐的……噢，还有一封是银行经理拿来的。"

我说："很具代表性的收藏。"

"但是，每封信我都能从其它案子中找出匹配的来。这封就跟女帽部那个女人写的几乎没什么差别，这一个像极了我们在诺森伯兰[①]"发现的一个案子，信全是一个女学生写的。先生们，我可以告诉你们，有时我想看点新鲜的玩意儿而不是这些老掉牙、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

我低声说："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会是新的。"

"先生，确实如此。如果您干我们这一行，您就会懂得。"

纳什叹口气说："确实是这样。"

西明顿问：

"您对写信人是否得出了任何定论？"

格雷夫斯清清嗓子，发表了一个小讲演。

"所有这些信都有某些共同之处。先生们，我将逐一叙说，没准能给你们有所启示。信是由从一本印刷书中剪下的字母拼成的单词构成，那本书很旧，印于，应该说，大约在一八三零年。这样做的目的很显然是避免手写被人识别出来的风险。正如现在很多人所知，手写体的识别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所谓模仿别人的笔迹在经受专家检测时基本会原

① 诺森伯兰：英格兰北部一郡。——译注。

形毕露。在信和信封上没有显著特征的指纹，也就是说，这些信经过了邮政当局和收信人的手。还有些别的偶然出现的指纹，但没有一套指纹是所有信件中都共有的。这因此可以表明把信凑起来的那个人很仔细，他带着手套。信封是用一台温莎7号的机器打出来的，机器已用了很长时间，键盘上的a键和t键都不在一条直线上了。大多数的信是通过本地邮局寄的，或是用手放进屋里的信箱的。这些信为一名妇女所写，依我看是名中年或老年妇女，很可能，但不完全肯定，未婚。"

我们静默了一两分钟，然后我说：

"你们把宝都押在打字机上了，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地方找起来应该不难。"

格雷夫斯巡官悲哀地摇头，说：

"先生，这正是您猜错的地方。"

警察局长纳什说："不幸的是，打字机太容易了。是西明顿先生办公室的一台旧的，由他送给了女子学院，可以说打字机在那里人人都可以使用。本地的所有女士都常去学院。"

"难道你们不能发现可以确定的线索，从……从指法中，你们这样叫吧？"

格雷夫斯点头。

"这一点可以做到——问题是这些信封都是某个人用一只手指打出来的。"

"那么说是个打字不熟练的人了？"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应该说那个人会打字，但是不想

让我们知道这一事实。”

我慢慢地说："写这些东西的家伙无论是谁，都很狡猾。”

格雷夫斯说："先生，她是很狡猾，狡猾得对这种事情中的每一种伎俩都无所不知。”

我说："我绝没有料到这里的这些乡野村妇脑子会转这么些弯子。”

“恐怕我自己没说明白，那些信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所写的。”

“什么，一位淑女所写的?”

这个词顺口就说了出来，我已经好多年没用过‘淑女’这个词了。但是，现在它自动送到了我嘴边。我又仿佛听到很多年前祖母那神志不清时微弱但高傲的声音："当然，她不是位淑女，亲爱的。”

纳什立刻意会了。淑女这个词在他心中还是有一定的分量。

他说："不一定是位淑女，但当然不是一名村妇。这里的村妇大都大字不识，不会写，自然就更不能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我沉默，因为我很震惊。这地方这么小。我不由想像着那写信的人是一个克立特太太或像她那样的人，恶毒，狡猾，愚钝。

西明顿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了，他严厉地说，“那不就等于把写信人的范围缩小到本地大约六七个或十一二个人身上了吗!”

“没错。”

“我真不敢相信。”

接着，他稍一用力，直盯着前方，好像自己的声音很难听一样，说。

“你们都听到了我在验尸时的表白，谨防有些人可能以为那番话是出于保护我妻子在世的形象这一愿望而说出来的，我想现在重申，我坚信我妻子收到的那封信的内容绝对不是真的，我清楚它不是真的，我妻子是个非常敏感的女人，而且……这个……在有些方面你们或许称为有点正儿八经。那种信对她会是一个严重的震惊，她身体又不好。”

格雷夫斯立刻做出反应。

“先生，很可能是这么回事。这些信中没有一封表明有知道内情的迹象。它们只是盲目的指控，也没有勒索的企图。似乎也不存在宗教偏见——我们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仅仅是性和恶意。这就给我们找出写信人提供了良好的方向。”

西明顿站起身。尽管感情不外露，他的双唇仍在颤抖。

“我希望你们能很快找到写信的恶魔，她谋杀了我妻子，其程度不亚于她拿刀杀了她。”他停顿片刻。“我想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感觉？”

他走出去，留下了那个未被回答的问题。

我问：“格里菲思，她现在是什么感觉？”依我看，他似乎能回答得了。

“上帝知道，也许是愧疚吧。另一方面，也可能她正在享受她的威力。西明顿夫人之死可能满足了她的癫狂。”

我颤巍巍地说："我希望不会，因为如果是这样，她将……"

我犹豫着，纳什帮我说完了那句话。

"她将再次尝试？博顿先生，那对我们就再好不过了。记住，水壶取水，日久必破。"

我惊呼："她将发了疯似地继续干。"

格雷夫斯说："她会继续干。他们总是那样。你知道，这是种恶行，他们狗改不了吃屎，还会再干。"

我战栗着摇摇头，我问他们是否还需要我在这儿，我想出去透透气，空气中似乎都漫淫着邪恶。

纳什说："博顿先生，再没别的事了。只是擦亮你的双眼，尽量多做些宣传——也就是劝说每个人要向警方汇报他们收到的任何信件。"

我点点头。

我说："我想大概本地每个人迄今都已收到过一封那样下流的信了。"

格雷夫斯说："我想知道，"他把他悲哀的头扭向一边问，"您真不知道有谁没收到过吗？"

"这叫什么话！这里的人男女老幼不可能都会跟我掏心窝子。"

"不，不是，博顿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知道您是否知道有那么个人，就您的了解，绝对肯定没收到过一封匿名信。"

我犹犹豫豫，"这个……说实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知道。"

我就把我跟艾米莉·巴顿的谈话和她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格雷夫斯面无表情地听了这消息，说："嗯，这个将来会有用处，我把它记下来。"

我同欧文·格里菲思一起走进下午的阳光里，一到街上，我就大声诅咒。

"对一个来这里躺在阳光下疗伤的人来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充满了溃烂的毒液。这地方，它看着还像伊甸园那样平静纯洁。"

欧文没有表情地说："连那儿也有一条毒蛇呢？"

"我说，格里菲思，他们知道什么了呢？你清楚不清楚？"

"不清楚，警方他们的招术很高明。表面上看，他们是那么坦诚，可他们什么也没说。"

"是啊，纳什是个挺不错的人。"

"而且还非常能干。"

我责怪地说："这地方如果有人精神不正常，那应该瞒不了你。"

格里菲思摇摇头，看来他挺失望，但还不止于此——他神色焦虑。我很想知道他是否已经有了点眉目。

我们一直都在沿着高街走。我在房产经纪人的门口停住。

"我相信我该交房租的第二期款了，提前了。我真想交了钱，马上跟乔安娜搬走。剩下的租期不续了。"

欧文说："别搬。"

"为什么不？"

他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慢吞吞地说：

“毕竟——我敢说您的想法是对的。利姆斯多克目前不健康。它可能——它可能会伤害您或…或令妹。”

我说：“什么也伤害不了乔安娜。她很坚强。我是脆弱的那一个。不知怎么的，这件事让我不舒服。”

欧文说：“也让我不舒服。”

我把房产经纪人的门推开半边。

我说：“但我不走。粗俗的好奇胜于胆怯。我想知道解决的法子。”

我走进去。

一个正在打字的女人起身朝我走来，她一头的鬈发，对着我傻笑，但我觉得她还是要比原来外屋办公室里那个吆五喝六的戴眼镜青年聪明。

没过多久，我蓦然意识到她有些面熟。原来是金奇小姐，以前西明顿先生的女办事员。我就着这一事实展开话题。

“您原来是加尔布雷思和西明顿事务所的，对吗？”

“没错，一点没错。但我想最好还是辞了为好。这儿的工作十分不错，就是薪水不那么高，但有些东西比钱更有价值，您不这样认为吗？”

我说：“毫无疑问。”

金奇小姐低声啧啧地说：“那些可怕的信。我就收到一封，说我和西明顿先生——噢，难听极了，说的那些事真恐怖，我知道自己的职责，就把它交给了警方，尽管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快的，是不是？”

"是的，是很不愉快。"

"但他们感谢我，说我做得非常对。可是，从那件事以后，我觉得如果人们在说什么——很显然他们一定是在说，否则写信人又从何而知呢？——那么我必须做出无辜的表情。尽管我和西明顿先生之间从来就没有过什么。"

我觉得十分尴尬。

"没有，当然没有什么。"

"但人心总那么坏。是啊，可叹哪！邪恶的心！"

虽然我小心避免去看她，可是我的目光还是与她的撞在了一起，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东西。

金奇小姐完全是副乐在其中的神情。

今天我已经领教过一次有人对匿名信的愉快反应了。格雷夫斯巡官的热忱是职业习惯。但我觉得金奇小姐的喜悦却只是让人回味，让人讨厌。

我一惊，脑海中掠过一个念头。

难道是金奇小姐本人写的这些信吗？

第七章

1

回到家时我发现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正坐着跟乔安娜说话。我觉得她面色发灰，像生了病。

她说："博顿先生，这太让我吃惊了，可怜的人，可怜的人。"

我说："是的。想起有人被逼到要自杀的地步真可怕。"

"噢，你说的是西明顿夫人？"

"难道您说的不是吗？"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摇摇头。

"当然人们都为她难过，但这种事无论如何都一定会发生的，不是吗？"

乔安娜不动声色地说："是吗？"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面向她。

"亲爱的，我就这么认为。如果自杀是你逃避麻烦的想

法，那么不管麻烦是什么都没有区别。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必须面对某种非常不愉快的震惊，她都会做同样的事。这件事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她就是那种女人。这并非人们所能猜得到的。她似乎总是让我觉得她是个相当自私愚蠢的女人，把生命抓得很牢很死。不是你们所想的会惊慌不安的那种——但我正开始意识到我对别人的了解真得那么少。”

我说：“我还是好奇，您前面说‘可怜的人’指的是谁？”

她瞪了我一眼。

“当然是指写匿名信的那女人。”

我不动声色地说：

“我不这么想，对她施以同情将是个浪费。”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身子前倾过来。她把一只手搁在我的膝盖上。

“但是难道你没有意识到——难道你没感觉到吗？发挥你的想像力。想想坐下来写这些东西的人该是多么绝望地、强烈地不快乐。她多么寂寞，同人类的隔膜有多深。她已被毒汁浸染了每一寸皮肤，只有通过一条乌黑的毒流才能找到出口。这正是我如此自责的原因。镇上的某个人被那样可怕的不幸所折磨，而我竟毫不知情。我应该知道的。虽然你不能用行动去干涉——我从来不这样做。但是那内心漆黑一片的不幸——像一个化脓的胳臂，全成了乌紫色。如果你能切开它，把毒放出来，它就会无害地流出来。是啊，真可怜，可怜的人。”

她起身要走。

我无法与她苟同，不管怎么样我都无法同情我们那位

写匿名信的人。可是我还是好奇地问：

“凯尔特洛普夫人，您是否多少知道点儿，这个女人是谁？”

她细小迷惑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她说：“这个……我可以猜。但我也可能猜错，对吧？”

她疾步往外走，出了门，又探回头问道：

“务必告诉我，博顿先生，您为什么一直未结婚？”

在任何一个别的人身上这可能是失礼的行为，但对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你会觉得这个念头突然闪过她的脑际，而且她真的想知道。

我回过神来，说：“可以这么说吗？我一直没碰到合适的女人。”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您可以这么说，但这可不是什么好回答，因为您显然认为很多男人都娶了不合适的女人。”

这一次她是真的走了。

乔安娜说：

“你知道，我真的认为她疯了。但我喜欢她。村里的人都怕她。”

“我也是，有点儿。”

“因为你从不知道她下一句会冒出什么话来？”

“没错。而且她的猜测都有一种漫不经心的精彩。”

乔安娜慢慢地说：“你真的以为写这些信的无论是谁都不幸吗？”

“我不知道那个该死的女巫在想什么或有什么感觉。而

且我也不关心，我倒是为她的牺牲品觉得难过。”

现在想来似乎很奇怪，那时我们都在揣测诽谤者的心态，可是我们忽略了她最突出的感受。格里菲思想像她可能会欣喜，我想像她会愧疚——被自己一手制造的后果所吓倒。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则把她看成是受煎熬的人。

然而，最明显的，最不可避免的反应我们没有考虑到——或者也许应该说我没有考虑到。这个反应就是恐惧。

因为随着西明顿夫人的死亡，这些信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从法律的角度这该怎么看——我想西明顿知道——但是很清楚，由于引起了死亡，写信人的处境就更严重了。至此，如果写信人是谁被发现，那可就不能以玩笑开脱罪责了。警方活动开始密集，苏格兰场的一名专家也被找了来。现在那个匿名的作者保持匿名将至关重要。

而且如果认为恐惧是她的主要反应的话，其它事情会相应而来。虽然我对那些可能性不知道，然而，它们肯定应该是很明显的。

2

我和乔安娜第二天早上很晚才下去吃早饭，也就是说，照利姆斯多克的标准是晚了。那时是九点半，要是在伦敦，这个时候乔安娜才睁开一只眼，我很可能还双眼紧闭呢。但是当帕特里奇说“是八点半还是九点开早饭”时，我和乔安娜都没有勇气提出再晚一个钟点。

使我气恼的是，艾伊米·格里菲思正站在门口跟梅根

说话。

一看见我们她就用通常的大嗓门喊道：

“喂，你们好。懒虫们！我都起来好几个小时了。”

那自然是她自己的事。无庸置疑，医生得早点吃早饭，尽职的妹妹得在那里给他端茶送咖啡。但你不能借此来打扰比较爱睡懒觉的邻居呀，九点半不合适登门拜访。

梅根溜回屋进了饭厅，我猜她准是在那里吃早饭时被打搅了。

“我说过我不会进屋。”艾伊米·格里菲思说——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迫使别人到门口跟你说话就比进屋跟他们说更好——“我只是想问问博顿小姐她有没有用不了的蔬菜分些给我们红十字会在大路上摆的货摊，如果有，我就叫欧文用车来拉。”

我说：“这么早你就出来四处跑。”

艾伊米说：“早到的鸟儿有虫吃。在一天的这个时候，找人把握性更大。下来我还要去蒲艾先生家。下午得去趟布兰顿。女童子军的事。”

我说：“你的精力充沛让我很困倦。”

这时，电话响了，我退到厅后去接，留下乔安娜十分没有把握地低声说着些大黄茎[1]和菜豆之类的东西，她对蔬菜园艺的无知一下子暴露无遗。

我对着话筒说：“喂？”

电话那头传来粗声喘气的混乱声响，随后一个顾虑重

[1] 大黄茎：一种粗大而多汁的植物，可煮食之。——译注。

重的女声说："嗯。"

我又一次鼓励地说："喂？"

"嗯，"那声音又说，然后声音有些异样地询问："那是……我的意思是……是小弗尔兹吗？"

"是。"

"嗯！"这显然是每句话的固定开头了。那声音小心地问："我可以跟帕特里奇说话吗，就一分钟？"

我说："当然可以。我该说谁找她呢？"

"噢，告诉她是艾格尼斯，行吗？艾格尼斯·沃德尔。"

"艾格尼斯·沃德尔？"

"对。"

我放下话筒，对着楼梯喊："帕特里奇，帕特里奇。"因为我听到她在头顶忙活。

帕特里奇出现在楼梯顶端，一只手里拿着只长拖把。在她那一成不变的恭敬态度背后清晰地露出"现在什么事"的表情。

"先生，有事？"

"艾格尼斯·沃德尔打电话找你。"

"先生，您说什么？"

我抬高了声音："艾格尼斯·沃德尔。"

我刚才一直是按我想像里的那个名字拼写的。但现在我要按它的实际拼写方法来拼写它。

"艾格尼斯·沃德尔——她现在找我会有什么事呢？"

帕特里奇十分局促不安，她放下拖把，下了楼梯，她那印花衣服由于慌乱发出细碎的响声。

我不愿打扰她，就退到饭厅。梅根正在狼吞虎咽着动物肾脏和咸肉。不像艾伊米·格里菲思，梅根展现的不是“精神抖擞的晨容”，实际上，她对我的早间问好予以非常粗野的回答后仍继续默默地吃饭。

我翻开晨报。不一会儿，乔安娜像遭了某种打击似的进了门。

她说：“哎！烦死人了。我想我把蔬菜产期这方面的无知暴露了个一览无余，难道每年这个时候不是红花菜豆的季节吗？”

梅根说：“那是在八月。”

乔安娜不愿服输地说：“在伦敦，人们任何时候都能吃上。”

我说：“可爱的傻瓜，那是罐头，是从帝国各个遥远的边陲通过轮船冷藏运输而来的。”

乔安娜问：“像象牙，猿猴，和孔雀一样？”

“一点不错。”

乔安娜若有所思地说：“我倒宁愿要孔雀。”

梅根说：“我想给自己要只猴子，作为宠物。”

乔安娜边剥橘子，边思索，她说：

“我想知道做一回艾伊米·格里菲思会是什么感觉，那么健康，那么有活力，那么享受生活，那么得都快爆炸了？你认为她是否曾有过疲倦，沮丧，或……或是曾有过惆怅？”

我说我敢打保票艾伊米·格里菲思从来都不曾惆怅过。然后跟着梅根走出开着的落地窗到了阳台上。

我站在那里，给烟斗装上烟丝，听见帕特里奇从客厅进

了饭厅，她用严肃的声音说：

“小姐，我可以跟您说会儿话吗？”

我想：“我的天！我希望帕特里奇不会说出去。如果那样，艾米莉·巴顿会对我们很生气的。”

帕特里奇继续说：“小姐，我必须为有人打电话找我使用了电话而道歉。也就是说，那样做的人应该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打电话或允许我的朋友打电话找我的习惯。这次竟然发生了，对此我真的感到抱歉，因为是少爷接的电话，我也就回了。”

乔安娜用安慰的口气说：“哎，这没什么关系，帕特里奇。为什么你的朋友想找你时不能用电话？”

尽管看不到，但我却可以感觉得到帕特里奇冷冷地答出下面的话时脸一定更冷峻了。

“这种事以前从来在这个屋檐下发生过。艾米莉小姐从不允许。正像我说的，我很抱歉它发生了，但是打电话来的那姑娘艾格尼斯·沃德尔心里难受，人又小，不知道大户人家里的规矩。”

我幸灾乐祸地想：“乔安娜，这可够你受的。”

帕特里奇没完没了：“小姐，打电话找我的这个艾格尼斯原来就在我手下帮佣。那时，她十六岁，刚从孤儿院出来，您知道，她没有家，没有娘也没任何亲戚出点主意什么的，所以她习惯上都来找我，您知道，我可以告诉她该怎么怎么做。”

“所以？”乔安娜说着，等待下文。很明显还有下文。

“所以我想冒昧地请求您，小姐能否准许艾格尼斯今天

下午来厨房喝茶，您知道，今天她休息，她有点儿事想听听我的意见。通常情况下我不会提这种要求的。”

乔安娜迷惑地说。

“但是为什么你不应该邀请什么人跟你一起喝茶呢？”

乔安娜随后这么说，帕特里奇听了这话绷起脸来。她答话时脸色真的很可怕。

“小姐，这家里从未有过这样的规矩。老巴顿太太从不许我们在厨房里待客，除非我们愿意把这当作自己的休息日，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招待朋友，而不用出去了。否则，在平常，绝对不可以。艾米莉小姐她沿用了老习惯。”

乔安娜对佣人们都很好，多数佣人都喜欢她，但是她却从来拿帕特里奇没办法。

帕特里奇走后乔安娜来到外面跟我们坐在一起时，我说：“我的小姐、没撤吧。人家不领你同情和宽容。对帕特里奇你还是得用老式的严格、专横的方法，她认定大户人家总得有大户人家做事的规矩。”

乔安娜说：“我从未听说过专横到不允许佣人请朋友过来看他们这样的事，杰里，这样的规矩是可以接受，但他们不可能喜欢被当作黑奴一样看待。”

我说：“显然他们喜欢。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帕特里奇喜欢。”

“我想像不出为什么她不喜欢我。多数人都喜欢的。”

“很可能她因为你是个不称职的管家而鄙视你。你从来不用手摸书架以检验是否擦干净了；你不翻开垫子看底下；你不问剩下的巧克力蛋奶酥哪儿去了；你从来不点好吃的

面包布丁。"

乔安娜说:"就因为这些!"

她继续悲哀地说:"我今天是失败到家了。因为对蔬菜一无所知遭到我们那位艾伊米的鄙视,因为送了人情而遭帕特里奇的冷遇,我要到外头的花园去吃虫子。"

我说:"梅根已经在那儿了。"

因为梅根前几分钟已经走开,现在正漫无目的地站在一片草坪中间,看着像一个正等着营养品的沉思的鸟。

然而,她却往回向我们走来,突然说:

"我说,我今天必须回家。"

我很惊慌:"什么?"

她脸一红,继续说下去,但声音中透着紧张和坚定。

"你们太好了,留我住,我猜我这些天让你们害怕,让你们烦了,但我却非常快乐。只是现在我必须回去,因为毕竟,怎么说呢,那儿是我的家。人不能永远不着家,所以我想我今天早上就走。"

我和乔安娜两人尽量想让她改变主意,但她很坚决。最后乔安娜不得不把车开出来,梅根则上楼,几分钟后她拎着收拾好的行李下来了。

惟一一个高兴的人似乎是帕特里奇,她那严肃的脸上几乎有了一丝笑容。她从来就不怎么喜欢梅根。

乔安娜回来时我正站在草坪中央。

她问我是否我是块日晷。

"为什么?"

"站在那里就像花园的一块点缀。只不过人不能在你身

上刻上表示太阳时间的记号而已，你就像根电线杆！”

“我心情不好，先是艾伊米·格里菲思——乔安娜补充说明‘老天！我必须谈谈那些蔬菜’——然后是梅根突然就那么走了，我本来想带她散步去莱杰托呢。”

乔安娜说：“我想是带着项圈，牵着绳子呢？”

“什么？”

乔安娜边绕过房子这一角到厨房的花园，边大声而清楚地重复。

“我刚才说：‘我想是带着项圈，牵着绳子去吧？’主人遗失了狗。你的毛病就出在这！”

3

我必须坦白，我很气恼梅根那么突然地离开我们。也许她忽然厌倦我们了。

毕竟，这对一个姑娘而言并非是有趣的生活，她在家还有两个孩子和艾尔西·霍兰德。

我听见乔安娜返回的脚步声。以防她会再说我是日晷之类的无礼言语，我急忙躲开。

快到吃午饭时，欧文·格里菲思开着车来访，园丁正在等他取必需的菜园果蔬。

趁老亚当斯把东西装车的空儿，我带欧文进屋喝点东西，他不愿留下吃中饭。

取雪利酒回来时我发现乔安娜已经开始显示自己的本领了。

眼前还没有敌视的迹象。她蜷着身子斜在沙发里，十分高兴，问欧文工作上的问题，诸如他是否喜欢当全科医生，是否他宁可不做专科医生等，她认为当医生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一种职业。

不管你会说乔安娜什么话，她是个可爱的，天生的听众。在听过那么多未来天才向她讲过他们如何不被人赏识的话后，听欧文·格里菲思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到喝第三杯雪利酒时，格里菲思已开始给她描述某些不明显反应或身体损伤，用的都是非常科学性的词汇，除非听众也是个医务工作者，否则一个字也别想听懂。

但乔安娜的表情似乎颇为懂行，而且兴趣浓厚。

我觉得有片刻的顾虑，乔安娜真是太坏了，格里菲思这小伙子真的不错，可经不得别人玩猫捉老鼠。女人真是魔鬼。

这时，我侧面瞥了格里菲思一眼，他下颌长而坚毅，双唇轮廓冷峻。我不敢肯定乔安娜到底会不会天遂人愿。而且不管怎么说，一个男人不会允许自己被一个女人当傻子一样地玩弄。如果他那样，那他只能自己当心点了。

乔安娜这时说。

“你改主意，留下跟我们吃午饭吧，格里菲思医生。”格里菲思脸有点红了，说他倒愿意，只是他妹妹会等他回去……

“我们会给她打电话解释。”乔安娜很快说完，然后去客厅那么做了。

我想格里菲思显得有点不安，一个念头掠过脑际：很可

能他有点怕他妹妹。

乔安娜笑着走回来说没问题了。

就这样，欧文·格里菲思留下来吃午饭，他似乎很开心。我们聊书籍、戏剧，聊世界政治，还聊了音乐、绘画和建筑。

我们根本没谈到利姆斯多克，没谈到匿名信，没谈到西明顿夫人的自杀。

所有的话题我们一聊就聊开了，我想欧文·格里菲思是快活的。他黝黑的脸发出亮光，他的想法也很有趣。

他走后我对乔安娜说：

“这人不错，你就别玩把戏了。”

乔安娜说：

“这是你说的！你们男人总是护着男人。”

“乔安娜，人家躲你，你倒钻出来找人家，为什么？虚荣心受到了伤害？”

妹妹说：“也许吧。”

4

那天下午我们要去艾米莉·巴顿小姐在村里的房间喝茶。

我们慢悠悠地步行去那里，因为现在我觉得身体已够壮实，走回来也不成问题。

事实上我们留出的余地太宽了，到得早了点，因为给我们开门的是个看着很凶、骨瘦如柴的高个女人。她说巴顿小

姐还没回来。

“但我知道她约了你们，那就请你们上来等吧。”

很显然这就是忠实的弗洛伦丝。

我们跟她上了楼。她推开一扇门，把我们领进一间十分舒适但家具也许放得过多的客厅，我怀疑有些家具是从小弗尔兹弄来的。

这女人对她的房间显然很自豪。

“很好，对不对？”她要求我们回答。

“很不错。”乔安娜热情地说。

“我尽量想让她过得舒服。我想为她做也能做到、她应该得到也得到的事情也没有多少了，按道理，她该住在自己的屋里，而不是被赶到这儿的房间里。”

显然很凶的弗洛伦丝怪罪地看看我，又看看乔安娜。我觉得，那天我们真不走运。乔安娜早晨刚被艾伊米·格里菲思和帕特里奇责难，而现在我们俩正遭到凶婆子弗洛伦丝的指责。

她补充说：“我在那儿干客厅女仆干了十五年。”

乔安娜被不公正的指责所激怒，说：

“是巴顿小姐自己想出租房子。她在房产经纪那里登了记。”

弗洛伦丝说：“被迫的。而且她过得那么节省，那么仔细。但是甚至到了这种田地，政府也不放过她。还是要无情地索债。”

我悲伤地摇摇头。

弗洛伦丝说：“老太太在世时家里有很多钱，可不知怎

么的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死了，可怜的姑娘们。艾米莉小姐一个接一个地看护。总是那么耐心，毫无怨言，确实给累得够呛。身子落下了病根。这还不算，突然间她最紧要的事竟然是缺钱。她这样说，股票不像以前那么赚钱了，可为什么会这样？我倒想知道，他们应该为自己而脸红，占像她这样的女人的便宜！她弄不清数字，又不晓得他们在搞什么鬼。”

“几乎所有人都遭受了那样的打击。”我说，但弗洛伦丝的口气并没有柔和下来。

“对那些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人还行，但对她不行。她需要人照顾，只要她跟我在一块儿，我决不会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强她所难，让她难过。为了艾米莉小姐，我甘愿做一切。”

不屈不挠的弗洛伦丝为了让我们充分听懂她的意思盯着我们看了好一阵，小心地关上身后的门，然后才离开了房间。

乔安娜问：“杰里，你觉得自己像个吸血鬼吗？因为我有这种感觉，我们有什么错？”

我说：“我们似乎不那么得人心。梅根厌倦了我们，帕特里奇对你不满，忠实的弗洛伦丝对我们俩都不满。”

乔安娜低声说：“我想知道梅根究竟为什么要走？”

“她厌倦了。”

“我一点儿都不认为她厌倦了。我猜——杰里你认为，会不会是艾伊米·格里菲思说了什么话？”

“你指今天早上她们在门口说话的时候？”

“是，当然，没多长时间，但……”

我把她的那句话说完。

“但是那女人踩一脚就像一头母象一样厉害，她可能……”

门开了，艾米莉小姐走了进来。她脸色粉粉的，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似乎很激动。她的双眼蓝得闪亮。

她心情非常烦乱地小声招呼我们。

“噢，亲爱的，很对不起我回来晚了。正好在镇上买点东西，蓝玫瑰的蛋糕我看不太新鲜，所以我又去了赖冈太太的店，我总是爱最后才买蛋糕，这时你买到的就是刚出烤箱、最新鲜的那一批而不是被塞给前天的剩蛋糕。可是让你们等我真让我不安……真正地不能原谅……”

乔安娜插话：

“巴顿小姐，是我们的错，我们早到了。我们走来的，杰里现在大步流星走得太快，所以我们到每一处都有些过早。”

“亲爱的，怎么早也不能算早，别那么说，你知道，好东西好得过了头人也不嫌。”

老太太慈爱地在乔安娜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乔安娜精神一振。她似乎终于受到了欢迎。艾米莉·巴顿的笑容也把我捎带上了，但这笑里有些许的胆怯，非常像当你走近一个被保证暂时不伤人的食人虎时会有的表现。

“博顿先生，你能光临品茶这样女性化的饮食活动，真是太好了。”

我想，艾米莉·巴顿脑子里有一幅画，画中的男人无不

无休止地喝威士忌加苏打、抽雪茄，时不时还溜出去引诱乡村少女或跟已婚女人发生不正当关系。

后来我对乔安娜说起此事，乔安娜说那很可能是我在瞎想，她说艾米莉·巴顿可能会愿意邂逅这么个男人，但可惜的是她从来没邂逅到。

说话的当儿，艾米莉小姐在房间里动动这，摸摸那，一会儿给我和乔安娜安置小桌，一会儿又小心地拿来烟灰缸。片刻之后，门开了，弗洛伦丝端着茶盘进来，上面放着我认为是巴顿小姐带过来的几个非常精致的赛马奖品杯。茶是中国产的，很清香。茶盘上还有几碟三明治和薄薄的黄油面包片以及一些小蛋糕。

现在弗洛伦丝正笑容满面，她带着一种母性的愉悦看着艾米莉小姐，就像看最喜欢的孩子欣赏一个玩具茶会一样。

我和乔安娜在女主人诚挚的强求下吃下了远远超出我们所愿的东西，很明显这个小女人正在享受她的茶会。我觉察得出，对艾米莉·巴顿来说，我和乔安娜的来临对她是次大冒险，我们俩都来自世故而又神秘的伦敦大世界。

我们的交谈自然很快就进入了地方领域。巴顿小姐热忱地说起格里菲思医生，他作为医生有多善良，多聪明。西明顿先生也是个非常聪明的律师，曾帮助过她从所得税中争回一些钱，而她本人可能对所得税永远都会一无所知。他对他的孩子也那么好，对孩子尽心，又忠诚于妻子——她停了一会儿。“可怜的西明顿夫人，这事有多可怕，令人哀叹，小孩子没有了妈妈，也许她从来就不是个壮实的女人——

近期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是脑猝变，一定是。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种事，在那种情况下，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可能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否则她会想到西明顿先生和孩子们。”

乔安娜说：“那封匿名信一定使她身心交瘁了。”

巴顿小姐脸红了。她说，声音中带着一丝责怪。

“亲爱的，你不认为这种事不宜讨论吗？我知道一直有……有信，但我们不要谈论它们。叫人恶心。我想最好对它们置之不理。”

这个嘛，巴顿小姐可能能对它们置之不理，但是对某些人却不那么容易。不过我还是顺从地转换了话题，讨论开了艾伊米·格里菲思。

艾米莉·巴顿说：“了不起，很了不起。她的精力和组织能力真的令人赞叹。对女孩子们也宽厚。从哪个方面来说她都很实际，都很赶得上时代。她真是这地方的管家。而且对她哥哥也很尽心，能看到兄妹之间这样的深情真好。”

乔安娜问：“难道他不曾觉得她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吗？”

艾米莉·巴顿惊诧地盯着她。

她带着一丝责怪但又不失尊严的口吻说：

“她已经为他牺牲的太多了。”

我看到乔安娜眼里流露出一丝“这倒新鲜”的神情，急忙把谈话转到蒲艾先生的身上。

艾米莉·巴顿有点摸不准蒲艾先生的为人。

她只是说他很善良，是的，很善良，她怀疑地重复着。也

非常富有，很大方。他有时会来些非常奇怪的客人。但那也很正常，他旅游过那么多地方。

我们一致认为旅行不仅开阔视野，而且有时会结识奇怪的人。

艾米莉·巴顿怅然地说："我自己常幻想着能去巡游。老是在报纸上看到，听起来很吸引人。"

乔安娜问："那您为什么不去呢？"

把梦想变成现实似乎让艾米莉小姐感到惊慌，"不，不，那非常不可能。"

"可为什么呀？那又不贵。"

"哎，不仅仅是花销。而且我不想一个人去。你难道不认为一个人旅行会显得很怪吗？"

"不。"乔安娜说。

艾米莉小姐怀疑地望着她。

"况且我不知道怎么提得动行李——在外国港口上岸时——还有那么多不同的货币。"

在这个小女人惶恐的目光面前仿佛出现了无数陷阱。乔安娜赶忙问了她一个有关即将来临的花园游乐会和艺术品销售方面的问题来让她平静下来，这自然地把我们引到了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身上。

一阵轻微的痉挛出现在巴顿小姐的脸上，又很快消失了。

她说："亲爱的，你们知道她是个非常奇怪的女人。她有时说的那些话。"

我问什么话。

“哎，我不知道，那么出人意料的话。而且她那样看着你，好像你不在那地方而是另外一个人在——我说不清，要传达出我指的那种感觉太困难。还有，她不去——怎么说来着，根本不去干预。有那么多事情牧师的妻子可以提提建议，或许予以警戒。你知道，阻止某些人，让他们痛改前非。因为人们听她的话，这一点我敢肯定，他们都非常敬畏她，但她坚持不参与进来，站得远远的，而且有为最不值得的人难过的怪癖。”

我同乔安娜很快互换了眼神，说：“很有趣。”

“不过，她很有涵养。她就是个贝尔帕思的法罗维小姐，出身名门。但这种古老的家族我认为有点奇怪。但她爱自己的丈夫，那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有时我觉得他在乡下这种地方有点糟蹋了。人好，很真诚，但我总觉得他引用拉丁文的习惯让人有些糊涂。”

我热情地说：“听听，听听。”

乔安娜说：“杰里受的是昂贵的私立学校教育，所以他听到别人说拉丁语时也辨别不出来。”

这引发了巴顿小姐的又一个话题。

“这里的那个女老师是个非常让人不愉快的女人，”她说，“恐怕非常放荡。”她说“放荡”这个词时压低了声音。

后来我们上山回家时，乔安娜说：

“她十分可爱。”

5

那天晚上吃饭时，乔安娜对帕特里奇说她希望她的茶会获得了巨大成功。

帕特里奇余怒未消的脸变得很红，态度也更生硬了。

“小姐，谢谢，但艾格尼斯根本没来。”

“哦，对不起。”

帕特里奇说：“这没什么。”

她满腹不满，只好把苦水倒给我们。

“又不是我请她来的！她自己打电话来，说她心里有事，问她是否可以过来，因为她休假。我说只要获得您的准许就行。但到后来，她人不来，也不来个信儿！而且也没有道歉的话，不过我盘算明天会收到她的一张明信片。如今的女孩们呀——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一点儿行为规矩都不懂。”

乔安娜试图宽慰帕特里奇受伤的感情。

“也许她身体不舒服。你没有打电话问问？”

帕特里奇又不对劲了。

“小姐，没有，我没打。真的没有打，艾格尼斯要是想举止粗野，那她自己得注意。但下次见到她，我可要教训教训她。”

帕特里奇余怒未消地出去了，我和乔安娜大笑。

我说：“这很像《南希阿姨告诉你》专栏里的一个例子。‘我男友对我的态度很冷淡，我该怎么办？’没有南希阿姨，

就来找帕特里奇出主意。但没想到俩人合好如初。我看哪，这时艾格尼斯和她的男友正无言地拥抱在一起，就像你突然撞见在漆黑的夜里站在树篱旁的恋人一样。你看见后非常不好意思，可看见你，他们却一点不会不好意思。”

乔安娜大笑，说她估计也是这样。

我们说起匿名信，也很想知道纳什和忧郁的格雷夫斯进展如何。

乔安娜说：“今天距西明顿夫人自杀正好一周，我想现在他们一定有了些眉目，指纹或笔迹或别的东西。”

我心不在焉地回答了她。在我清醒意识的某个地方，某种奇怪的不安正越来越强烈。在某些方面，这跟乔安娜刚才说的“正好一周”这个词有些关系。

我敢说，我早该做出推断。也许我的大脑已经无意识地怀疑起来。

不管是早是晚，酵母现在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也越来越不安——就要有些头绪了。

乔安娜突然注意到我没在听她兴致勃勃地讲她在村里的一桩遭遇。

“杰里，你怎么啦？”

我没答话，因为我的大脑正忙着把事情串起来。

西明顿夫人的自杀……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在家是因为女仆们当天休假外出……正好是一周前……

“杰里，你……”

我打断了她。

"乔安娜,女仆们一周有一次假,可以外出是吗?"

乔安娜说:"还有隔周的星期天。你到底……?"

"先不说星期天,她们每周都是在同一天外出?"

"是的,通常是那样。"

乔安娜好奇地盯着我,她的脑子跟我的没在一条辙上。

我穿过房间,按响了铃。帕特里奇走了进来。

我说:"告诉我,这个艾格尼斯·沃德尔……她还在帮佣吗?"

"先生,是的。在西明顿夫人那儿,现在该说是在西明顿先生那儿。"

我深吸了口气。看看时钟,已经十点半了。

"你认为她现在会回来了吗?"

帕特里奇显得不以为然。

"先生,会。女仆得十点钟赶回来,他们还是老一套规矩。"

我说:"我去打电话。"

我到了大厅。乔安娜和帕特里奇跟着我到了那儿。帕特里奇显然挺愤怒。而乔安娜则显得迷惑不解。我拨号时,她说:

"杰里,你打算干吗?"

"我想确信那姑娘已经安全回家。"

帕特里奇用鼻子吸了口气,只是吸了口气,没再说别的。我才不管帕特里奇吸了几口气呢。

艾尔西·霍兰德在那边答了话。

我说:"对不起,我是杰里·博顿。你们的女仆艾格尼斯

回……已经回来了吗?"

我都说完了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像个傻瓜,因为如果那姑娘已经回来,而且没什么事;我究竟该如何解释我打电话询问的意图。要是我让乔安娜问就好了,尽管即使那样也需要解释一番。我预感到新一轮的闲言碎语将在利姆斯多克卅锣,而我和那位不认识的艾格尼斯·沃德尔将成为闲言碎语的中心。

艾尔西·霍兰德听起来自然非常吃惊。

"艾格尼斯?哦,她现在肯定回来了。"

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但我继续往下说。

"霍兰德小姐,您不介意就去看看她是否已经回来了,行吗?"

关于这个小孩子的家庭女教师得说一句:她习惯于言听计从,而且不问为什么!艾尔西·霍兰德放下听筒,顺从地去了。

两分钟后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博顿先生,您在吗?"

"在。"

"艾格尼斯真还没回来呢。"

我那时就意识到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我隐隐地听见话筒那边声音噪杂,然后西明顿本人说话了。

"博顿,你好,什么事?"

"您的女仆艾格尼斯还没回来?"

"没有,霍兰德小姐刚去看过了。发生了什么事?没有

出意外吧？”

我说：“没出意外。”

“你的意思是说你有理由相信那姑娘出事了？”

我严肃地说：“如果那样，我不会感到吃惊。”

第 八 章

1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现在想来，就在那时，我的脑海里一直漂浮着谜的片断，我相信如果我当时好好思索，也许我当场就能解开整个事情的谜底。否则为什么那些片断总是那么持续不断地尾随着我呢？

在某时某刻我们知道多少情况？比我们知道自己知道得多得多，我几乎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不能突破，解开谜底。它就在那儿，但我们就是够不着。

我躺在床上，不安地翻身，折磨我的只有那模糊的谜的片断。

有一种规律，要是我能掌握就好了。我应该知道是谁写的那些该死的信。在某个地方有些痕迹，我要是能寻踪而去就好了。

就在我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很多话令人讨厌地跳着

进入了我欲睡的大脑中。

无火不起烟，无烟不成火，烟……烟？烟幕……不，那是战争——战争用语。战争。纸片……只是一片纸。比利时——德国……

我睡着了。我梦见我牵着已变成赛犬的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去散步，赛犬戴着项圈和牵狗绳。

2

电话铃声惊醒了我。它响个不停。

我在床上坐起，看看表，八点半。还没有人叫我起床。电话在楼下大厅响着。

我跳下床，披上睡衣，冲下楼。帕特里奇从厨房穿过后门过来，我正好赶在她的前面，拿起听筒。

"喂？"

"啊……"传来松了口气的啜泣，"是你！"梅根的声音。她的声音透着说不清的绝望和恐惧。"哦，请快过来——一定过来，哦，请一定！好吗？"

我说："我马上就去，你听见了吗？马上。"

我一步两个台阶地上了楼，突然出现在乔安娜面前。

"乔，听着，我要去西明顿那里。"

乔安娜从枕头上抬起披着金色鬈发的头，像个小孩子般地揉揉眼睛。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是梅根那孩子。她听起来好像已精疲力竭

了。”

“你认为是怎么回事?”

“跟艾格尼斯那姑娘有关,除非我大错而特错。”

我出门时,乔安娜在后面喊:

“等等,我起来开车送你去。”

“不必了。我自己开。”

“你不能开车。”

“能,我能开。”

我也真开动了车。虽然疼,但不是特别疼。我洗漱、刮脸,把车开出来、开到西明顿那里整个过程还不到半小时。干得不赖。

梅根一定一直在留意着我。她跑出屋门、抓住我。她可怜的小脸发白,在抽搐着。

“哦,你可来了——你可来了。”

我说:“振作起来,别害怕。是的,我来了。现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她开始发抖。我用胳臂把她搂在怀里。

“我……我找到她了。”

“你找到了艾格尼斯?在哪儿?”

她抖得更厉害了。

“在楼梯下面。那儿有个柜子。里面放着鱼竿,高尔夫球棒和其它东西。你知道的。”

我点点头。是一般的柜子。

梅根往下说:

“她就在那儿——全身蜷缩在一起——而且冰凉——

凉得吓人，她……她死了，你知道。”

我好奇地问：“是什么使你想去那儿找了呢？”

“我……我不知道，昨晚上你打了电话。我们都开始琢磨艾格尼斯在哪儿。我们等了一段时间，但她仍没有回来，最后我们就去休息了。我没怎么睡好，起得较早。只有露丝起来了，你知道就是厨娘。她对艾格尼斯未归很生气，她说她以前在别的地方就碰到有个姑娘做出像这样的事。我在厨房喝了些牛奶，吃了黄油面包。这时露丝突然神色奇怪地走进来说艾格尼斯的外套还在她的房间里，她出门时穿的最漂亮的那些衣服。我就开始想她是否曾离开过这房子，所以我开始四下里找，我打开楼梯下的柜子，就……就发现她在那里……”

“我想有人报警了？”

“是的，他们现在就在这里，继父当即就给他们打了电话。当时我……我觉得受不了就打电话给你，你不介意吧？”

我说：“是，我不介意。”

我好奇地看看她。

“有谁给你喝过点白兰地，咖啡或茶吗？在……在你找到尸体之后？”

梅根摇摇头。

我骂了西明顿全家上下一遍。那个神气活现的西明顿就想到给警方打电话。艾尔西·霍兰德和厨娘似乎都没想到对这个敏感的，发现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的孩子有什么影响。

我说：“瞧你给吓的，来，我们到厨房去。”

我们绕过房子到了后门进入厨房。露丝,一个四十岁的丰满的大胖脸女人,正在火边喝着浓茶。她手抚胸口,滔滔不绝,就这样跟我们打了招呼。

她告诉我,她突然感到头晕,身上抖得不行,可怕极了。想想看,可能是她,可能是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被谋杀在床上。

我说:"给梅根小姐好好倒一杯那样的浓茶,你知道,她受到了惊吓。记住是她发现了尸体。"

这一提尸体几乎又一次让露丝昏厥过去,我目光严厉地阻止了她,她倒了一杯墨黑的浓茶。

我对梅根说:"小女人,来,把这个喝下去。露丝,我想你有没有点儿白兰地?"

露丝相当没把握地说做圣诞布丁剩下了几滴做菜用的白兰地。

"那也行。"我说,然后把一些倒进梅根的杯子,从露丝的眼神里我看出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我叫梅根跟露丝呆在一起。

我说:"我能托付你照看梅根吗?"

露丝满足地答道:"哦,是的,先生。"

我穿过厨房进了屋。如果我没认错露丝和她这类人,她很快就会发觉有必要吃点东西以保持体力,那样对梅根也好。这些该遭天罚的人,他们为什么连个孩子都照顾不了?

我一肚子的火,正好在大厅里撞见了艾尔西·霍兰德。她看见我似乎毫不吃惊,我猜那一恐怖发现带来的刺激使得一个人留意不到人的来去,警员伯特·兰德尔在前门口。

艾尔西·霍兰德喘息着说：

“哦，博顿先生，这可怕吧？到底是谁干了这等可怕的事？”

“那么是谋杀了？”

“哦，是的，她被击中了后脑，头上全是血和头发——哦，真可怕——被捆着塞进了柜子。谁可能会干这么邪恶的事？为什么？可怜的艾格尼斯，我肯定她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

我说：“是的。有人非常及时地确保了那一点。”

她盯着我。我想这不是个思维敏捷的姑娘但她很有胆量。她的脸色还跟平常一样，由于兴奋稍微有些红。想想看，在看见死尸时她竟然还有这样的脸色。她虽然天生一副好心肠，但却觉得这件事非常受用。

她抱歉地说：“我必须上楼到孩子们那儿去。西明顿先生很着急，说别让他们吓着。他让我立刻去照管他们。”

我说：“我听说梅根发现了尸体，我希望有人照看她呢。”

我敢说艾尔西·霍兰德显得良心不安。

她说：“哦，老天，我都把她忘了。我真希望她没事，你知道我一直忙前忙后，招呼警察还有别的——但我也疏忽了。可怜的姑娘，她一定感觉不好，我马上去找她。”

我放了她一马。

我说：“她没事。露丝正照看着她，你去照管小孩子吧。”

她墓碑一般的白牙一闪，谢过我，急忙上楼。毕竟，那两个男孩才是她的工作，梅根不是——梅根不是任何人的工

作。艾尔西受雇照看西明顿的小屁孩儿。她这样做几乎谁也无法责怪她。

她快速转过楼梯拐角时，我屏住了呼吸，那一分钟我瞥见了一个长着翅膀的维克托利[1]，永恒持久而且美得不可思议，我瞥见的不是一个尽职的小孩子的家庭女教师。

这时一扇门开了，警长纳什走进大厅，他的身后是西明顿。

他说："哦，博顿先生，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很高兴你在这。"

他没问我——当时——为什么在这。

他扭头对西明顿说：

"如果可以，我想用用这个房间。"

这是小小的一间上午会客用的起居室，窗户开在整所房子的前部。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西明顿相当镇定自若，但他显得极度疲劳。警长纳什轻轻地说：

"西明顿先生，换了我，我会去吃些早饭。您、霍兰德小姐和梅根小姐吃过鸡蛋、咸肉，喝过咖啡后感觉会好得多。"

他说话的口气有点像个令人舒服的家庭医生。

"谢谢您，警长，我接受您的劝告。"

我跟着他进了那间小起居室，他关上门对我说：

---

① 维克托利：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司体育和军事比赛。常被描绘成长有两翼，手持花环棕榈枝的形象。——译注。

"您到这儿挺快的？您怎么听说的？"

我告诉他梅根给我打过电话。我对警长纳什颇有好感。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忘记梅根也需要吃早饭。

"博顿先生，我听说您昨晚打电话问过那姑娘的事，那是为什么？"

我想这的确似乎有些怪。我告诉他艾格尼斯打电话给帕特里奇以及未露面的事。

他说："是这样，我明白了……"

他摩挲着下颌，缓慢、略带思索地说了那句话，然后叹息一声。

他说："这个……现在就是谋杀了，很明确的直接的身体攻击。问题是这个姑娘知道什么？她对帕特里奇说过什么没有？说过任何确切的事没有？"

"我认为没有。但您可以去问。"

"是的，这儿的事处理完我就上山去找她。"

我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是您也不知道呢？"

"知道得差不多了。那是女仆们放假出门的日子……"

"两个人？"

"是的，这里似乎原来有姊妹俩喜欢一起外出，所以西明顿夫人就那样安排了。当这两个女仆来的时候，她还是沿用了原来的安排，她们出门时把做好放凉的晚饭摆在餐厅里，霍兰德小姐则负责端茶点。"

"我明白了。"

"事情到这一步还是十分清楚的。厨娘露丝家在内瑟·密克福德，为了能在休假外出时赶回家她得赶两点半的公

共汽车。所以每次总是由艾格尼斯负责午饭后的洗涮。作为补偿，露丝常常在傍晚洗涮晚饭用具。”

“昨天就是这样的。露丝两点二十五去赶公共汽车。西明顿在两点三十五分去了办公室。艾尔西·霍兰德和孩子们在三点差一刻时出去了。梅根·亨特五分钟后骑上自行车也出去了，那时只有艾格尼斯一人在家。就我的推测，她通常离开的时间在三点到三点半之间。”

“那么说屋里空无一人了？”

“哦，在这儿人们不担心那个。在这些地方不怎么锁门。如我所说，在三点差十分时，艾格尼斯一个人在屋里，她再没离开过，这一点很清楚，因为我们发现她的尸体时她还戴着干活用的帽子，围着围裙。”

“我想你们可以大致说出死亡时间了吧？”

“格里菲思医生不愿说死。他的正式医检裁定是两点至四点三十分。”

“她是怎么被人杀的？”

“她先是被打中后脑而致昏，后来被一只磨得很尖、厨房里常见的烤肉扦刺进了头盖骨根部，立刻致死。”

我点燃一支烟，这幅图画真让人不敢去想。

我说：“真是个冷血动物。”

“哦，没错，这一点表现出来了。”

我深吸了口烟。

我说：“谁干的？为什么？”

纳什慢慢地说：“我想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可以猜猜。”

"她知道些什么?"

"是。"

"她没给这里的任何人任何暗示吗?"

"据我的了解,没有。厨娘是这么说的,自从西明顿夫人死以后,她一直心神不定,据这个露丝说,她变得越来越焦虑,不断地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发出短促而愤怒的一叹。

"事情总是这样的。他们不去找我们。心里还摆脱不了那根深蒂固的偏见,不愿'跟警察扯上干系'。如果她要是过来告诉我们她焦虑的缘由,她今天就会活着了。"

"难道她没给另一个女仆任何暗示吗?"

"没有,露丝这么说的。我也倾向于相信她的话。因为如果艾格尼斯那么做了的话,露丝一定会立刻全盘倒出,而且还会添枝加叶。"

我说:"不知道是谁干的,简直叫人发疯。"

"博顿先生,我们还可以猜猜看。首先,不可能是很肯定的事,必然是那种你会反复思考的事,你越想,心里就越不安。您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实际上,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怀着敬意望着他。

"那真不简单,警长。"

"这……您看,博顿先生,我知道些您不知道的情况。西明顿夫人自杀的那天下午人们本以为两个女仆都休假出去了。但实际上艾格尼斯又回到了屋里。"

"您知道这个?"

"是的。艾格尼斯有个男朋友——鱼店里的年轻伙计伦德尔。星期三店关得早,他过来约艾格尼斯去散步,如果天下雨就去看电影。那个星期三他们俩几乎一见面就吵了一架,我们的写信人一直在频繁活动,并暗示艾格尼斯脚踩两只船,年轻的弗雷德·伦德尔被惹恼了。他们激烈地争吵,艾格尼斯跑回了家,说除非弗雷德道歉否则她就不出去。"

"然后呢?"

"这个……博顿先生,厨房正对的是房子后面,但食品储藏室正对的是我们现在看的方向,只有一扇入口的大门,你穿过大门要么到前门或者沿房子一侧的小路到后门。"

他停顿片刻。

"我现在告诉您些情况。那天下午到西明顿夫人手里的那封信不是送来的邮件。上面贴着一张用过的邮票,邮戳用煤油灯上的烟黑伪造得足以乱真,这样看起来像是邮递员随信投递的。但实际上它不是通过邮局送来的,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我慢慢地说:"这意味着是有人留下的,在下午的邮件投递之前的某一时间塞进信箱的,这样它就混在其它信中间了。"

"完全正确。下午的邮件大约在四点差一刻到。我的理论是这样的。那姑娘在食品储藏室向窗外看(虽然有灌木遮挡,但是你还是能非常清楚地看见),看她的小伙儿是否会出现来向她道歉。"

我说:"她看见了投递那张纸的人?"

“我猜是这样，博顿先生。当然，我可能猜得不对。”

“我认为您猜得没错……很简单但很令人信服——这意味着艾格尼斯知道写匿名信的人是谁。”

“是的。”

“但当时她为什么没有……？”

我停下来，皱起眉头。

纳什赶快说：

“依我看，那姑娘没有意识到她看见的情况，刚开始没有。是有人把一封信搁在了信箱里——但她做梦也不会把那个人同匿名信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个很不易被人怀疑的人。

“但她越琢磨这事，越觉得不安。也许她该把这事告诉别人？在迷茫时她想到了巴顿小姐的帕特里奇。我猜这个帕特里奇是个有些主见的人，她的判断艾格尼斯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她决定去问帕特里奇她该怎么办。”

我若有所思地说：“是的，这很合情合理。一来二去，匿名诽谤者捕捉到了风声。警长，她是如何捕捉到的呢？”

“博顿先生，您还不熟悉乡下的生活。事情流传开的方式堪称奇迹。首先是那个电话。您那头谁听到了？”

我想了想。

“先是我接的电话，然后我喊在楼上的帕特里奇。”

“提了那姑娘的名字？”

“是的，是的，我提了。”

“有任何人听见吗？”

“我妹妹或格里菲思小姐可能都听见了。”

"啊，格里菲思小姐，她在那儿做什么？"

我做了解释。

"她要回村里去吗？"

"她要先去蒲艾先生那里。"

警长纳什叹息一声。

"这是那消息可能传遍整个地区的两条途径。"

我不相信。

"您的意思是格里菲思小姐或者是蒲艾先生不嫌麻烦把那样一条无意义的小消息告诉别人？"

"在这种地方，屁大点儿的事都是新闻。你会觉得惊奇，如果裁缝的妈长了一个厉害的鸡眼，每个人都会知道。而且还有电话的那头霍兰德小姐、露丝——他们可能都听到了艾格尼斯说的话。还有弗雷德·伦德尔。也许艾格尼斯那天下午回去了就是从他嘴里传出来的。"

我微微地抖了一下，我看看窗外，眼前是一块整洁的方形草坪、一条小路和低矮整齐的大门。

有人打开大门，正经八百、安安静静地走到房前，把一封信塞进信箱。在我的心灵之眼里我模糊地看到了那个匿名女人的外型。她的脸是一片空白——但这张脸我一定熟悉……

警长纳什说：

"尽管如此，怀疑的范围已经缩小。案子到了最后总是这样。耐心、不懈的排除。现在可能的人选不那么多了。"

"您的意思是……"

"这就排除了任何昨天下午一直在工作的女职员。也排

除了那名女教师。她在上课，还有片区护士，我知道她昨天在哪儿。这并不是说我曾怀疑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不是她们。博顿先生，你看现在我们有两个明确的时间可以重点考虑——昨天下午和一周前的昨天下午。西明顿夫人死的那天，就是说从三点一刻（艾格尼斯与男友吵架后最早可能回到房里的时间）到邮件一定送到的四点钟（但这个我可以跟邮递员准确地核实确定）之间。昨天的两点五十分（梅根小姐出门）到三点半或过一点，很可能是三点半之间，因为艾格尼斯还没开始换出去的衣服。”

“您认为昨天是怎么回事？”

纳什扮了个鬼脸。

“我认为是怎么回事？我认为有位女士走到前门，按过门铃，非常平静，笑容满面，很像下午来串门的样子……也许她要找霍兰德小姐，或是梅根小姐，或者她拿来一个包裹。不管怎么回事，艾格尼斯转身去取托盘放名片，或者把包裹拿进去，而我们这位女士般的来访者趁此击中了她的大脑后部。”

“用的是什么？”

纳什说：

“这里的女士一般在手提袋里都放着大家伙，谁也不敢说里面可能装着什么。”

“然后从颈后刺中了她，把她捆起来放进了柜子里？这活对一个女人来说不是太粗重了吗？”

警长纳什以一种相当奇怪的表情盯着我。

“我们追捕的这个女人不正常——极不正常——这种

精神不稳定的人通常具有令人称奇的体力，艾格尼斯又不是个高大的姑娘。”

他停下来，然后问道：“是什么使得梅根小姐想到要去那柜里找呢？”

我说：“纯粹凭本能。”

然后我问：“为什么把艾格尼斯拖进柜子里呢？有什么用意吗？”

“尸体被发现的时间越晚，准确确定死亡的时间就越困难。比如说，如果霍兰德小姐一进来就绊倒在尸体上，医生就可能在十分钟内确定出来——这样，我们那位女士朋友可能就麻烦了。”

我皱着眉说：

“但是如果艾格尼斯对这个人心生疑窦……”

纳什打断了我。

“她没有，至少没上升到完全可疑的程度。她只是觉得‘奇怪’，我想像她是个反应迟钝的姑娘，她只是模模糊糊地产生了怀疑，并感到事情不妙，她肯定没有怀疑到她遭遇的是个准备杀人的女人。”

我问：“您怀疑到了吗？”

纳什摇摇头。他带着感情说道：

“我应该知道的，您知道，自杀的事吓坏了匿名诽谤者，她嗅出风声很紧。博顿先生，恐惧是难以预料的事情。”

“是的，是恐惧，这是我们应当预见到的，恐惧——藏在一个疯狂大脑里的……”

警长纳什说：“您看，我们面对的是个受人尊敬、被人评

价很高的人——事实上是个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不知怎么的，他的话使得整件事似乎绝对地恐怖起来。

3

这时纳什说他要再次去向露丝问问情况。我相当没底地问他我是否也可以同去。使我相当惊奇的是，他热诚地首肯了。

"博顿先生，很高兴您的合作，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我说："这话听起来很可疑，书里侦探欢迎某人合作时，那人通常就是谋杀者。"

纳什唐突地笑笑。他说："博顿先生，您哪是写匿名信的那类人呀。"

他补充说："坦白说，您对我们有用。"

"我很高兴，但我不清楚我怎么个有用法。"

"您在这里是个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您对这里的人没有成见。但在同时，您又有机会以一种我称为交际的方式了解到情况。"

我低声说："谋杀者是个拥有良好社会地位的人。"

"完全正确。"

"我岂不就是卧底的探子了？"

"您反对吗？"

我想了想。

我说："不，老实说，我不反对。如果有个危险、四处活动的疯子在逼迫无碍他人的妇女自杀，在袭击可怜的小女仆，

那么我不反对卑鄙一回送那个疯子进精神病院。”

“先生，您很通情达理。让我告诉您吧，我们追捕的那个人的确很危险，她危险的程度相当于响尾蛇、眼镜蛇和非洲黑毒蛇集于一身的恶毒。”

我微微抖了一下，说：

“那么说，我们得赶快行动了？”

“对。别以为我们警方没怎么使劲。我们使了。我们是几条线同时出击。”

他说的时候表情很严肃。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散落遍地、密集如织的蜘蛛网……

纳什想再听听露丝的说法，他这么对我解释说，因为露丝已经给他讲过两个不同的说法，从她嘴里套出的东西越多，才更有可能把零星的事实糅合在一起。

我们看见露丝在洗早饭的用具，她立刻停下手中的活，揉揉眼睛，揪着胸口，再一次解释说她一早上头一直有多晕。

纳什对她既耐心又坚决，他这样对我说，第一次用的是抚慰的态度，第二次用的是专横的态度，现在他合二为一使用起来。

露丝愉快地详述了上一周的细节·艾格尼斯是如何吓得要死地走来走去。当露丝劝她说出出了什么事时，她如何身子颤抖着说：“别问我。”“如果她告诉了我，就会死。”她就是这么说的。露丝说完，愉快地揉揉眼睛。

“艾格尼斯有没有暗示过烦恼着她的是什么吗？”

“没有，除了担心自己小命不保。”

警长纳什叹息一声，放弃了这条线索。他对自己挺满意，毕竟得到了昨天下午露丝自己干了什么的确切描述。

这说白了就是，露丝赶上了两点半的公共汽车，同家人一起过的下午和傍晚，乘八点四十的汽车从内瑟·密克福德回到这里。露丝整个下午都有预感会出各种邪事，她妹妹是怎么议论的，她又是如何吃不下一口含有芳香果实的蛋糕的等等，不一而足，由于这些，叙述就更为复杂化了。

从厨房出来，我们去找艾尔西·霍兰德，她正在监督孩子们做功课。像往常一样，艾尔西·霍兰德既称职，又热心助人。她站起身说。

"听着，科林，你和布莱恩做这三道算术题，我回来时你们要把答案准备好。"

接着她把我们领进了晚上睡觉用的婴儿室。"这里行吗？我觉得别在孩子们面前谈会好一些。"

"谢谢您，霍兰德小姐。请再次告诉我，您很肯定艾格尼斯从来没向您提到过担心什么事吗？——我的意思是自从西明顿夫人之死以来？"

"没有，她从没说过任何事。您知道，她是个文静的姑娘，不大说话。"

"那么说，跟另外一个不一样了！"

"是的，露丝话多，太多了。我有时不得不告诉她别多嘴多舌。"

"现在您确切地告诉我昨天的情况好吗？您能回忆起来的每件事。"

"哎，我们像往常一样吃完午饭，一点钟，我们吃完得早

了一些，我不让孩子边玩边吃。让我想想，西明顿先生回了办公室，我帮艾格尼斯摆好了晚饭的桌子——孩子们跑到了花园，等我准备好带他们出去。"

"你们去了哪里？"

"朝康碧克的方向，走的是田间小路——孩子们想钓鱼。我忘了带鱼饵就回来取。"

"那是什么时间？"

"让我想想，我们出去时大约是三点差二十或者稍晚一点，梅根本来要去，但改了主意，她要骑自行车出去，她对骑车特热衷。"

"我的意思是您回去取鱼饵是什么时候？您进屋了吗？"

"没有。我把鱼饵放在屋后的温室了，我不知道那时是几点——也许大约是三点差十分吧"

"您看见梅根或艾格尼斯了吗？"

"我想梅根一定出发了。我没看到艾格尼斯，谁也没看见。"

"后来你就去钓鱼了？"

"是的，我们沿着小溪边走。什么也没钓到，几乎每次都是这样，但孩子们很喜欢。布莱恩身上弄得很湿，回家后我不得不给他换衣服。"

"星期三你负责准备茶点？"

"是的，茶点都备好，为西明顿先生放在客厅里。当他回来时我只沏茶就行了。我和孩子们在教室里吃我们的——当然还有梅根。我把自己的茶具和其它东西都放在那儿的柜子里。"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差十分五点。我把孩子们带上楼就开始端出茶点。然后当西明顿先生五点钟回来时我下楼去弄他的茶,但他说他要跟我们一起在教室喝。孩子们很高兴,我们后来还玩了老鹰抓小鸡。现在想起来似乎很可怕,我们在上边玩,那个可怜的姑娘却一直呆在下面的那个柜子里。”

“平常有人去柜子那儿吗?”

“哦,没有,那只是用来存放废旧物品的。帽子和外套挂在你们进门右手边的小衣帽间里,好几个月也没有人会碰那个柜子。”

“我明白了。你回来时一点儿没注意到有什么不正常吗?”

那双蓝眼睛瞪得很大。

“巡官,没有,无任何异常。一切都像往日一样。这正是这件事如此可怕的地方。”

“一周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你指的是西明顿夫人那天……”

“对。”

“啊,那很恐怖——恐怖极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那天整个下午也都不在家?”

“哦,是的,我总是在下午带孩子们出去——如果天气够好的话。我们早上上课。我记得,我们去了荒原,很长的一段路。恐怕那天我回来晚了,因为我转身进大门时看见西明顿先生正从路那头他的办公室过来,可我连水还没烧呢,但当时才四点五十分。”

“您没有走到西明顿夫人近前?”

“哦,没有,我从不那样。她午饭后总要休息。她犯神经痛——通常在饭后发作,格里非思医生曾给她开过些药让她服。她服完就躺下睡觉。”

纳什随意地说:

“这么说没有人把邮件给她送上去了?”

“下午的邮件?没有,我回来时会看看信箱,把信放到大厅桌上,但常常是西明顿夫人自己下来取。她不是一下午都在睡。通常她睡到四点钟就起来了。”

“她那天下午没起来,你难道就没想到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哦,没有。我从来没想到会出那种事。西明顿先生正在厅里挂外套,我说:‘茶还没完全准备好,但水就要开了。’他点点头喊道:‘茉娜,茉娜!’当时由于西明顿夫人没答应,他就上楼去了她房间。那对他一定是个最可怕的震惊。他叫我,我到了那儿,他说:‘别让孩子们靠近。’然后他给格里非思医生打电话。我们把水壶全给忘了,水壶的底儿都给烧掉了。天哪,真可怕,她午饭时还那么高兴,那么愉快。”

纳什突然说:“霍兰德小姐,你对她接到的那封信是什么看法?”

艾尔西·霍兰德愤慨地说:

“哦,我认为它真可恶——可恶!”

“那是,那是,不过我指的不是那个。你认为那是真的吗?”

艾尔西·霍兰德坚定地说:

“不，我认为肯定不是真的。西明顿夫人非常敏感——实在是很敏感。各种各样的事都对她的神经是个考验，而且她很——怎么说，特别。”艾尔西脸一红，“那种事——我指的是令人作呕的事——会令她大为震惊。”

纳什沉默了会儿，然后说：

“霍兰德小姐，您收到过任何那种信吗？”

“没，没有，我一封也没收到过。”

“您肯定吗？请”，他抬起一只手，“不要急着回答。我知道，收到这种信是令人不快。而且人们不愿意承认他们收到过，但在这次的案子中我们应该了解，这非常重要。我们非常清楚那里面的话是一派胡言，因此你不必感到不好意思。”

“但我没收到，警长。真的没收到过那种信，一封也没收到过。”

她愤怒了，几乎眼泪汪汪了，她的否认似乎足够地真实。

她回去照应孩子们后，纳什就在那里，眼望窗外。

他说：“哎，就这么的吧。她说这样的信一封也没收到过，而且听起来她好像没说假话。”

“她肯定没说假话。我确信她说的是实情。”

纳什说：

“嘿，我倒想知道，她究竟为什么没收到？”

我盯着他看，他相当不耐烦地说：

“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是吧。”

“何止漂亮。”

“完全正确，实际上，她的姿色非同寻常。人又年轻。按道理她正是匿名写信人会喜欢的对象，可为什么偏偏她幸免了呢？”

我摇摇头。

“您知道，这很有意思。我得跟格雷夫斯提提这事。他问过是否我们能明确地告诉他有谁一封信也不曾收到过。”

我说：“她是第二个。记住，还有艾米莉·巴顿。”

纳什微微抿嘴一笑。

“博顿先生，您不应听信听到的每一件事。巴顿小姐肯定收到过一封——不止一封。”

“您怎么知道的？”

“跟她住一起的那个忠心耿耿的恶婆娘告诉我的——她原来的客厅女仆或厨娘。弗洛伦丝·埃福特，她对此非常气愤。想要喝写信人的血。”

“艾米莉小姐为什么说她一封也没有收到呢？”

“害羞呗。信里的话可不好听，而小艾米莉·巴顿一生都在避免粗俗野蛮的东西。”

“信里说些什么？”

“还是老一套。她的这封尤为荒谬。不经意地影射她毒死了她的老母亲和多数姊妹！”

我不相信地说：

“您是说真的有这么个到处活动的危险疯子而我们不能立刻将她捉拿归案？”

“我们会将她捉拿归案的。”纳什说，他的声音很严肃，“她总会写出那封露出狐狸尾巴的信的。”

"但是，我的老天！老兄，她不会再写这种东西了——目前不会。"

他望着我。

"噢，会的，她会再写。你看，她现在收不住了。这是病态的欲望。这信会再写下去，绝不会有错。"

第 九 章

1

临走前我去找梅根。她在花园里,似乎已恢复了常态。她兴致很好地跟我打了招呼。

我提议她应该回去再跟我们住些日子,在一阵短暂的迟疑之后,她摇摇头。

“你真好——但我想我要留在这儿。它毕竟是……我想,它是我的家。而且我敢说我能帮着带带孩子。”

“这样,”我说,“那随你。”

“那我想我会留下,我能——我能——”

“能怎么……”我鼓励她。

“如果……如果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我能给你打电话,能吗?而且你得来。”

我很感动。“当然了。但是你认为会出什么可怕的事呢?”

“哦，我不知道。”她显得茫然，“看情况很像是会出可怕的事，不是吗？”

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去找什么尸体了。对你不好。”

她对我短暂地展现了一个微笑。

“是的，对我不好。使我感到非常恶心。”

我不怎么愿意让她留在这儿，但毕竟，如她所说，这是她的家。况且我想艾尔西·霍兰德对她会更尽责了吧。

纳什和我一起上小弗尔兹去。我给乔安娜讲这一早上都干些什么的时候，纳什去对付帕特里奇。他神情沮丧地回到我们中间。

“也没帮上什么忙。据这个女人讲，那姑娘只是说她担心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办，想找帕特里奇小姐拿个主意。”

乔安娜问：“帕特里奇有没有对别人说起过这事？”

纳什点点头，神色严肃。

“有，她告诉了爱默里太太——白天来你们家帮忙的那女人——，就我所猜，她说有些年轻姑娘愿意接受长辈的劝告，认为自己不能随随便便地决定事情。艾格尼斯可能不很聪明，但她是个尊重人的好姑娘，也知道举止的分寸。”

乔安娜低声说：“帕特里奇事实上是在王婆卖瓜。爱默里太太可能把这事传遍了全镇？”

“说得对，博顿小姐。”

我说：“有件事让我相当奇怪。为什么我和我妹妹都成了匿名信的接收人呢？在这里我们是陌生人——不可能有人对我们心怀不满。”

"您还没有考虑到匿名诽谤者的心态——你来一个，他诽谤一个。可以说，他们的不满针对的是整个人类。"

乔安娜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这正是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的意思。"

纳什带着询问的目光望着她，但她没给他释疑。警长说：

"博顿小姐，我不知道您是否仔细地看过您收到的那封信的信封，如果看过的话，您可能会注意到它实际上是写给巴顿小姐的，'巴'字后来被改成了'博'字。"

如果对这句话进行适当的注释，本应该给我们一个认清整件事的线索。然而事实是，我们谁也没有看出其中的意义。

纳什走了，只剩下我和乔安娜。她说："你不会认为那封信真的是写给艾米莉小姐的，对吧？"

"那样，它就不会一开头就写'你这个涂脂抹粉的妓女'了。"我指出，乔安娜也同意。

然后她提议我应该下山到镇里去。"你应该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它将成为今天早上的热门话题。"

我建议她也该去，但使我相当惊奇的是，她拒绝了。她说她要在花园里忙活忙活。

我在门厅停住，压低嗓音说：

"我想帕特里奇没事吧？"

"帕特里奇！"

乔安娜声音里的诧异使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我抱歉地说："我只是好奇。她在某些方面非常'奇怪'———

个正经的老处女——这种人可能是宗教狂。”

“这事跟宗教狂可扯不上——你告诉过我格雷夫斯是这么说的。”

“那就是色情狂。我理解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她受压抑但品行端正，而且多年来与很多上了年纪的女人被禁锢在这里。”

“是什么让你这么想的？”

我缓缓地说：

“这……我们只是听她自己说的，对吧，至于那个姑娘艾格尼斯对她说了些什么？假如艾格尼斯请求帕特里奇告诉她为什么帕特里奇那天来了并留下一张纸条——而且帕特里奇说她那天下午会解释。”

“然后放一个烟雾弹，跑到我们面前问我们那姑娘是否可以来这里？”

“没错。”

“但帕特里奇那天下午没出去呀。”

“我们不知道。记得不，我们自己出去了。”

“是的，那倒是真的。我想，有那种可能。”乔安娜脑子转了转，“可我还是不这么想。我认为帕特里奇没有足够的智商掩盖住她在信上的痕迹，比如擦掉指纹之类的事情。你需要的不仅仅是狡猾——还要有知识。我认为她没有。我想——”乔安娜犹豫片刻然后慢慢地说：“他们肯定是个女人干的，是吗？”

我不相信地惊呼：“你不会认为是个男人吧？”

“不——不是一个普通男人——而是某一种男人。我真

的在想蒲艾先生。”

“这么说蒲艾是你的怀疑对象了?”

“你难道就不觉得他有可能吗?他可能是寂寞——不幸——而且有怨气的那种人。你知道,人人都经常取笑他。难道你看不出他在暗地里仇恨所有正常幸福的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持有一种奇怪的、变态的、艺术性的欣赏态度吗?”

“格雷夫斯说是个中年的老处女。”

乔安娜说:“蒲艾先生就是个中年的老处女。”

我慢慢地说:“一个不合群的人。”

“非常不合群。他富有,但钱帮不了他。而且我的确觉得他可能心理不平衡。他真的是个相当令人恐惧的小男人。”

“记着,他自己也收到一封信。”

乔安娜指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那么以为来着。况且,他可能一直都在演戏。”

“给我们看?”

“没错。他够聪明,能想到这一点——而且不会演过火。”

“他一定是个一流演员。”

“当然,杰里,干这事的不管是谁一定是个一流演员,快乐的部分原因也缘于此。”

“乔安娜,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这么说,好像你多么内行似的!你让我觉得你——觉得你理解那种心态。”

“我想我的确理解。我能——就是能——进入那种情

绪。如果我不是乔安娜·博顿，如果我不年轻，不是挺有魅力，不能享受快乐，如果我——我该怎么说呢？——坐了牢，看着别人在享受人生的话，我的内心是否也会涌起一股阴黑邪恶的波动，使得我想去伤害，去折磨——甚至想去毁灭呢？”

“乔安娜！”我抓住她的肩膀，摇晃着她，她浅浅地叹息并抖动了一下，朝我一笑。

“杰里，我吓坏你了，是不是？但我有种感觉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你得去扮演那个人，知道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行动的缘由，然后——然后也许你才能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

“噢，混蛋！”我说，“我到这里来是要当自己是蔬菜并对本地的可爱的小丑闻发生兴趣，本地可爱的小丑闻！诽谤，中伤，淫秽的语言还有谋杀！”

2

乔安娜说得很对。高街满是兴致勃勃的人群。我决心要依次知道每个人的反应。

我先遇到了格里菲思。他显得极不舒服而且疲倦。程度之严重使我心生好奇。谋杀对一个医生来说当然不能说是司空见惯，但他的职业确实应该能使他准备充分面对包括痛苦，人性恶的一面以及死亡这样的事情。

我说：“你显得没一点精神。”

“是吗？”他含糊地说，“噢，最近有些令人担忧的病例。”

“包括仍逍遥法外的那个疯子?”

“那个,当然。”他的目光离开我朝街对面望去。我看见他眼睑上的一根细细的神经在抽搐。

“你没有怀疑是那个人干的吗?”

“没有,没有,我向上帝祈祷我能怀疑上。”

他突然问起乔安娜来,犹豫着说他有些她想看的照片。

我提出把照片带给她。

“噢,没关系。实际上我今早上过会儿要到那边去。”

我开始害怕格里菲思已经陷进去了。该死的乔安娜!格里菲思那么好的男人,不该当做战利品赏玩呀。

我让他走了,因为我看见其妹正往这边走来。就这一次,我想跟她谈谈。

艾伊米·格里菲思的头句话好像是从谈话当中截下来的,很突兀。

她声音低沉地说:“绝对令人震惊!我听说你一早就在那儿——非常早?”

话里有一个问题,而且她强调“早”这个字时眼睛闪着光。我不想告诉她梅根给我打了电话,就说:

“你知道,昨晚上我没怎么睡好,那姑娘本来应该来我们家喝茶的,却没露面。”

“所以你怕遭了不测?你倒鬼聪明!”

我说:“是的,我颇像是只披着人皮的警犬。”

“这是我们利姆斯多克的头一例谋杀。群情激昂。希望警方能处理得好。”

我说:“我就不担心,他们那群人效率挺高。”

“连那姑娘长什么样儿都记不清了，尽管她曾给我开过几十次门。她是个安静，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小东西，被击中头部，然后刺穿了后颈，欧文这么告诉我的。依我看像是男朋友所为。你怎么看？”

“那就是你的结论？”

“似乎最可能的一个。我估计吵过一架。这里的人很多是近亲繁殖——很多人遗传就差。”她停顿片刻，然后说，“我听说梅根·亨特发现了尸体？一定让她吃惊不小。”

我简短地说：

“是的。”

“我想对她不太好。依我看她本来就不坚强——这样的事可能会让她精神完全错乱。”

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我得探听点情况。

“告诉我，格里菲思小姐，昨天说服梅根回家的是你吧？”

“这个嘛，我不能确切地说是我说服的。”

我咬住这点不放。

“但你的确对她说过什么？”

艾伊米·格里菲思稳稳地站在那里，盯着我的眼睛。她只是稍稍地处于守势。她说：

“年轻姑娘逃避自己的责任是没有用的。她年纪轻，不知道人们是怎么嚼舌根的，因此我觉得有责任给她提个醒。”

“舌根？……”我没说下去，因为我气得说不下去。

艾伊米·格里菲思继续说着，仍带着她那种特征鲜明

的令人发疯的自满与自信。

“噢，我敢说你没听到流传的所有闲话。我听到了！我知道人们在说什么。请注意，我连一分钟也没有认为那些话有什么道理——一分钟也没有。但你知道人们是怎样的——如果他们能说出什么邪恶的话来，他们绝不会藏着掖着。这让那姑娘可不好受，她还得谋生存呢。”

我困惑地说：“谋生存？”

艾伊米继续说：

“这自然对她是个困难的处境。我想她做得对。我的意思是，她不能这么一摔手一走了之，留下孩子没人照顾。她一直令人满意——绝对棒。我对每个人都这么说。但那是摆脱不了的，一个易招人怨的处境，而且人们会说闲话。”

我问：“你在说谁？”

艾伊米·格里菲思不耐烦地说：“当然是艾尔西·霍兰德了。照我看，她完全是个好姑娘，只是在尽职而已。”

“人们都怎么说？”

艾伊米·格里菲思大笑。我想这一笑相当令人不快。

“他们在说她已经在考虑成为西明顿夫人第二的可能性了——说她正使出浑身解数安慰那失去妻子的人，以达到离了她那个家就玩不转的地步。”

我震惊地说：“但是，上帝啊，西明顿夫人死了才刚刚一个星期。”

艾伊米·格里菲思耸耸肩。

“当然。很荒唐。但你知道人们是怎样的。霍兰德那姑娘年轻，而且好看——这就够了。请注意，做小孩子的家庭

教师对一个姑娘来说前途可不怎么光明。如果她想要个稳定的家和一个丈夫并因此而采取行动的话，我不会怪她。”

她没停。“当然，可怜的迪克·西明顿对此是一无所知。茉娜·西明顿之死完全击溃了他，他还未恢复过来。但你知道男人是怎样的。如果那姑娘总在眼前，让他舒舒服服的，照顾他，显然很疼爱孩子们——那么，他会依赖上她。”

我静静地说：

“那么说你认为艾尔西·霍兰德是个有心计的贱妇了？”

艾伊米·格里菲思脸红了。

“一点不是。我为那姑娘难过——人们说那么难听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或多或少告诉梅根她应该回家的原因。这总比让迪克·西明顿和那姑娘单独呆在屋里好一些。”

我开始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了。

艾伊米·格里菲思快活地大笑。

“博顿先生，你听到我们爱嚼舌根的小镇在想什么时很震惊吧，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他们总是往最坏处想。”

她笑着，点点头，大步走开。

3

我在教堂附近碰到了蒲艾先生。他正在跟艾米莉·巴顿说话，她面色红润而兴奋。

蒲艾先生洋溢着欢喜的神色跟我打招呼。

“啊，博顿，早上好，早上好！你迷人的妹妹怎么样？”

我告诉他乔安娜很好。

“但没来参加我们的村议会?我们对这一消息都感到震惊。谋杀！在我们的中间竟会发生星期天报纸上登载的谋杀案！恐怕这可不是好玩的犯罪。有些卑鄙。残忍地杀害一位帮佣的小女仆。这次犯罪没什么微妙之处，但不可否认仍算是新闻。”

巴顿小姐颤巍巍地说：

“令人震惊——非常令人震惊。”

蒲艾先生转向她。

“但你很喜欢，亲爱的女士，你很喜欢。现在就坦白了吧。你不赞成，你指责，但你感到刺激。我坚持认为，你感到刺激。”

艾米莉·巴顿说：“那么样好的一个姑娘。她从圣·克劳蒂尔德孤儿院来到这儿。那时手还很生。但孺子可教。她蜕变成那么一个不错的小女仆。帕特里奇对她很满意。”

我说得很快：

“她昨天下午要来跟帕特里奇喝茶。”我转向蒲艾先生，“我估计艾伊米·格里菲思告诉过你。”

我的语调非常随意。蒲艾先生显然是毫无戒心地说：“是的，她的确提起过，我记得，她说仆人用主人的电话还没怎么听人说过。”

艾米莉小姐说：“帕特里奇从来不会梦想做那样的事。我真吃惊艾格尼斯竟然会那样做。”

蒲艾先生说：“亲爱的女士，您落伍了。我家的那两个讨厌鬼在不停地用电话，抽得满屋子都是烟，直到我反对才罢

休。普里斯科特虽然喜怒无常，饭却做得呱呱叫。他老婆则是个收拾屋子、客厅的利落女仆。”

“是的，确实是那样。我们都认为您很幸运。”

我插话，因为我不想让这次谈话变成纯粹的家长里短。

我说：“谋杀的消息传得可够快的。”

蒲艾先生说：“那当然，那当然。卖肉的，烤面包的，做烛台的，大家一起来嚼舌根，发挥添油加醋的本领。利姆斯多克，哎嗨！，要堕落了。匿名信、谋杀，犯罪苗头的各种级别一样都不缺。”

艾米莉·巴顿紧张地说：“他们不认为——没道理认为——认为——认为那两件事有牵连。”

蒲艾先生急于就此发表看法。

“一个有趣的揣测。那姑娘知道什么，因此被谋害了。是的，是的，很有可能。您真聪明，能想到这个。”

“我—— 我无法忍受。”

艾米莉·巴顿突然说，脚步奇快地走了。

蒲艾望着她的背影，圆脸上的嘴唰弄地噘起来。

他转向我，轻轻摇头。

“敏感的人。很迷人，您难道不这么认为吗？绝对是个断代品。你知道，她不属于她那一代，而属于上一代。她母亲一定是个很坚决的女人。应该说她让整个家庭的时光，停留在了大约一八七零年。全家人都被保存在一个玻璃盒子里。我倒想遇到那种东西。”

我不想谈什么断代品。

我问：“您对这一切的真正看法是什么？”

"您指的是?"

"匿名信,谋杀……"

"我们这地方的犯罪潮? 你是什么看法?"

我愉快地说:"我先问的。"

蒲艾先生轻轻地说:

"你知道,我对不正常人格有研究。我很有兴趣。这些表面上看不可能的人做出的却是让人料想不到的事情。就拿丽奇·鲍顿那个案子来说吧。真的找不出个合理的解释。在这个案子里,我对警方的劝告是——研究人性。别用你的指纹呀,笔迹测量呀,显微镜呀那套东西,而去留意人们用手去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举止上的小花招,他们吃东西的方式,他们是否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大笑。"

我扬起眉毛。"疯狂?"我说。

"是的,十分疯狂。"蒲艾先生说,又加了一句:"但你永远不会知道。"

"是谁?"

他与我的目光相对,微微一笑。

"不行,不行,博顿先生,那将是造谣中伤。都这份上了,我们可不能再用造谣中伤添乱了。"

他几乎是跳跃着向街上走去。

4

正当我站在那儿注视着他远去的时候,教堂门开了,牧师嘉里伯·邓恩·凯尔特洛普走了出来。

他对我似笑非笑了一下。

“好……早上好，哪位哪位先生来着？”

我帮他一把。“博顿。”

“当然，当然，您一定不要以为我不记得您了。刚才您的名字在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今儿天气真好。”

我相当简短地说：“没错。”

他眯起眼看着我。

“什么……什么来着，噢，对了，在西明顿家帮佣的那个可怜不幸的孩子。我必须坦白，我觉得很难相信在我们中间竟然有个杀人犯，博……博顿先生。”

我说：“这似乎确实让人料想不到。”

他向我靠过来。“我刚听到点别的事。我听说一直有匿名信在流传。你听到过这样的谣传吗？”

我说：“我听说过。”

“怯懦，欺软怕硬的东西。”他停顿片刻，援引了一长溜儿的拉丁语。“您难道不认为贺拉斯[①] 的那些话很适用吗？”

我说：“绝对适用。”

5

似乎没有这样的人，我从同他的谈话中能打探到消息。所以我回了家，顺路在小酒馆抽一袋烟，喝瓶雪利酒，目的是听听下层人对犯罪是什么看法。

---

① 贺拉斯，罗马诗人及讽刺文学家。——译注。

“是个歹毒的流浪汉。”有人似乎在下结论。

“来到门口，他们都这样，可怜兮兮地要钱，那时如果房里只有姑娘一人，他们就原形毕露。我妹妹朵拉有一天在去康碧克的途中有过一次危险的经历——他是个醉鬼，在卖那种印刷的小诗册子……”

故事继续发展，最后那个无畏的朵拉勇敢地将门使劲一关，咚地一声砸在那男人的脸上，然后她找地方躲，把自己藏在僻静处。我从讲述的小心程度判断那一定是盥洗室。“她在那儿一直呆到女主人回家。”

我回到小弗尔兹时差几分钟就要吃午饭了。乔安娜站在客厅窗前，什么也没做，看起来她的思绪好像在数里之外的地方。

我问：“你在干什么？”

“哦，我不知道。没什么特别的。”

我走到阳台上。两只座椅被拉到了一个铁桌旁边，桌上有两只空雪利酒杯。另一只椅子上有件东西，我困惑地看了一会儿。

“这究竟是什么？”

乔安娜说：“噢，我想是张照片，发病的脾脏或别的什么。格里菲思医生似乎认为我会有兴趣看。”

我不无兴致地看着那照片。每个男人都有其追求女性的独特方式。我自己绝不会选择用脾脏的照片或别的什么来追求，不管那脾脏是有病还是没病，但毫无疑问这是乔安娜自找的。

我说：“它看起来让人很不舒服。”

乔安娜说它是让人不舒服，确实是。

我问："格里菲思怎么样？"

"他显得疲倦，很不高兴。我想他心里有事。"

"因为一只治疗无效的脾脏？"

"别傻了。我是说真的。"

"应该说这人心里想的是你。我希望你放过他，乔安娜，"

"你闭嘴。我什么也没做。"

乔安娜生气了，快步走出房间。

那张发病的脾脏照片在太阳下开始卷边。我拿起它的一角，把它带回客厅。我自己对它没有感情，但我思量它是格里菲思的宝贝之一。

我弯腰从书架的最底层抽出一本厚书，想在书页中把照片压平。这是本某个牧师讲道的大部头书籍。

书在我手中一下子摊开了，使人感到非常意外。过了一会儿，我才看出了蹊跷。书中有若干页被整齐地剪掉了。

6

我站在原地瞪大眼睛看着那本书，我看看标题页，出版于一八四零年。

这下可无庸置疑了。我看到的正是其中某些页被用来粘贴成匿名信的那本书。是谁把它们剪掉的？

首先可能是艾米莉·巴顿本人。也许最容易想到的人就是她。或者可能是帕特里奇。

但也有其它可能。这些页可能是被任何一个单独在这间屋子呆过的人剪掉的。比如说，任何坐在那儿等艾米莉小姐的访客。或者甚至会是因公来访的人。

不，那不太可能。我曾注意过，有一天银行的一名职员来找我，帕特里奇当时把他领进了屋后面的小书房。那显然是这屋子的惯例。

那么是个客人？某个有良好社会地位的人。蒲艾先生？艾伊米·格里菲思？还是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

7

用饭的铃响了，我进去吃午饭。随后在客厅里把我的发现拿给乔安娜看。

我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然后我把书拿到了警察局。

他们对这一发现很得意，拍拍我的后背以示赞赏，但这毕竟只是最纯粹的幸运而已。

格雷夫斯不在，但纳什在，他给格雷夫斯挂了电话。他们将对这本书做指纹检查，尽管纳什对发现什么不抱希望。可以说他什么也没发现。除了我和帕特里奇的指纹，其他人的指纹一概没有，这只说明帕特里奇尽职尽责地擦了书上的灰罢了。

纳什陪我一块上山往回走。我问他进展如何。他说："博顿先生，我们在缩小怀疑圈，我们已经排除了不可能的人。"

我说："噢，还剩下谁？"

"金奇小姐。她昨天下午约了一名客户在一所房子见面。那房子在康碧克路不远的地方，而康碧克路途经西明顿家。她来去都得过西明顿家……上周有人送匿名信及西明顿夫人自杀的那天是她在西明顿办公室的最后一天。西明顿先生刚开始认为她那天下午根本没离开过办公室。他整个下午都跟亨利·拉星顿在一起，给金奇小姐打过好几次电话。然而，我发现她在三点至四点之间的确离开过。她出去买一些他们已用完的高面值邮票。本来办公室的勤杂工可以去买，但金奇小姐硬要自己去，说她头痛，想换换空气。她去了没多长时间。"

"但足够长？"

"是的，足够她赶快跑到村的那一头，把信塞进信箱，再赶紧回来。然而，我必须说，我找不到任何看见她在西明顿家房子附近的证人。"

"他们会留意吗？"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您秘密的嫌疑人还有谁？"

纳什直视前方。

"您明白我们谁也不能排除——谁也不能。"

我说："是不能。我明白。"

他严肃地说："格里菲思小姐昨天去布兰顿参加女童子军的一个会。她到得相当晚。"

"您不会认为……"

"不，我不认为。但我也不知道，格里菲思小姐似乎是个

大家公认的正常健康的女人——但我还是说，我不知道。”

“那上一周呢？她可能把信塞进信箱吗？”

“有可能。她那天下午在镇上买东西。”他停了片刻，“艾米莉·巴顿小姐同样有可能。昨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她外出买东西。上一周，她散步去看途经西明顿房子的那条路上的一些朋友。”

我不信地摇摇头。我知道，在小弗尔兹发现被剪掉的书一定会把注意力引向房主，但当我回忆到艾米莉小姐昨天来时那么地愉快、高兴和兴奋……

去他妈的这一切——兴奋……是的，兴奋——红润的双颊——闪亮的眼睛——肯定不是因为——不是因为——

我声音粗重地说：“这事太让人讨厌了！人会出现幻觉——人会无中生有——”

“是的，把自己遇到的其他人看成是可能的犯罪疯子是不太让人愉快。”

他停顿片刻，又继续说：

“还有蒲艾先生……”

我尖声说：“这么说你们也考虑过他？”

纳什一笑。

“噢，是的，我们是考虑过他。一个非常令人好奇的人——应该说不怎么好相处的人。他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他这两个时间都是一个人在花园。”

“那么你们不止在怀疑女人？”

“我不认为是一个男人写了这些信——实际上我很肯定不是——格雷夫斯也肯定——但我们也一直没把蒲艾先

生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他的个性中有些不正常的女性化迹象。不过，我们调查过所有人在昨天下午的活动。你明白，这是个谋杀案。您没问题。”他咧嘴一笑，“令妹也一样。西明顿先生到办公室后就没离开过。格里菲思医生去另一个方向探视病人，我已核查过他的探视对象。”

他停下来，又微微一笑，说：“你看，我们分析完了。”

我缓缓地说：“这么说来，您的案子就剩下了这四名嫌疑犯——金奇小姐、蒲艾先生、格里菲思小姐和小巴顿小姐？”

“哦，不是，不是，我们还有几个——包括牧师妻子。”

“你们考虑过她？”

“我们所有人都考虑过，但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有点太狂，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知您是否知道我的意思。尽管如此，她还是有可能作案的。昨天下午，她在林中观鸟——但鸟不会替她作证。”

当欧文·格里菲思走进警察局时，纳什轻快地转过身。

“你好，纳什。听说您今天早上去找过我。有什么要事吗？”

“星期五验尸，如果方便的话，格里菲思医生。”

“可以。毛斯比和我今晚做死亡鉴定。”

纳什说：

“格里菲思医生，还有另外一件事。西明顿夫人服的是您给开的药，药粉或是别的……”

他停下来。欧文·格里菲思质问地说：

“怎么了？”

"那种药服用过量可能会致命吗?"

格里菲思不动声色地说:

"当然不会。除非她服用了大约二十五片。"

"但您有一次曾就超剂量服用警告过她,霍兰德小姐这么跟我说的。"

"噢,那个,是有这么回事。西明顿夫人是那种会超剂量服用给她的任何药物的女人——她想象服两倍的药量就会对她有双倍的好处。但医生连非那西汀[1]或阿斯匹林也不会让任何人多服的——对心脏有害。而且不管怎么说,死亡原因是绝对不用怀疑的。是服用了氰化物。"

"哦,我知道——您没领会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自杀时你会喜欢服用过量的安眠片而不是吞食氢氰酸。"

"的确应该是这样。但从另一角度看,氢氰酸更戏剧化,而且很肯定会达到目的。比如用巴比妥酸盐[2],如果服药时间不长,你可以把当事人抢救过来。"

"我明白了。谢谢您,格里菲思医生。"

格里菲思走后,我也告别了纳什。我慢慢地上山回到家。乔安娜不在——至少不见她在的迹象。电话板上潦草地写着一个神秘的便条,大概是给我和帕特里奇参考用的。

"如果格里菲思打电话来,我星期二不能去了,但星期三或星期四可以。"

我扬起眉头,进了客厅。在最舒服的靠背椅上坐下——

① 非拉西汀:一种解热镇痛药。——译注。

② 巴比妥酸盐:镇定剂或安眠剂。——译注。

没有一条椅子是很舒服的，它们趋向于直靠背，让人想起已作古的巴顿太太——伸开双腿，尽力想把整件事想清楚。

我突然恼火地想起欧文的到来打断了我同警长的谈话。他刚提到另外两个可能的人。

我想知道他们是谁。

也许帕特里奇可以算一个？毕竟，被剪掉的书是在这所房子里发现的。艾格尼斯可能是在毫不防备的情况下被她的引路人和顾问击倒在地的。不，不能排除帕特里奇。

但另一个是谁呢？

也许是个我不认识的人？克立特太太？本地人原先的怀疑对象？

我闭上双眼，依次在脑海里过那四个人，他们不可能作案，但也说不准。温和、柔弱的艾米莉·巴顿？到底有什么理由怀疑她呢？缺少感情的生活？从童年起就被支配，饱受压抑？要她付出那么多的牺牲？对谈论所有“不雅”的事她表示的奇怪的惊恐？这实际上是否是她骨子里执迷于那种事情的外部表现？我的思路是不是太弗洛伊德[①]了？我记得一名医生有一次告诉我年轻温柔的姑娘在麻醉失去知觉后吐露的无意识自语让人料想不到。“你不会想到他们会知道那种词！”

艾伊米·格里菲思？

她肯定没有受到过任何压抑和“抑制”。她快乐、男人气十足、成功，过着充实忙碌的生活。不过，邓恩·凯尔特洛普

① 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首创精神分析。

夫人曾说过她:"可怜的人!"

还有件事——什么事呢?——以前听到的事……哦,想起来了。欧文·格里菲思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在北部行医时,那儿也发生过一起匿名信事件。"

那件事是不是也是艾伊米干的?肯定是个非同一般的巧合。同样的事竟然发生两次。

等等,他们抓住了那次的写信人。格里菲思曾这么说过。是个女学生。

突然有些冷——一定是从窗户过来的穿堂风。我不自在地在椅子里扭动着身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这么奇怪和难受?

继续想……艾伊米·格里菲思?也许是艾伊米·格里菲思,不是另外那个姑娘?艾伊米搬来后,又故伎重演了。那就是为什么格里菲思显得那么不快,像被梦魇附身一样。他起了疑心。是的,他怀疑……

蒲艾先生?不知为什么,是个不怎么样的小男人。我可以想象他策划整件事的模样……大笑……

大厅电话板上的电话留言……为什么我老是想起它?格里菲思和乔安娜——他为她所迷……不,这不是那留言让我担忧的原因。是别的东西……

我的感官游移起来,睡神马上就要降临。我傻子一样地对自己重复:"无火不起烟。无火不起烟……就是它了……一切都连起来了……"

突然我正跟梅根在街上走,艾尔西·霍兰德过去了,她身穿新娘礼服,人们都在小声说:

“她终于要嫁给格里菲思医生了。当然他们秘密订婚已有多年……”

我们来到教堂，邓恩·凯尔特洛普正在用拉丁语宣读结婚仪式。

这当儿，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跳起来，有力地喊道：

“告诉大家，我们得阻止这件事。这件事得停下来。”

我有一两分钟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还是已经醒来。而后我的脑子清醒了，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小弗尔兹的客厅里。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刚从落地窗走进来，正站在我面前紧张但有力地说：

“我告诉你，这件事得制止。”

我跳起来。我说：“您再说一遍，恐怕我刚才睡着了。您说什么？”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一拳狠狠地砸在她的另一个掌心里。

“这件事得制止。这些信！谋杀！不能让像艾格尼斯·沃德尔这样可怜无辜的孩子再被杀害了！”

我说：“您说得很对。但您建议该如何开始呢？”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我们得采取行动。”

我微微一笑，也许是以具相当优越感的方式。

“您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做？”

“澄清整件事。我说过这不是个邪恶的地方。我错了。它是。”

我觉得恼火。就不太客气地说：

“是的，我可爱的女士，但是您打算怎么做？”

邓恩·凯尔特洛普说:"当然是制止这一切。"

"警察正在做最大的努力。"

"如果艾格尼斯昨天能遭杀害,他们的最大努力还是不够大。"

"那么您有更好的办法?"

"一点不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请专家的原因。"

我摇摇头。

"您不能那么做。只有在郡警长要求时,苏格兰场才会接管。实际上,他们已派来了格雷夫斯。"

"我指的不是那类专家。不是那种了解匿名信,甚至是谋杀的人。我指的是了解人性的那种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我们需要的是对邪恶了解很深的人。"

这是个奇怪的观点。但从某种角度看,却令人振奋。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邓恩·凯尔特洛普朝我点点头,用快速、自信的口吻说:

"我马上就去办这事。"

她又从落地窗走了出去。

第 十 章

1

我想，接下来的一周是我度过的最奇怪的时光之一。它有一种奇怪的梦幻色彩。似乎一切都不是真的。

艾格尼斯·沃德尔的验尸如期进行，利姆斯多克的各色好奇人士全部到场。没有发现新的事实，所能提出的惟一可能的结论是："被一个或数个身份不明的人谋害。"

在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过后，可怜的小艾格尼斯·沃德尔就这样适时地被埋葬在安静古老的教堂墓地。小镇的生活又恢复如初。

不，最后这句话不属实。小镇已不像从前了……

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一种半是害怕半是热切的亮光。邻居间面面相觑。验尸时证明最明显的一点是——陌生人杀害艾格尼斯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没有人注意或报告说在本地区见到过流浪汉或不认识的人。那就是说，在利姆斯多克

的某个地方，某个在高街上走，买东西，寒暄的人就是袭击一个毫无防备的姑娘的头部并把一支锐利的烤肉扦刺进她大脑的人。

没人知道那人是谁。

像我所说，这些天过得就像是个梦。我以一种新的眼光注视着遇到的每一个人，一种发现可能的谋杀者的眼光。这可不是种令人愉快的感受。

到了晚上，窗帘一拉，我和乔安娜坐下说呀说呀，争论不休，把似乎那么天方夜谭般的、那么不可思议的各种可能性依次再回味一遍。

乔安娜坚持她的蒲艾先生的理论。我在有些动摇之后回到了我最初的怀疑对象金奇小姐身上。但我们对可能的名字循环往复地过了又过。

蒲艾先生？

金奇小姐？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

艾伊米·格里菲思小姐？

艾米莉·巴顿？

帕特里奇？

而且我们始终都在紧张不安中等待发生什么。

然而什么也没发生。就我们所知，再没人收到过信。纳什定期在镇上出现，但他在干什么、警方设了什么圈套，我一概不知，格雷夫斯又回去了。

艾米莉·巴顿来喝茶。梅根来吃中饭。欧文·格里菲思出外巡诊。我们去和蒲艾先生一起喝雪利酒。还有我们

去牧师家喝茶。

我很高兴看到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没表露出上次我们见面时的那种挑衅的凶狠。我想她已把那全忘了。

现在她主要关心的似乎是消灭白蝴蝶，以保全莱花和卷心菜。

在牧师家的那个下午真的是我们度过的最和平的时光之一。这是一所古老迷人的房子，有一个寒酸但舒服的大客厅，厅里的家具套和窗帘用的是褪了色的印有玫瑰花的棉布。邓恩·凯尔特洛普夫妇有一位客人住在家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和善老太太，她在用白羊毛线织什么东西。我们的茶点是很好吃的热软面饼。牧师走进来，平静地对我们施以满脸笑容，就此开始了他柔和高深的谈话。气氛非常愉快。

我并不是说我们偏离了谋杀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没有。

客人马普尔小姐自然被这个话题所激动。她表示歉意地说："我们乡下能谈的东西太少了。"她认定死去的姑娘一定正像她的伊迪恩。

"那样好的一个小女仆，什么都愿意干，只是有时候反应有点慢。"

马普尔小姐有个侄女，侄女的嫂嫂也曾因一些匿名信有过很大烦恼和麻烦，因此信对这个迷人的老太太也很有趣。

"亲爱的，但你得告诉我，"她对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村里人——我的意思是镇上人——都怎么说？他们怎么看？"

乔安娜说："我想还是认为是克立特太太。"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不,现在人们不这么想了。”

马普尔小姐问谁是克立特太太。

乔安娜说是村里的女巫。

“对吧,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

牧师轻轻吟诵了一长段我想是关于女巫之邪恶力量的拉丁语名言,对此我们都尊敬但无法理解地听着,沉默不语。

他妻子说:“她是个非常愚蠢的女人,喜欢炫耀。大中午出去采草药和别的东西,以确保本地的所有人都知道。”

马普尔小姐说:“我猜还是有蠢姑娘去找她问这问那?”

我看到牧师又准备把拉丁文倾泻到我们的耳际,就赶紧问:“但为什么现在人们不应该怀疑她杀了人? 他们原来认为信出自她的手笔。”

马普尔小姐说:“哦!但那姑娘是被一支烤肉扦杀害的,我这么听说的——(非常令人不快)。这样,自然把所有的怀疑都从这个克立特太太身上撤走了。因为,你看,她可以诅咒她,以使那姑娘渐渐消瘦而死于自然原因。”

牧师说:“奇怪的是老观念竟然仍有市场。在基督教早期,地方迷信就已经明智地同基督教教义融合在一起了,而它们中间那令人不快的特点就逐渐消声匿迹了。”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我们在这里要对付的不是迷信而是事实。”

我说:“而且是非常叫人不快的事实。”

马普尔小姐说:“博顿先生,正像你说的那样。由于你

——如果我牵扯到你太私人的地方请原谅——在这里是个陌生人，又见过世面，熟悉生活的各个方面。依我看，你应该能找到解决这个令人不愉快问题的解决办法。”

我微微一笑。“我目前最好的办法是一个梦境。在梦里，一切都合情合理，结果很完美。不幸的是，我一醒，整个事情都不着边际。”

“尽管如此，还是挺有意思，请一定告诉我它怎么个不着边际法。”

“噢，这梦总是以那个愚蠢的成语开始。‘无风不起浪。’人们一直在 ad nauseum[①] 说这句话。然后我把它与战争术语混起来了。烟幕弹，纸片，电话留言——不，那是另外一个梦。”

“那个梦又是什么？”

老太太那么热切地想知道，使我觉得肯定她秘密读过拿破仑的《梦之书》，这部书曾一直是我的老保姆的随身必备品。

“哦！只是艾尔西·霍兰德——您知道西明顿家小孩的家庭教师——要嫁给格里菲思医生，牧师在用拉丁语读婚姻誓词——（‘亲爱的，非常合适。’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轻声对丈夫说。）这时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站起来，宣布此婚姻无效，说得制止这件事！”

“但这一段，”我微笑着说，“不是梦。我醒来时发现您就站在我身边正说这句话呢。”

---

① 拉丁语：令人讨厌地。——译注。

"而且我说得非常正确。"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但我高兴地注意到，她说得很柔和。

"但跟电话留言有什么关系呢?"马普尔小姐皱着眉头说。

"恐怕我相当愚蠢。那不是梦里的内容，是在临做梦前的事。我过大厅时注意到乔安娜给要打电话的人写的留言……"

马普尔小姐身体前倾过来，双颊各露出一抹红色。"如果我问你那个留言究竟是什么，你会认为我非常爱打听，非常无礼吗?"她瞟了一眼乔安娜，"亲爱的，我真的抱歉。"

然而，乔安娜却非常高兴。

她安慰老太太:"噢，我不介意。我自己什么也记不得了，不过，也许杰里能。一定是件非常鸡毛蒜皮的事。"

我严肃地、尽可能准确地重复了那个留言。老太太专注的神情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恐怕实际上那些话会令她失望，但也许她品出了某些罗曼谛克的感伤情调，因为她点点头，微微一笑，似乎很满意。

她说:"我明白了。我想可能会像那样。"

邓恩·凯尔特洛普厉声说:"像什么样?"

马普尔小姐说:"非常一般的那样。"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出人意料地说:

"我看得出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但你对自己的自信不怎么够，你应该有!"

乔安娜发出一声不满的大叫。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别再长他的那份志气了。就目前情况而言，他已经够自大了。”

我说：“乔安娜，安静，马普尔小姐了解我。”

马普尔小姐又继续她的毛线编织。她沉思着说：“你知道，杀人成功一定非常近似于变魔术。”

“手快得骗过了眼睛？”

“还不止于此。你得让人在不该在的地方看不该看的东西——我相信，他们将之称为误导。”

我说：“这么说，迄今为止，我们每个人在找那位在逃的疯子时都找错了地方。”

马普尔小姐说：“我本人会倾向于找某个正常的人。”

我若有所思地说：“是的，纳什就是这么说的。我记得他也强调了社会地位高这一特点。”

马普尔小姐表示同意。“是的，这点很重要。”

这样，我们似乎都表示同意。

我对凯尔特洛普夫人说：“纳什认为还会再有匿名信。您认为呢？”

她缓缓地说：“我想可能会有。”

马普尔小姐说：“如果警方那样想，毫无疑问会有。”

我继续抓住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

“您还为写信人难过吗？”

她脸一红：“为什么不呢？”

马普尔小姐说：“亲爱的，我想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在这个案子中我不同意。”

我激动地说：“他们已逼得一名妇女自杀，造成了有口

难言的痛苦和不满。”

马普尔小姐问乔安娜：“博顿小姐，你收到过吗？”

乔安娜咯咯一笑。“哦，收到过。说些令人讨厌的事。”

马普尔小姐说：“恐怕年轻漂亮的人容易被写信人选作目标。”

“因此我觉得艾尔西·霍兰德竟没收到过一封信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说。

马普尔小姐说：“让我想想。是那个西明顿家孩子的家庭教师——你梦到的那个吗，博顿先生？”

“是的。”

乔安娜说：“很有可能她收到过，却不愿承认。”

我说：“不会。我相信她的话。纳什也一样。”

马普尔小姐说：“我的天。这可是非常有意思的事。这是我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事。”

2

在回家的路上，乔安娜说我不该把纳什说的还会有匿名信的话在那里重复。

“为什么不该？”

“因为那人可能是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

“你不会真信那个吧！”

“我不敢肯定。她是个奇怪的女人。”

我们又开始了对可能的怀疑对象的讨论。两个晚上后，我开车从伊克汉普敦回来。我在那吃完晚饭后往回赶，还没

到利姆斯多克天就已经黑了。

车灯出了点问题。我放慢速度，试试车灯开关，还是不行。最后我下车看看该怎么办。拨弄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把它们修好了。

路上几乎空无一人。天黑以后，利姆斯多克就没有人出来了。首先在正前方映人眼帘的是几所房子，其中之一是女子学院那座丑陋的尖顶建筑，它黑黢黢地凸立在昏暗的星光下，有种东西使得我想去看个究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依稀瞥见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飞快地穿过大门——如果是这样，那个影子一定是难以辨认，没在我的意识中留下印象，但我的确对这个地方感到有一种难以控制的好奇。

大门微开着，我把它推开，走进去。走过短短的一条小路，上了四级台阶，就到了建筑的前门。

我站在那儿犹豫了片刻。我到底在这干什么？我不知道。正在这时，就在很近的地方我听到了瑟瑟声。听着像是女人的衣服声。我急拐弯，绕过建筑一角，来到发出声音的所在。

我什么人也没看到。我朝前走，又转了个弯。现在我到了建筑的尾部，忽然我看到在距我只有两尺的地方有一扇开着的窗户。

我猫腰爬上去听。什么也没听见，但说不出为什么我深信里面有人。

我的背没完全好，还不能活动，但我还是直起上身，越过里面的窗台落在地上。很不幸，我弄出了很大的声响。

我紧靠窗边站着听。然后伸出双手，向前摸索。这时，我听到右前方有模糊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

我的口袋里有把电筒，我扭开它。

立刻有一个声音不高但严厉地说："关掉。"

我立刻遵命，因为在那短暂的一瞬间，我认出了警长纳什。

我感到他拽起我的胳膊，推着我穿过一道门，进了一个过道。由于这里没有窗户可以把我们泄露给外面的人，他扭亮一盏灯，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悲哀地看着我。

"博顿先生，您就非得在这时候闯进来。"

我道了歉。"对不起。但我有种预感我会有些收获。"

"您很有可能会。您看见什么人了吗?"

我犹豫着。"我不敢确信。"我慢慢地说，"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我看见有个人从前门溜进去，但我没真的看见任何人。然后我听到这栋楼一侧有瑟瑟的响声。"

纳什点点头。

"对。有人在你之前拐到了这栋楼的一侧。他们在窗前犹豫了片刻，然后很快就过去了——我估计是听见了你的脚步声。"

我又向他致歉。"有什么好主意?"我问。

纳什说：

"我把宝押在匿名写信人无法停止这种活动这个事实上。她可能知道很危险，但她还得去干。这就像对酒或毒品的嗜好一样。"

我点点头。

"博顿先生，你看，我想此人不管是谁，她都想尽量让那些信看起来一模一样，她有从那本书里剪下来的几页，可以

继续用从那些页中剪下的字和字母。但信封就成了困难。她想用同一台机器把它们打出来。她不能冒险用另一台打字机或用手写。”

“您真的认为她会继续这场把戏吗?”我不相信地问。

“我真这么认为。而且我敢和你赌任何东西,她充满自信。这些人,他们都自负得了不得。那么,到那时,我想她不管是谁,为了拿到打字机,都会在天黑后来学院。”

“金奇小姐?”我说。

“有可能。”

“您还不知道?”

“不知道。”

“但您怀疑是?”

“是的,博顿先生。但那个人非常狡猾。他全套的把戏都会。”

我可以想象出纳什已四处布下了网。我毫不怀疑,疑犯写的、邮寄的或手投的每封信都立刻经过检查。罪犯迟早会出差错,会掉以轻心。

我第三次为我热衷但不必要的出场而道歉。

纳什很富哲理地说:

“哎,这也没办法。祝您下次走运。”

我走进夜色中。一个暗淡的人影站在我车边上。使我惊讶的是,我认出是梅根。

她说:“你好。我想这是你的车。你这是在干吗?”

我说:“我倒想问你在干吗呢?”

“我出来散步。我喜欢晚上散步。没人会拦住你,说蠢

话。而且我喜欢看星星，晚上空气更清新，平常的东西看起来也显得很神秘。”

我说：“所有这些我都让你毫不保留地拥有。但只有猫和女巫才在夜里出没。他们在家会操心的。”

“不，他们不会。他们从不想知道我在哪儿，在干什么。”

我问：“你怎么样？”

“我想挺好的吧。”

“霍兰德小姐照应你还好吧？”

“她挺好。不过，她老禁不住做傻事。”

“你还不领情——但很可能真是这样。”我说，“上来，我送你回家。”

说梅根从来没人惦着也不全对。

我们开到近前的时候，西明顿正站在屋门口。

他向我们张望。“您好，梅根在车上吗？”

我说：“在。我把她送到家了。”

西明顿严厉地说：

“梅根，你不许再这么话也不留就跑出去了。霍兰德小姐一直惦记着你。”

梅根嘟囔了句什么，从他身旁走过，进了屋。西明顿叹了口气。

“没娘照顾的大姑娘责任重大呀。我想，她年龄太大，上不了学了。”

他满腹狐疑地朝我看了一眼。

“我猜你带她去兜风了？”

我想最好置之不答。

第十一章

1

第二天，我发疯了。回首往事，这是我能找到的惟一解释。

到了每月回访马克斯·肯特医生的时间……我是坐火车去的。使我极为惊奇的是，乔安娜选择留下。按道理，她会急着要去。通常我们还会住上两三天。

可是这次尽管我提议当天乘晚班火车回来。她使我颇为诧异。她只是神秘兮兮地说她有很多事要做，为什么在乡下有这么好的天气时要在一列肮脏气闷的火车上熬过几小时呢？

当然，这话无可非议，但听起来很不像从乔安娜嘴里说出来的。

她说她不用车，因此我可以把车开到车站，存在那儿，回来时再用。

不知是些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也许只有铁路公司知道，利姆斯多克火车站位于本镇足有半英里外的地方。开到半路，我的车超过了梅根。她正漫无目的地拖着双脚前行。我停下来。

“你好，在干吗呢？”

“只是出来遛遛。”

“但我看可不怎么像是轻松愉快的散步。你就像个没有生气的螃蟹在爬。”

“我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嘛。”

“那你最好去火车站送我。”我打开车门，梅根跳上来。

她问：“你要去哪儿？”

“伦敦。去见我的医生。”

“你的背没恶化，对吧？”

“对，几乎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料想医生会非常满意。”

梅根点点头。

我们在车站停下车。我存了车，进去在订票处买了我的票。站台上没什么人，我谁也不认识。

梅根说：“你不会愿意借我一个便士，对吧？那样，我就可以从投币机里买点巧克力了。”

“宝贝儿，给你。”我说着，把她要的那枚硬币递给她，“你肯定不想也要些清爽的口香糖或润喉片吧？”

“我最喜欢巧克力。”梅根没听出我话里的讥讽，说道。

她向巧克力机走去，望着她的背影，我感到火在噌噌往上冒。

她穿着破旧的鞋，粗糙、毫无魅力的长统袜，一件特别

没有式样的套头衫和裙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会让我火冒三丈,但它的确让我很生气。

她回来后,我生气地说:

“你为什么穿那么难看的袜子?”

梅根低头看看,很惊讶。

“有什么不好?”

“哪样都不好。它们令人厌恶。而且为什么你穿一件像烂白菜一样的套头衫?”

“挺好,不是吗?我已穿了多年。”

“我想就是如此。为什么你……”

正在这时,火车来了,打断了我气哼哼的教训。

我进了一节较空的一等车厢,放下车窗,伸出头继续说话。

梅根仰脸站在下面。她问我为什么那么生气。

我违心地说:“我不是生气。看到你这么随便,不顾自己的打扮,我就有气。”

“我再怎么也不会好看,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我的上帝,我想看到你适当地装扮装扮。我想带你去伦敦,把你从头到脚武装起来。”

梅根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

火车开始走了。我注视着梅根那仰起的渴望的脸。

像我说的那样,这时疯狂攫住了我。

我打开车门,用一只胳膊抓住梅根,几乎是把她拖进了车厢。

列车员狂叫一声,但他也只能娴熟地再把门关上。我刚

才一时性起的行动使梅根跌坐在车厢地板上，我扶起她。

“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揉着一条膝盖要我回答。

我说：“闭嘴。你要跟我去伦敦、我把你打扮完后，你都会认不出你自己。我要让你看看，如果你尽了力，自己会是什么样。无论如何，我不愿看到你邋里邋遢地闲逛。”

“啊！”梅根惊喜地低语。

检票员过来了，我给梅根买了张往返票。她坐在她的角落里，以一种敬畏的眼神看着我。

列车员走后，她说：“我说，你是心血来潮，是不是?”

我说：“很对。这是我们家族人的特点。”

该如何对梅根解释刚才统治了我的那股冲动?她当时看着就像个被丢下的怅惘的小狗，现在她脸上露出最终还是被主人带出去散步的小狗所有的不敢相信的喜悦。

我对梅根说：“我想你还不太熟悉伦敦吧?”

梅根说：“我很熟悉。我老是穿过它去上学。我还去那看过牙医，观赏过哑剧。”

我暧昧地说：“这次的伦敦可不同以往。”

我们到的时候距我在哈雷街的约会还有半小时。

我叫了出租车，我们直奔米若婷，乔安娜的服装师那儿。米若婷实际是一个叫玛丽·格雷的四十五岁妇女开的时装店。她非同一般，谈笑风生，人很聪明，是个很好的陪伴。我一直都很喜欢她。

我对梅根说：“你当我表妹。”

“为什么?”

我说：“别争了。”

玛丽·格雷正在力劝一个体胖肚圆的犹太女人,那个女人迷上了一件深蓝紧身晚礼服。我解了她的围,把她拉到一边。

我说:“听着,我把一个小表妹带来了。乔安娜本来要来,但脱不开身。但她说她一切都交给你。你看到那姑娘现在的样子了。”

玛丽·格雷带着感情说:“我的上帝,我看到了。”

“我想让她从头到脚每一部分都打扮得像回事。Carte blanche[①] 袜子,鞋,内衣,所有的。顺便问一声,给乔安娜做头发的那男人也在附近,对不对?”

“安东尼吗?在拐角那儿。我这也帮你办了。”

“你真是个千里挑一的女人。”

“我将乐意效劳——除了钱以外——而且在如今,那也不可小看哟!——我那些该死的残忍的女客户有一半从来不付账。但正像我说的,我乐意为您效劳。”她站在稍远的地方,用职业的眼光瞥了一下梅根。“她的身材挺好。”

我说:“你一定有双X光般的眼睛。对我而言,她毫无体型。”

玛丽·格雷大笑。

她说:“都是这些学校闹的。它们似乎很自豪能培养出以姿色平庸而自傲的姑娘。它们称之为甜美、纯朴。有时候她们得需要一整套才能重塑自我,显出人性的风姿。别担心,都交给我了。”

① 法语:全权处理。——译注。

我说："好的。我大约六点钟回来接她。"

2

马克斯·肯特对我很满意。他说我超出了他最大胆的预想。

他说："能恢复成这样，你一定是有大象般的体格。啊，只要能坚持，乡间的空气，不熬夜、不过刺激的生活对一个人的功效可真显著，真棒！"

我说："你说的前两点我都同意，但别以为乡下就没有刺激。在我们那地方，最近可有不少刺激呢。"

"哪种刺激？"

"谋杀案。"

马克斯·肯特圆唇打了声呼哨。

"田园爱情悲剧？农村小伙杀了她的姑娘？"

"根本牛头不对马嘴。是个手段高明、心狠手辣的疯子杀手。"

"我怎么没从报上看到过。他们是什么时候抓住他的？"

"还没抓住呢，而且那人是个女的。"

"哇！老顽童，我不敢肯定利姆斯多克对你是否非常合适了。"

我坚定地说：

"非常合适。你就是去拉也把我拉不回来。"

马克斯·肯特思想低俗，他马上说：

"一定是这样！找到了个妞？"

我说，心里对艾尔西·霍兰德有些内疚，“根本不是那回事。只是犯罪心理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噢，是这样。看来，到目前为止那种生活还未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但你得注意别让你们那个疯子杀手把你也给弄没了。”

我说：“那倒不用怕。”

“今晚跟我一块吃饭怎么样？你可以给我讲讲你们那个令人厌恶的谋杀案。”

“对不起。我有人预订了。”

“佳人有约——啊哈？不错，你确实在恢复中。”

“我想你可以那么说。”我说，对梅根充任那一角色这一想法感觉很逗。

我六点钟到了米若婷屋，即它正式关门的时间。玛丽·格雷站在橱窗外面楼梯的最高处接我。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唇上。

“你要大吃一惊的。我想表表功，我可费了老鼻子的劲。”

我走进宽敞的展厅。梅根正站在一个大镜子前看着自己。我向你们发誓我几乎认不出她了。那一刻，她的丽影带走了我的呼吸。如杨柳般高挑，纤细的脚跟和脚被纯丝长统袜和巧夺天工的鞋衬托得恰到好处。对，可爱的手和脚，骨头那么细小——她的每根线条都透出质感和优雅。头发也按她的头型经过了剪修和定型，使得它亮闪闪，宛如光滑的栗子。他们没怎么修饰她的脸，这很明智。她未施粉黛，或者她施过，但淡雅得不留痕迹。她的嘴不需用口红。

而且她身上有种从前我没看到过的东西,一种新的、清纯的对自己的自豪。她略带羞涩地微笑,郑重地看着我。

梅根说:"我的确——相当好看,对不对?"

我说:"好看?好看还不确切。咱们出去吃饭,如果每两个人中没有一个回头看你,我都会吃惊。你会让其他粉黛无颜色。"

梅根不美,但她不一般,显得卓尔不群。她有个性。她先我进了饭店,当领班急忙奔向我们时,我感到一种傻乎乎的自豪和悸动,就像一个身上带着稀罕玩意儿的人会有的感觉一样。

我们先要了鸡尾酒,慢条斯理地品着。随后吃饭,后来我们跳了舞。梅根很想跳,我不想让她失望。但不知怎么回事,我没料到她会跳得那么好。但她的确跳得很好。她在我的臂弯里轻如羽毛,身体和脚步也跟节奏搭配得天衣无缝。

我说:"哇!你会跳舞!"

她似乎有些惊讶。"我当然会啦。在学校时,我们每周都有舞蹈课。"

我说:"要成为舞者,需要的不只是舞蹈课。"

我们回到自己的桌前。

梅根说:"这儿的食品真好!所有的东西都好!"

她发出愉悦的一叹。

我说:"跟我的感觉完全一样。"

这是个让人眩晕的夜晚。我还狂心未收,这时梅根让我回到了现实,她疑惑地说:

"我们不应该回家吗?"

我一怔。没错，我肯定疯了。我把一切都忘了，我进了一个脱离现实的世界，跟我所创造的人一起在其中逍遥。

我说："我的上帝！"

我意识到最后一班火车也已发车。

我说："呆在这儿。我去打个电话。"

我打电话给陆外林租车公司，要他们尽快派最大最快的车过来。

我回到梅根身边，说："最后一班火车已发车。因此我们要开车回家。"

"是吗？多好玩呀！"

我想，多好的孩子。对一切那么满足，不问问题，不大惊小怪，不难缠地接受了我所有的建议。

车来了，很大，很快。但我们驶入利姆斯多克时，还是很晚了。

我突然有些良心不安，说："他们一定会派出搜索队找你！"

但梅根心情似乎还平和。她淡淡地说：

"我不这么想。我经常出去，不回家吃中饭。"

"那是没错，我可爱的孩子，但你今天可是连下午茶和晚饭也没在家吃呀。"

不过，梅根的幸运星却凌空赐福。西明顿家的房子漆黑一片，悄无声息。在梅根的建议下，我们绕到屋后，往露丝的窗户上扔石头。

露丝终于向外看了，她努力压抑着没惊呼，没发晕，跑下来给我们开门。

“都这时候了，我说您在床上睡觉了呢。老爷和霍兰德小姐——(说完霍兰德小姐的名字后，她哼了一声)——晚饭吃得早，出去兜风。我说我会照看那两个孩子。我想我在楼上婴儿室哄淘气的科林时听见小姐您进来了，但我下来时却没看见，我还以为您上床睡了。老爷回来问起您，我就是那么说的。”

我打断了她的话，说梅根最好现在就去睡觉。

梅根说：“晚安，非常感谢。这是我过的最美好的一天。”

我头还是有点晕地开车回到家，给司机一笔丰厚的小费，并问他愿意不愿意要张床睡觉。但他更喜欢连夜开车回去。

我们说话时，大厅的门已经开了。司机开车走后，门被敞个大开，乔安娜说：

“你终于回来了，是吗？”

“你在担心我吗？”我进来关上门说。

乔安娜进了客厅，我跟进去。炉边的三角架上放着咖啡壶，乔安娜给自己弄了杯咖啡，我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苏打酒。

“担心你？当然不是。我以为你决定呆在城里饮酒作乐呢。”

“我是饮酒作乐了——某种程度上的。”

我咧嘴一笑，而后开始放声大笑。

乔安娜问我笑什么，我告诉了她。

“但是，杰里，你一定是疯了——疯得还很厉害呢。”

“我想是的。”

“但是，我可爱的男孩，你不能做那种事——在这样的地方可不行。这件事明天就会传遍整个利姆斯多克。”

“我想会那样。但梅根毕竟只是个孩子。”

“她不是了，她已经二十了。你带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去伦敦，给她买衣服，肯定会惹起令人讨厌的丑闻。我的天，杰里，你很可能得娶那姑娘。”

乔安娜半严肃，半大笑着。

就在那一刻，我获得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我说：“去他的！娶又如何？事实上——我正求之不得呢。”

乔安娜的脸上露出一个非常可笑的表情。她起身，边朝门口走边不动声色地说：

“没错，这个我已经知道一段日子了……”

她扔下我站在那里，手举酒杯，被我的新发现吓呆了。

第十二章

1

我不知道一个去求婚的男人通常会有什么反应。

在小说中，他嗓子发干，衣领太紧，紧张得让人可怜。

我却一点没有那种感觉。想到这个好主意后，我只是想尽快将一切弄妥帖。我看不出有任何难为情的特别需要。

我到西明顿家大约是十一点钟，我按了门铃，露丝来开门，我求见梅根小姐。露丝会意地看我一眼，正是这一举动让我头一次觉得有点羞怯。

她把我让进早晨会客的小客厅里。在里面等的时候，我不安地希望他们没有难为梅根。

门开了，我转过身，立刻松了口气。梅根根本没有羞涩或难过的表情。她的头发仍然像光滑的栗子，神情间透着昨天才获得的自豪与自信。她又换上了她的旧衣服，但她已经让它们显出不同。知道自己的魅力给一个姑娘带来的变化

真可谓神奇。我突然意识到梅根已经长大。

我想我一定相当紧张，要不然我第一句不会亲切地说："鲇鱼，你好！"在那种情况下，几乎不是情人之间的招呼用语。

但它似乎挺合梅根的意。她咧嘴一笑，说："你好。"

我说："告诉我，我希望你昨天没跟他们吵吧？"

梅根自信地说："噢，没有。"、然后一眨眼似是而非地说："我想我是跟他们吵了一通。我的意思是，他们说了一大堆这呀那呀的，似乎认为昨天那事很出格——你知道人都是怎么回事，他们会怎么小题大作。"

我很放心地发现那场令人震惊的反对已经像鸭背上的水一般从梅根身上滑落了。

我说："我今天早上过来是因为我要提个建议。你知道我很喜欢你，我想你也喜欢我……"

梅根以相当令人不安的热情说："非常喜欢。"

"而且我们相处也很合得来。因此我想，如果我们结婚会是个好主意。"

梅根说："噢。"

她显得有些惊奇。只是有些惊奇，没有显得诧异、没有显得震惊。只是稍微有些惊奇。

"你的意思是你真的想娶我？"她问的口气好像她要澄清一件事。

"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想。"我说——而且我说的是真话。

"你的意思是，你爱上我了？"

“我爱上你了。”

她的双眼一动不动，很庄重。她说：

“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我不爱你。”

“我会使你爱我的。”

“那不行。我不想有人使我怎么样。”

她停下，然后又严肃地说：“我不适合做你的妻子。爱与恨相比，我长于后者。”

她说那句话时，口气强烈得有些怪。

我说：“恨不会持久。但爱会。”

“是真的吗？”

“我相信。”

又出现了沉默。然后我说：

“这么说是‘不行’，是吧？”

“是的，是‘不行’。”

“而且你不鼓励我抱任何希望？”

“那又有什么用处呢？”

我同意。“总之是否定的。实际上我问也是多余——因为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都会抱有希望。”

2

我的求婚就那样终结了。我离开了那所房子，感到微微有些茫然，但我感觉到露丝那极度感兴趣的目光老在追随我。

我没能躲过露丝的多嘴多舌。

说什么她从那可怕的一天后就感觉跟从前不一样了。说什么要不是孩子们，要不是为可怜的西明顿先生难过，她不会留下来。说什么除非他们很快另找一个女仆，否则她也要走——而当家里才出了谋杀案，他们不可能很快找到的。说什么霍兰德小姐倒是心肠很好，说她会兼做家务。她人很可爱，很乐于助人——这话没错，但她在幻想着哪个良辰吉日自己当上这家的女主人呢！西明顿先生，可怜的人，从没看出什么——但我们都知道没老婆的男人是怎么回事，一个可怜无助的人将成为工于心计的女人的猎物。说什么霍兰德小姐要是坐不上死去女主人的位子，那可不是自己没尽力等等。

我机械地对她说的一切都表示同意，巴望着能赶快走，但还是走不成，因为她在痛快发泄自己的汩汩恶意时，紧紧攥着我的礼帽呢。

我怀疑她所说的有多少是真话。艾尔西·霍兰德设想过变成第二个西明顿夫人的可能性吗？或者她只是个在尽自己所能照顾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的善良正派的姑娘？

不管是哪种情况，结果很可能都是一样的。况且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西明顿的小孩子需要母亲——艾尔西是个正派的人——除了美丽得让人想入非非外——这一点男人可能会欣赏——就连西明顿这个神气活现的人也可能会欣赏。

我知道，我想这一切是因为我尽力拖延不想梅根。

你们可能会说我去求梅根嫁给我这行动自大得颇为荒唐，说我活该如此——但事情又不真的像那样。因为我觉得

那么自信，那么有把握梅根属于我——她是我的职责，照顾她、让她幸福、不让她受伤害是我惟一自然正确的生活方式，而且我曾估计她也感觉到她和我都属于对方。

但我不会放弃。不会！梅根是我的女人，我要拥有她。

想了一会儿，我去了西明顿的办公室。梅根可以不理睬对她行为的责难，可我还是想把事情说清楚。

我被告知西明顿先生有空。然后被领进他的房间。他的嘴一撇，态度很生硬，我一看就知道此刻我不很受欢迎。

我说："早上好，恐怕这不是职业性而是私人性质的拜会。我简要说吧。我敢说您已意识到我爱上了梅根。我已向她求过婚，但她拒绝了。但我不把那当作是最后的拒绝。"

我看到西明顿的表情开始变化，我能很轻易地读懂他的内心活动，轻易得有些荒唐。梅根是他家里的一个不和谐因素。我很肯定，他是个正直友善的人，他从没有梦想过不给自己死去妻子的女儿提供一个家。但她嫁给我肯定会让他如释重负。这只冰封的大比目鱼融化了。他对我苍白又小心地一笑。

"坦白说，您知道吗，博顿先生，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知道您最近对她颇多关注，但我们总还把她当孩子看。"

我简短地说："她不是个孩子了。"

"不是，在年龄上不是了。"

我说，还是有些生气："只要允许，她随时都可以成熟得像她的年纪。我知道，她还不到二十一岁，但再过一两个月就到了。我会让您了解您想知道的我的所有情况。我经济优裕，生活一直非常正派。我会照顾她，尽我所能让她幸

福。"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不过,还得由梅根自己说了算。"

我说:"到时候,她会转过弯来的。但我只是想我跟您把这件事说清楚。"

他说他感谢我这么做了,我们就此友好地道别。

3

在外面我碰见了艾米莉·巴顿小姐。她胳膊上挎着个购物篮。

"早上好,博顿先生,我听说你昨天去伦敦了。"

是的,她听说的消息没错,我想,她的眼神很友好,但也充满了好奇。

我说:"我去见我的医生。"

艾米莉小姐微微一笑。

那一笑贬抑了马克斯·肯特。她喃喃地说:"我听说梅根差点没赶上火车。火车开的时候她才跳上去。"

我说:"我帮的忙。我把她拖进去的。"

"真幸运,你在那儿。否则可能会出事。"

真奇特,一个未婚的好打听的温和老太太竟会让一个男人觉得自己是那么愚蠢。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的不期来临把我从更进一步的痛苦中解救了出来。她的身边还有她那位上了年纪的温良未婚女士,但她自己却全使用直接引语。

她说:“早上好。我听说你让梅根给她自己买了些像样的衣服?你很有眼光。男人能想到像那样真正实际的事真不简单,长时间来,我一直很担心那姑娘。有点脑子的姑娘是很容易变成傻瓜的,不是吗?”

说完这句非同一般的话后,她一转眼冲进了鱼店。

被扔在我旁边的马普尔小姐眨了下眼,说:

“你知道,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是个非常不一般的女人。她几乎总是对的。”

我说:“这使得她相当令人惊异。”

马普尔小姐说:“真诚就会产生那种效果。”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又冲出了鱼店,加人到我们中间。她手拿着一只很大的红龙虾。

她说:“你们可曾见过如此不像蒲艾先生的东西?——非常威武和英俊,是吧?”

4

我有点紧张碰到乔安娜,但当我回家后,我发现我不必那么担心。她出去了,没回来吃午饭。这使帕特里奇非常生气,她一边把两份腰排放在一只碟子上一边尖刻地说:“博顿小姐还特别说过她要回来的。”

为弥补乔安娜的缺席,我把两份排骨都吃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想知道乔安娜在哪里。最近,她把自己的行动搞得神神秘秘的。

三点半时乔安娜才闯进客厅。我听见车停在外面,估计

八成会见到格里菲思，但车继续往前开去，乔安娜一个人走进来。

她的脸通红，似乎不舒服。我推测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我问："怎么回事？"

乔安娜张开嘴，又合上，叹口气，猛地跌坐在椅子上，盯着正前方。

她说：

"我过了最糟糕的一天。"

"出什么事了？"

"我做了最不可思议的事。真可怕……"

"但你……"

"我只是出去散散步，一般性的散步——我翻过山到了荒原。我走了好几里路——我想多走走。后来我走进了一个小山谷，那儿有个牧场——一块被上帝遗弃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我口渴，想看看他们是否有牛奶或别的什么解渴的东西。因此我就漫步走进院子，这时门开了，格里菲思走了出来。"

"后来呢？"

"他还以为进来的是本区的护士，屋里有位妇女正要分娩，他正等护士帮忙呢。他托人捎话给她，让她再找个医生来。这不——事情从一开始就弄拧了。"

"然后呢？"

"所以他说——对我说：'快来，你能行——这总比没人好。'我说我不行，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从没做过这种事，我什么都不懂……"

“他说那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然后他变得很可怕。他转身面对我。他说：‘你是个女人，对不对？我想你可以使出你吃奶的劲儿帮帮另一个女人吧？’他开始怒骂我——说我曾经说得多么好，好像我对做医生很感兴趣，还曾说过我希望做一名护士。我想，那全都是漂亮的空话！你根本不是真的想那样，但现在这是现实，你得表现得像个人样，别像一个无用的只能做装饰的笨蛋。”

“杰里，我做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拿手术器具，给器具消毒，递这递那。我现在累得都站不起来了。太可怕了。但他救了那女人——和那个孩子。孩子活着出生了。他还以为他救不了呢。噢，老天！”

乔安娜双手捂住脸。

我带着些许的愉悦打量着她，并在心里向欧文·格里菲思脱帽致敬。他这一次可让乔安娜痛切地体验了现实。

我说：“大厅里有你一封信。我想是保罗的。”

“啊？”她停了有一分钟，然后说：“杰里，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医生得做那些工作，他们多大胆哪！”

我去大厅把乔安娜的信拿进来。她打开它，匆匆一扫内容，随手任它掉在地上。

“他……真的是……相当了不起。他那样抗争——那样不愿被击败。他对我很粗暴，很恐怖——但他了不起。”

我带着些许的快意看着那封被扔在一边的保罗的信。很显然，乔安娜已从保罗的伤害中痊愈了。

第十三章

1

事情总是会出人意料地到来。

我心里装满了自己和乔安娜个人的事，所以当第二天早晨纳什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时，我被吓了一大跳。“博顿先生，我们抓住她了。”

我太诧异了，差点把话筒扔在地上。

“您的意思是那个……”

他打断我。

“您那地方没人会偷听到吧？”

“没有，我想不会有人偷听到——不过，也许……”

我似乎听到厨房的厚毛呢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或许就麻烦您到警察局来好吗？”

“我就去。马上。”

我顷刻间就到了警察局。纳什和巡佐帕金斯两人正在

里屋。纳什满脸的笑意。

他说："这次追捕真是费了不少时间。但我们终于达到了目的。"

他把一封信沿桌面弹过来。这一次，信全是用打字机打的。就匿名信而言，这封信还比较温和：

"你想坐上死去女人的位子，想也没用。全镇人都在笑你。现在就搬走吧。否则很快就会为时晚矣。这是次警告。记得另一个姑娘怎么死的吧。搬走，走得远远的。"

信的结尾是几句稍微有些下流的话。

纳什说："那是霍兰德小姐今早上收到的。"

巡佐帕金斯说："我在想，真让人觉得好笑她以前怎么没收到过。"

我问："谁写的？"

纳什脸上的得意褪去了几分。

他显得疲劳但关注。他冷静地说："对这事我很抱歉，因为这将使一个正经人遭受沉重打击。也许他已经有所怀疑了。"

我再一次地问："谁写的？"

"艾伊米·格里菲思小姐。"

2

那天下午纳什和帕金斯，带着拘捕令去了格里菲思家。在纳什的邀请下，我跟他们同去。

他说："医生很喜欢您。他在这地方没多少朋友。我想，

如果这对您不是太痛苦的话，博顿先生，您可以帮他承受住这次打击。”

我说我愿意去。我并不真心喜欢这差事，但我想我尚能发挥点作用。

我们按过门铃，要求见格里菲思小姐。我们被领进客厅。艾尔西·霍兰德、梅根和西明顿正在那儿用茶点。

纳什表现得非常委婉。

他问艾伊米，他是否可以跟她私下说几句话。

她起身向我们走来。我想在她眼中我只看到了一丝细微的被猎捕的眼神。即使如此，那眼神又很快消失了。她完全恢复了正常和健康。

“找我？我想不会又是我的车灯有什么麻烦吧？”

她带我们出了客厅，穿过大厅，进了小书房。

在关客厅门的时候，我看到西明顿的头猛地抬起来。我当时以为是他的法律素养使他常与警方的案子打交道，他从纳什的态度中察觉出了什么。他半抬起身体。

我关上门跟上其他人之前正好看到了这些。

纳什在说自己准备好的话。他声音不大但句句在理。他警告格里菲思小姐并请她陪他走一趟。他拿出拘捕令，宣读罪名——

我现在忘记了确切的法律名称。罪名与匿名信有关，跟谋杀无关。

艾伊米·格里菲思仰头发出低沉的笑声。她声音低沉地说：“多可笑的无稽之谈！好像我会写一捆那样淫秽的东西一样。您一定疯了。我从来没写过一个那样的字。”

纳什拿出给艾尔西·霍兰德的信。他说：

“您否认这个是您的手笔吗，格里菲思小姐？”

如果说她犹豫了，那也只是短短的几分之一秒。

“我当然否认。我从没见过它。”

纳什平静地说：“我必须告诉您，格里菲思小姐，您被看到于前天夜里的十一点至十一点三十分之间在女子学院的那台机器上打了这封信。昨天您手拿一摞信进了邮局……”

“但我没邮这封信。”

“是的，您没邮。在等着买邮票时，您趁人不注意把它丢到了地上，以便有人会毫不怀疑地走过来把它拾起替您寄走。”

“我从来没……”

门开了，西明顿走进来。他严厉地说：“这儿出了什么事？艾伊米，如果有什么情况，你应该找人代理你的诉讼。如果你希望我——”

她当即就崩溃了。她双手捂住脸，踉跄着走到椅子边，说：

“走，迪克，你走。我不需要你！不需要！”

“你需要一名律师，我亲爱的姑娘。”

“我不需要你做我的律师。我……我……受不了。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一切。”

也许他那时明白了，他静静地说：

“我去请伊克汉普敦的迈尔德梅律师。这样好吗？”

她点点头。然后她开始抽泣。

西明顿走出房间。在门厅里他同欧文·格里菲思撞了个满怀。

欧文粗暴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妹妹……"

"格里菲思医生，我很难过。非常难过。但我们别无选择。"

"您认为她——写了那些信？"

"先生，恐怕这一点无庸置疑。"纳什说，他面向艾伊米。"现在请跟我们走，格里菲思小姐——您知道，您要见律师，机会有的是。"

欧文叫道："艾伊米？"

她同他擦身而过，但没有看他。

她说："别跟我说话。什么也别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看着我！"

他们走了出去。欧文像梦中人一般站在那儿。

我等了会儿，然后走到他面前。

"格里菲思，有什么要我做的，告诉我。"

他像一个梦中人那般说：

"是艾伊米干的？我不相信。"

我无力地提议："也许是弄错了。"

他缓缓地说："如果真是弄错了，她不会是那样的表现。但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我不信。"

他跌坐在椅子里。我也趁空找了杯烈酒，拿给他。他喝光了，酒似乎对他有益处。

他说："我起初还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现在好了。博顿，谢了，但你帮不上忙。谁也帮不上。"

门开了，乔安娜走进来。她脸色煞白。

她走到欧文身边，看看我。

她说："杰里，你出去。这是我的事。"

出门时，我看见乔安娜双膝点地跪倒在格里菲思的椅子边。

3

我无法连贯地向你们讲述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所发生的事。许多互不关连的事情都浮出了水面。

我记得乔安娜回家时脸色煞白，面孔痛苦地扭曲着。我记得我尽力想让她高兴起来，就说：

"看看谁会是侍奉天使？"

我也记得她那样可怜、痛苦地一笑，说：

"他说他不需要我，杰里。他非常，非常傲慢和冷漠。"

我说："我的姑娘也不需要我……"

我们坐了一会儿，乔安娜最后说：

"博顿家的人现在没什么人睬了！"

我说："别在意，我可爱的妹妹，我们还拥有彼此。"

乔安娜说："杰里，不知怎么搞的，这句话此刻也不大让我觉得宽慰……"

4

第二天欧文来了，大夸特夸乔安娜，甚至有些虚伪之

嫌。说她了不起，棒极了。说她怎么来到他身边，她怎么愿意嫁给他——如果他喜欢，马上都可以等等。但是他不打算让她那么做。不打算，因为她太好了，太高雅了，不应该跟那种狗屁玩意沾上。报纸一抓到消息，那种玩意就会闹得人不得安宁。

我喜欢乔安娜，知道她是那种可以与人共患难的人，但我对欧文这套夸张的说辞觉得相当讨厌，我恼火地告诉他别他妈那么假崇高。

我到了高街，发现所有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说这说那。艾米莉·巴顿说她从未真正信任过艾伊米·格里菲思。杂货店的老板娘正津津乐道地说她总是觉得格里菲思的眼神怪怪的……

他们已经认定艾伊米的罪名成立，我听纳什这么说。搜查她家时找到了从艾米莉·巴顿书中剪下来的那几页——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结果就藏在楼梯下的柜子里，用一卷旧墙纸包着。

纳什颇为欣赏地说："那儿也的确是个藏匿的好地方。你从来都说不准哪个爱操闲心的仆人会动哪个桌子或哪个上锁的抽屉——但那些放满陈年网球和墙纸的旧货柜除了往里再塞东西外从不会有人去开。"

我说："那女人似乎对那种特殊的藏匿处情有独钟。"

"没错。罪犯的心理很少会有什么差别。顺便说一句，说起那个死去的姑娘，我们得面对一个事实。医生的药房丢了把很重的大杵，我敢跟你赌任何东西，她是被那把杵击倒的。"

我表示反对。“那种东西随身带着可相当不便。”

“对格里菲思小姐可没什么不便。她那天下午要去女童子军那里，但她顺路会给红十字会的货摊带些鲜花和蔬菜。因此，她那天提了个特大的篮子。”

“您没找到烤肉扦？”

“没有，我想找也是白找。那可怜的人也许疯了，但她还不至于疯到会留下一根沾满血污的烤肉扦好让我们轻易破案，她只要把它洗干净放回到厨房的抽屉即可。”

我让步了。“我想你们不可能破获所有的作案工具。”

牧师家是最晚听到消息的地方之一。老马普尔小姐对此非常痛苦。她很认真地跟我谈起了这个话题。

“博顿先生，这不是真的。我敢肯定这不是真的。”

“恐怕够真的了。警方埋伏在那里，您知道。他们真看见她打了那封信。”

“是，是，——也许他们看到了。是的，我能理解那一点。”

“从中剪取字母的书页也在她在家中所藏的地方被发现了。”

马普尔小姐瞪大眼睛望着我。然后她用非常低的声音说：“但这可真恐怖——真恶毒。”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急忙跑过来，加入到我们中间。她说：“简，怎么了？”

马普尔小姐无助地低语：

“噢，老天，噢，老天，这可怎么办？”

“简，你怎么了？”

马普尔小姐说："一定有问题，但我年纪这么大了，又这么无知，恐怕还这么愚蠢。"

我觉得相当尴尬，幸好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把她的朋友带走了。

然而，那天下午我又一次见到了马普尔小姐。那是过了很久后在我回家的途中。

她正站在村尾克立特太太小屋附近的小桥边跟梅根谈论各种各样的人。

我想见梅根。一整天我都一直想见她。我加快了步伐。但当我走近她们时，梅根却抬腿向相反方向走去。

这让我很生气，我本来想去追她，但马普尔小姐挡住了我的去路。

她说："我想跟你说句话。别去，现在别去追梅根。这很不明智。"

我正准备还之以尖刻的言语，她的话却让我丧失了敌意：

"那姑娘很勇敢——而且勇敢得不一般嘞。"

我还是想去追梅根，但马普尔小姐说：

"现在别去想着见她。我确实知道我在说什么。她必须完整地保持她的勇气。"

老太太的强硬中有种东西让我不寒而栗，就好像她知道某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一样。

我怕了，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害怕。

我没有回家，又来到高街，在街道上来回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被那个可怕的老讨厌鬼艾普尔顿中校缠住了。他像往常一样问起我漂亮的妹妹，然后接着说：

"格里菲思的妹妹她发疯了是怎么的?他们说她是匿名信这事的始作俑者，就是让每个人都困惑的，那些讨厌的匿名信? 开始我还不信，但他们说是千真万确。"

我说是千真万确的事。

"好哎——必须说我们的警察队伍整体上还满不错嘛。给他们时间，就能破案。这次匿名信的事搞得挺绝，还真可笑——这些不再光鲜的老娘们总是爱好这类事——尽管格里菲思这娘儿们长得还不赖，只不过年纪大了点。话又说回来，本地还真没一个长得像样的姑娘呢——西明顿家的女教师例外。她还值得瞄瞄。那姑娘也讨人喜欢。有谁为她做了丁点小事就千恩万谢的。前不久碰见她跟那俩孩子在野餐还是什么的。孩子在石南丛里撒欢儿，她在织什么东西——毛线用完了，她烦得不行。我说：'来，想让我带你去利姆斯多克吗? 我要去那儿取我的鱼竿。用不了十分钟，然后我再送你回来。'她有点不放心把孩子扔下。'他们会没事的。'我说，'有谁会去害他们呢? 不用带孩子一块去，不用怕。因此我送她去了镇上，送到毛线店，后来又接她回来，就是这么回事。她对我大谢了一通。感激不尽。好姑娘啊'。"

我想法儿逃离了他。

这后来，我又第三次看见了马普尔小姐。她正从警察局出来。

5

人的恐惧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在暴露出来以前它们又在何处隐藏?

有一句短短的话,我听见过,记在心里,却从来没完全卸下心头。

"把我带走——这儿太可怕了——感觉这么邪恶……"

梅根为什么说那些话?是什么东西使她感觉到邪恶的呢?

西明顿夫人之死可丝毫不会让她觉得邪恶。

为什么那孩子感到邪恶?为什么?为什么?

有没有可能因为她觉得自己该负某种责任?

梅根?不可能!梅根不可能跟那些信有关系——那些令人作呕的下流信。

欧文·格里菲思曾说过北部出过一个案子——是一个女学生干的……

格雷夫斯巡官说过什么?

是有关青春期心理的…

手术台上模样清纯的中年贵族女性呢喃着她们几乎不知道的词。小孩子在墙上用粉笔写这画那。

不,不,不会是梅根。

是遗传?是不良门第?还是无意识地继承了不正常的基因?或者是上一代遗传给她的符咒,是她的不幸而不是她的错?

"我不适合做你的妻子。爱与恨相比，我更长于恨。"

噢，我的梅根，我的孩子。千万别是你干的！除了这个什么都可以。那个上了年纪的虎斑猫在追踪你，她怀疑你了。她说你有勇气，干什么的勇气？

这只是一束紊乱的思绪。很快就过去了。但我还是想见梅根——追切地想见她。

那天晚上九点半我出了家门，来到镇上，溜进西明顿家。

这时，我忽然有了个全新的主意。这个女人目前尚无人怀疑。

（或者纳什曾怀疑过？）

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截止到今天我也会说不可能。但也并非如此。不，不是不可能。

我两步并作一步走。因为现在更有必要立刻见到梅根。

我穿过西明顿家大门，来到屋前。这天晚上天空漆黑，阴云密布。开始下小雨了，能见度很低。

我看见从一扇窗户射出一道亮光。早晨会客的小房间？

我犹豫片刻，而后改变了到前门的想法，急转弯绕过一大片灌木丛，弯腰静静地爬到那扇窗下。

光线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隙处透出来。从那里很容易往里看并看个清楚。

屋里是奇怪的和平的家居景象。西明顿坐在一把大靠背椅里，艾尔西·霍兰德正低头忙着补一件小男孩的破衬衣。

因为窗户顶头开着，我既能看见又能听见。

艾尔西·霍兰德在说话。

“但我确实这么想，真的，西明顿先生，孩子们年龄差不多到了上寄宿学校的时候，并不是我愿意离开他们，因为我真的不想那样。我一直都那么喜欢他们俩。”

西明顿说：“我想也许你对布莱恩的估计是对的，霍兰德小姐。我已决定让他下学期开始就读温海斯——我原先读的那所预备学校。但科林还有些小。我倒宁愿让他再等一年。”

“我当然懂您的意思。就他的年纪而言，科林也许是小了点……”

宁静的家庭谈话——宁静的家庭景象——埋头于针线活的一头金发。

这时门开了，梅根走进来。

她直挺挺地站在门口，我立刻注意到她似乎有些紧张和兴奋。她面部皮肤绷得很紧，有些扭曲，双眼明亮而果敢。今儿晚上，她一点也不缺乏自信，没有一丝孩子气。

她对西明顿说，但却没有任何称呼(我忽然想到我从未听她叫过他什么。她称他是父亲，迪克还是别的什么?)

“我想跟您说句话。跟您一个人。”

西明顿显得很吃惊，而且，依我看，不是很愉快。他皱起了眉头，但梅根以她不常有的果断进一步表明了意图。

她面向艾尔西·霍兰德，说：

“你介意吗，艾尔西?”

“噢，当然不。”艾尔西·霍兰德跳起来。她显得很诧异，有点慌张。

她向门口走去，梅根向里走了几步，让她过去。

有那么一瞬间，艾尔西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回头张望。

她双唇闭拢，静止般地站在那儿，一只手伸出去，而另一只紧抱着她的针线活。

我屏住呼吸，被她的美丽所震慑。

以后每当想起她，我就想起她那时的模样。——专注的神情，展现着她那古希腊般无以伦比的永恒的完美。

随后她关门走出去。

西明顿相当不耐烦地说：

“梅根，你有什么事？你想要什么？”

梅根已经逼近桌子。她站在那里俯视着西明顿。我又一次被她脸上的果决和另一种东西——我不知道的坚强——所打动。

然后她张口说了句让我诧异到了家的话。

她说：“我想要些钱。”

这一请求并未使西明顿的脾气变得温和些。他严厉地说：

“难道你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吗？怎么回事，你认为给你的花销不够吗？”

一个公平的人，甚至在那时我还这样想。愿意听人讲理由，尽管缺少点温情。

梅根说：“我想要很多钱。”

西明顿在椅子里坐直身体。他冷冷地说：

“再过几个月你就成年了。到那时你祖母留给你的那笔

钱就会由公共信托人交还给你了。”

梅根说：

“您还没明白。我想要您给的钱。”她继续说，语速更快了，“没有人跟我多谈过我父亲。他们不想让我知道他的情况。但我确实知道他蹲了大狱，我也知道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敲诈！”

她停了下来。

“怎么说呢，我是他女儿。而且兴许我长得像他吧。不管怎样，我现在要您给我钱因为——如果您不给……”她一顿，然后非常缓慢而均匀地继续说，“如果您不给——我就把那天看见你在我妈房间里对那药所做的手脚说出去。”

有一阵停顿。然后西明顿以一种毫无感情的声音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梅根说：“我想您是知道的。”

她微微一笑。这一笑可不好看。

西明顿站起身，走到写字台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支票簿，填了一张支票。他小心地吸干墨水，然后走回来，把它递给梅根。

他说：“你现在长大了。我能理解你可能想买点相当特别的，比如衣服一类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听进去。但这支票还是给你。”

梅根看了看，然后说：

“谢谢。就先这么着吧。”

她转身走出房间。西明顿怒视着她的背影和关上的门，然后转过头。当我看到他的脸时，我失控地向前快速地倒下

去。

我的前倾以最特别的方式被阻挡住了。原来，我注意到墙边的那堆大灌木丛根本不是灌木丛。警长纳什的胳臂抱住了我，他的声音像呼吸般地吹入我的耳膜。

"安静点，博顿，看在上帝的份上。"

然后，他无限小心地向后退，他的胳膊拽着我紧跟着他。

拐过房子的一角后他直起腰，抹抹前额：

他说："确切无疑，你每次都得插上一脚。"

我急切地说："那姑娘不安全。你看到他的脸了吗？我们得把她从这儿弄出去。"

纳什紧紧抓住我的胳臂。

"现在，听着，博顿先生，你得服从命令。"

6

没办法，我只有服从。

我不喜欢这样——但我还是屈服了。

而且我坚持要在现场，我起誓要不折不扣地服从命令。

就这样我、纳什和帕金斯通过已经打开的后门进了屋，

我和纳什潜伏在楼上楼梯平台处遮挡窗外小厅的天鹅绒窗帘背后，直等到屋里的时钟敲了二点，西明顿房间的门才开了，他走过平台，进了梅根的房间。

我一动也不敢动，因为我知道帕金斯巡佐就在我身后的小厅子里被门挡着，我知道他是个好人，很在行，我知道

我不可能相信自己会保持安静，不喊出声来。

我的心咚咚直跳等在那儿的时候，我看见西明顿抱着梅根出来，下了楼。我和纳什很谨慎地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

他一直把她抱到了厨房。就在他刚把她安放舒服，使她的头正对煤气炉并打开煤气时，我和纳什就穿过厨房门，打开了灯。

这就是理查德・西明顿的下场。他崩溃了，甚至当我把梅根拖拉出去并关上煤气时，我还能看到他崩溃的神色。他甚至都没有反抗，他知道他赌了一把，但输了。

7

我坐在楼上梅根的床边等她苏醒，时而骂一骂纳什。

“您怎么会知道她没事？这险也冒得忒大了点。”

纳什很会宽慰人。

“也就是在她总是放在床头的牛奶里放了一片催眠药而已。再没有别的。这是有道理的，他不能冒她被毒死的危险。就他而言，格里菲思小姐一被捕，整件事就了结了。他不能再承担另一个神秘死亡。不能用暴力，不能投毒。但是如果是个相当不快活的姑娘解不开她母亲自杀的疙瘩，最终把头放到煤气炉上——那么，人们只会说她从来没完全正常过，她母亲的死带给她的震惊要了她的命。”

我看着她说：

“她这么长时间还没醒过来。”

“您听见格里菲思医生的话了吗?心脏和心跳都很正常——她只是在睡觉,会自然醒来。他说,他给很多病人都吃那东西。”

梅根动了一下。她低语了句什么。

警长纳什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房间。

这时梅根睁开了眼睛。“杰里。”

“你好,可爱的人。”

“我干的好吗?”

“你可能从摇篮时代起就开始敲诈了吧。”

梅根又合上双眼。然后她呢喃着:

“昨晚——我给你写信来着——我怕万一会发生什么——有什么差错。但我太困没写完。在那边呢。”

我走到写字台前,在一个挺破的记事本里发现了梅根未写完的信。

“我亲爱的杰里:”信的开头很规矩。

“我正在读上学时的莎士比亚课文,那首十四行诗是这样开始的:

> 你于我心犹如食物之于生命,
> 又如及时甘霖之于土地。[1]

“我明白我毕竟爱着你,因为这正是我现在的感觉……”

---

[1]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第七十五首。——译注。

第十四章

1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你看，我找专家找得没错吧。"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我们都在牧师家。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屋内生着暖洋洋的柴火。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刚刚在屋里转了一圈，拍打一只沙发坐垫，然后把它放在了堂皇的钢琴顶上，是什么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惊奇地说："但您请了吗？是谁？他做过什么？"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不是男的他。"

她很概括地指指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已经织完了羊毛线。现在正拿着钩针和一团棉线在忙乎。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那就是我的专家，简·马普尔小姐。仔细看看。告诉你们，对于各种不同类型人性的邪恶表现，她的了解超过我认识的任何人。"

马普尔小姐说："亲爱的，我认为你不应该那么说。"

"但你的了解的确多于他人。"

马普尔小姐平静地说："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

而后似乎感到了大家期待的目光，她放下钩针，做了一番未婚女子关于谋杀的温和论述。

"在这些案子中最重要的是保持眼界开阔。大多数犯罪，你们看，都简单得有些荒唐。这次的案子就是。非常正常和直接——而且非常容易理解——当然是以一种让人不快的方式。"

"非常让人不快！"

"真相确实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你都看出来了，你知道，博顿先生。"

"我真还没看出来。"

"但你的确看出来了。你把整件事都指给我看。你完全看清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之间的关系，但你就是没有足够的自信看清楚你那些感情的意思。首先，那个让人讨厌的成语'无风不起浪'。它让你气恼。但你接着非常正确地冠之以它的本来面目——烟幕弹。误导，你看——就是每个人都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匿名信，但事实是根本没有什么匿名信。"

"但我亲爱的马普尔小姐，我向您保证有。我就收到过一封。"

"没错，但这些信根本不是真正的匿名信。亲爱的穆德住在这儿，她理解这话的意思。甚至在平静的利姆斯多克也

有许多丑事，我向你保证，住这儿的任何一个女人可能都知道并利用那些事。但一个男人，你们明白，对闲言碎语的兴趣跟女人不一样——特别是像西明顿先生那样一个脱离其他人、逻辑性强的男人。写那些信的人真是个女人的话她会让信更击中要害。

“因此你们可以看得出，如果你不管烟，来到火跟前，你就会了解自己的处境。你就接触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真实事实。把信抛在一边，也就发生了一件事——西明顿夫人死了。

“那么此时自然而然地，人们会想到谁可能想要西明顿夫人死。当然人在这种情形下最容易想到的第一个人恐怕就是其夫。而且你会问为什么——有何动机——比如说，有第三者插足？

“而我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家有个非常年轻迷人的家庭女教师。这不明摆着，是不是？西明顿先生是个受压抑、喜怒不形于色、相当无情趣的男人，他被束缚在一个爱发脾气的神经质妻子身边。突然家里来了位年轻、光艳夺目的姑娘。

“恐怕你们知道有教养的男人在某个年龄坠人爱河时，爱带来的痛苦就一定不会轻。可以说是爱发了狂。就我判断，西明顿实际上从来就不是个好人——他不很善良，不很亲切，没有多少同情心——他的品质全是负面的——因此他没有力量抗拒他的疯狂。在这样一个地方，只有他妻子死才能解决他的问题，你们知道，他想娶那姑娘。她受人敬重，他也是。而且，他很爱自己的孩子，不想放弃他们。他什么

都想要，家、孩子、地位和艾尔西。他为此得付出的代价就是谋杀。

“我真这么认为，他选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从自己的刑事案件的经验中他非常清楚妻子出人意料地死后，要不了多久就会怀疑到丈夫头上——如果是被毒死还有可能开棺验尸。所以他制造了一起似乎只是因其它事引发的死亡事件。更绝的是警方肯定疑犯是名妇女——从某种角度看他们是非常正确的。所有的信都是女人口吻的信；他从去年的案子和格里菲思告诉他的案子中的那些信中巧妙地抄袭了原件。我指的不是他会那么笨逐字逐句抄下，一字不漏。他是从中选出一些词组和短语，把它们混到一起，实际的结果是这些信明显透出女人的思维——一个半疯的被压抑的性格。

“他了解警方使用的所有伎俩，笔迹啦，打字检验啦等等。他准备犯罪已有一段时间了。打完所有的信封后他才把打字机送给了女子学院，而且很可能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他在客厅等候时就从小弗尔兹的那本书里剪掉了几页。人们不太翻看讲道的书。

“最后，等他把伪装的匿名诽谤程序准备就序后，他发动了真正的事件，是在一个天气特好的下午，当女教师、孩子们和他的继女出门而且佣人们照例休假外出的时候。他没预见到那个小女仆艾格尼斯会跟她的男友吵架，回到屋里。”

乔安娜问：

“但她看到了什么？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只能猜。我猜她什么也没看到。"

"那么说这是个骗局了?"

"不,不是,我亲爱的。我的意思是她整个下午都站在贮藏室的窗前等她的年轻人过来求和,毫不夸张地说,她什么也没看见。也就是,根本没人来过这房子,邮递员没来过,其他人也没来过。

"由于反应迟钝,她费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事很蹊跷——因为照理西明顿夫人那天下午收到过一封匿名信。"

我大惑不解地问:"难道她没收到过吗?"

"当然没有。像我说的那样,这个案子是如此地简单。午饭后西明顿夫人的坐骨神经痛会发作,下午她就得吃药,她丈夫就把氰化物搁在那些药的最上层。西明顿只要赶在艾尔西·霍兰德之前或与其同时回到家,叫他妻子,听不到答应的声音,上楼去她的房间,往她平时喝药用的水杯里倒一些氰化物,把揉皱的匿名信丢进纸篓,把写着'我不能继续……'的纸片塞到她手里即可。"

马普尔小姐面向我。

"博顿先生,你那一点也说得非常对。一张'纸片'很不对劲。人们不会把自杀遗言写在一张破损的小纸片上。他们会用一整张纸——通常还套上信封。是的,那纸片不对劲,你知道这一点。"

我说:"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但你确实知道,你真的知道,博顿先生,要不然为什么你马上会对你妹妹胡乱写在电话板上的留言印象那么深呢?"

我慢慢重复着，“‘说我不能星期五去’——我明白了。我不能继续？”

马普尔小姐对我愉快地微笑。

“完全正确。西明顿先生偶然见到他妻子写了这样的便条，看出它会有用。他随即撕下他需要的那几个字，然后等时机一到——那几个字就真的成了他妻子的笔迹。”

我问：“我还在哪儿有神来之笔？”

马普尔小姐向我眨眨眼。

“你知道，你让我走上了正确的思维轨道，你为我整理好了所有事实——按顺序整理好了——更重要的是你告诉了我最重要的情况——那个艾尔西·霍兰德从未收到过一封匿名信。”

我说：“您知道吗，昨晚我还想她会不会就是写信人，因此她从来没收到过呢？”

“噢，老天，不是这么回事……写匿名信的人几乎都要给自己也寄那样的信。部分的……怎么说呢，刺激吧，我想，也缘于此。不，不是，这个事实让我感兴趣确实是另有原因的。你们看，这才真正是西明顿先生的一个弱点。他没有勇气寄一封下流的信给他所爱的姑娘。从这一点我们也多少可以了解人性的侧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好的一面——但这一点就出卖了他。”

乔安娜说：

“他为什么杀艾格尼斯？那肯定是不必要的吧？”

“也许不必要，但你意识不到的是，我亲爱的（因为你不曾杀过人），你的判断后来被扭曲，一切似乎都被夸大了。无

痛置疑西明顿听到那姑娘打给帕特里奇的电话，说她从西明顿夫人死后就非常担心，有件事她弄不明白。他不能冒险——也许这愚蠢的傻姑娘看见了什么，知道什么。”

“可是按道理整个那天下午他都在办公室的呀？”

“我想他在去以前就杀了她。霍兰德小姐在饭厅和厨房。他只要走到大厅，打开又关上前门，好像他已经走了一样，然后溜进小衣帽间。当屋里只剩下艾格尼斯一人时，他很可能按了前门门铃，溜回衣帽间，出现在她背后，当她开门时，击中她的头部，然后等把她的尸体塞进柜子后他又急忙赶到办公室。他到得只是晚了点，生怕有人碰巧会注意到，但那些人可能都没有。你看，没人怀疑是个男人干的。”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可恶的披着人皮的野兽。”

我问：“您不为他难过了吗，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

“一点也不，为什么问这个？”

“我很高兴听您这么回答，仅此而已。”

乔安娜说：

“但艾伊米·格里菲思又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警方找到了从欧文的药房窃走的杵——也找到了烤肉扦。我想男人把东西放回厨房的抽屉不那么容易吧。猜猜它们被藏在了哪里？我在来这儿的路上碰到了警长纳什，他刚才告诉我的。他说藏在西明顿办公室里的一只陈旧发霉的契据盒里，盛放嘉士伯·哈林顿·韦斯特爵士（已故）房产的那个盒子。”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可怜的嘉士伯，他是我的一个堂兄。这么一个行为规矩的老顽童。他听说了可能会

大吃一惊。"

我问:"保留凶器不是发疯了吗?"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说:"扔了就更疯狂了。还没有人疑心西明顿呢。"

乔安娜说:"他击中她用的不是杵。那盒里还有一只摆钟,上面沾着血迹和头发。警察认为他在艾伊米被捕的当天偷走了杵并把书中的那几页藏在了她家。这又让我想到刚才我的那个问题。艾伊米·格里菲思是怎么回事?警察可真看见她写那封信了。"

马普尔小姐说:"是的,那当然。她的确写了那封信。"

"但为什么呀?"

"噢,我亲爱的,你真没意识到艾伊米小姐一直都爱着西明顿吗?"

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机械地说:"多可怜的人!"

"他们俩一直是好朋友。我敢说西明顿夫人死后她想过将来有一天,也许,怎么说呢……"马普尔小姐轻咳了一声,"然而人们开始传言艾尔西·霍兰德会怎么怎么样。我估计这让她非常难过。她把那姑娘看成是早有预谋、不知廉耻之辈,用不正当的手段博取了西明顿的感情,她根本配不上他。我想,她就这么着受了迷惑,为什么不再写一封匿名信,把这个姑娘吓跑呢?她一定觉得这方法非常安全,她想她已采取了所有的防备措施。"

"然后呢?"乔安娜说,"请您接着讲。"

马普尔小姐慢慢地说:"我想,当霍兰德小姐把那封信拿给西明顿看时,他一下子就意识到写信人是谁,于是他看

到了一个一了百了让自己脱险的机会。这办法可不怎么见得了人——不,不怎么见得了人,但你们看,他很惊慌。警察抓不住匿名写信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当他把信拿到警察局时,他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看见艾伊米写这封信了,他觉得他找到了千里挑一了结整件事的机会。

"那天下午他带家人去艾伊米家吃茶,因为他直接从办公室过来带着公文包,很容易就能把撕下来的书页藏到楼梯下,搞定这件事。把它们藏到楼梯下绝对是个妙招。这让人想起艾格尼斯尸体的藏匿方式,而且从实际的角度看,这对他也非常顺手。当他跟着警察和艾伊米出去路过大厅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

我说:"马普尔小姐,有件事我还是不能原谅您——让梅根卷进来。"

马普尔小姐放下她又重新开始的钩针活。她隔着眼镜望着我,眼神很严肃。

"我可爱的年轻人,总得想点办法。没有那个狡猾而且无耻的家伙的证据。我需要有人帮我,一个胆子大脑瓜好使的人。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人。"

"这对她非常危险。"

"是的,这很危险,但当一个无辜同类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我们来这世上走一遭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躲避危险,博顿先生。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第十五章

高街的早晨。

艾米莉·巴顿小姐挎着购物篮走出杂货店。她双颊红润，双眼很兴奋。

“噢，亲爱的博顿先生，我真是紧张极了。想想看，我终于真的要去巡游了！”

“我希望您玩得高兴。”

“噢，肯定会的。我从来不敢奢望自个儿会去。一切似乎都是天意，事情都有了结果。很久以来我都觉得我应该告别小弗尔兹，因为我的经济状况真的太窘迫，但我不堪忍受陌生人住在那儿。但现在，您买下它，要和梅根一起住在那儿——事情就完全不同了。还有，可爱的艾伊米在遭受了那可怕的折磨后，不完全清楚自己该干些什么，她哥哥快要结婚了。（想到你们兄妹俩都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真好。）所

以她同意跟我一块去。我们打算在外面多呆一段日子。我们甚至可能会"——艾米莉小姐压低了声音——"环游全球。而且艾伊米那么了不起，又那么实际。我真的这么想，你不这样想吗，一切都以最好的方式有了结局。"

仅仅在那短暂的瞬间，我想到了埋在教堂墓地墓穴中的西明顿夫人和艾格尼斯·沃德尔。我想知道她们是否会同意艾米莉小姐的话。而后我又想到艾格尼斯的男友不是特别的爱她，而西明顿夫人对梅根也不是很好，管它呢？我们终归都要人土！我同意快乐的艾米莉小姐的话，一切都在最好的可能性下向最好的方向发展着。

我沿着高街走，进了西明顿家大门，梅根走出来接我。

这不是浪漫的相见场面，因为一只特大的古英格兰牧羊犬跟着梅根一块出来，它不合时宜的神勇几乎将我撞倒。

梅根说："它是不是很可爱？"

"有点吓人。是我们的吗？"

"是的，它是乔安娜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我们的结婚礼物还真不错，是不是？那个毛茸茸的不知道该干什么用的羊毛玩意儿是马普尔小姐送的，蒲艾先生送我们的是那套可爱的皇家赛马会的茶具，还有艾尔西寄给我一个烤面包架——"

我插了一句："颇有代表性嘛。"

"她找到了给一个牙医干活的职位，很高兴，哎——刚才我说到哪儿啦？"

"列举结婚礼物呢。别忘了，如果你改变主意，你还得把它们再送回去。"

“我不会改主意的。我们还收到了什么礼物？噢，是的，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送了一件埃及蜣螂[1]像。”

我说：“别出心裁的女人。”

“别急！别急！你还不知道最好的呢。帕特里奇竟然也送给我一件礼物。是你曾见到过的最难看的茶几布。但我想现在她一定开始喜欢我了，因为她说这是她亲手织的。”

“我想图案肯定是酸葡萄和蓟[2]吧？”

“不是，是情人结。”

我说：“不得了，不得了，帕特里奇也学会了。”

梅根把我拉进了屋。

她说：

“只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除了那只狗的项圈和牵狗绳外，乔安娜还多送了一只项圈和牵狗绳，你认为那是干什么用的？”

我说：“是乔安娜开的小玩笑。”

---

① 蜣螂：甲壳虫的一种。古埃及人奉为神圣。其雕像可作为装饰或护符。——译注。

② 蓟：野生植物，叶带刺，开黄、白或紫色花。——译注。